劉衙發刻

居官水鏡

翻板重究

居官水鏡序

夫士以經術發家一旦躬揭孤疑
從事於案牘爲爲西造俗以掾史
胥役各舞宦猾智以豪戰一豊之
上若帷幬焉未如不傍皇太息

功令所求能所任也經生所業能
所勤也俯仰之也居皮梅循之必持
學法令以吏爲師乎安在經術
所以經世務哉吾夫子不云乎不
患無位患所以立而又曰隆居以

求罷志夫聖矣之志豈它要在
使民各得其所而罷勢雖以平罷
而亦不過據此志以體民情而天
下可運於掌上所謂明明治者罷
而也余居平持論若此蓋可睹

余居官好鏡者則夕每劍勿所
先生所以治之邑之政具載其
間余覽而卒業睹至親歡之允
與釐之當執濟之堅披者當之
務何至晰類乃至太指歸之指

刑省事而括括於接續人情之
一語然前人所未發而為民所好
者不可不亟聞也嗟乎余乃今
於先生之志罷之夫好為鏡之明
也鬚眉可數蓋塘止事而不爾妍

嫌人心之初好鏡也而卑者身家
高者功名之兩者然居官之蓋塘
也而亦為撓為翁是之淫為善
之拭為徘徊久取屋生貴勢屈
折於外而翁聲者得以至間為

嘗於是乎發童注民草菅幾
之好鏡焉而民之戴是者豈望
歸光於日月焉然則三邑之人情
接踵於劉先生者謂此至終拭
最素而從來志中來乎讀是編

者請返照於自心之好鏡如法視
粧者人治物譜而已而後乃分種
術所以種之務也夫

豫章萬建崑書

分所劉先生居官水鏡目錄

一卷
雜說 共四條
續情說　用刑說
用明說　省訟說
理縣事宜
一馭皂快　一馭吏書
禁需索　省牽累
免貽辱
一馭應捕　杜誣詐
督盜之法
搜根窟　權使過
禁私縱
徵收之法
一齊限單　一分櫃頭
一併比開　一緩舊逋
一立比格　一議拆封
兌運之法
一均驗派　一明加贈
一察奸究

均役之法
附考試之法
脩塘事宜
通申刊冊
一出內事宜
一義助　一役助
一事助　一免役
一空役　一工食捐助
一輕糧　一糴易汛米
一預支

一
上司批發助工銀兩
一料式工價　一原詳酬補義助
一抽驗法　一收銀細數
一放銀細數　一收簿式
一收票式　一放簿式
一放票式　一丈尺式
二卷
廬江縣讞語類
絞犯姚繼信改擬徒罪讞語
軍犯姚敏捷假印徒犯劉夢斗等盜讞語
杖犯侯佃讞語　嚴守成告嚴守昭讞
徒犯沈一鳳讞語
桐城縣讞語類
蠹害事史遂讞語　斬犯李振審決開釋讞語
假中書高桐讞語　軍犯王養禎讞語
軍犯劉堯封胡訴　徒犯劉維坤讞語
人命事孫述孫府　杖犯張森讞語
吳江縣讞語類
清查錢糧審顧阙臣等讞語

出斬犯張思德定斬犯繆富陸來龍讞語
辯冤囚沈才讞語　軍犯周元等讞語
定徒犯沈弘道絞犯沈助軍犯沈昭辯釋屠榮
屠華等讞語
糾犯謝福審疑申解讞語長洲縣事犯
絞犯吳九改擬徒罪讞語
斬犯皇甫燁讞語　覆審皇甫燁讞語
連殺二命事辯疑　辯釋斷犯顧二讞語
斬犯郭成等讞語　絞犯馮科改擬
出斬犯楊秀讞語　覆故盜楊勝等案讞語

辯釋盜犯徐仁讞語　審斬犯顧望留等讞語
占騙事顧恒臺等讞語　軍犯高少山等讞語
改擬斬犯嚴宗杰讞語　辯釋徐鳳讞語
辯金氏毒死緣由讞語　長洲縣事犯
辯狡犯朱岡讞語　審軍犯陳章等讞語
批詞類
批王思惠訟子卷　批張鵬兄弟爭訟卷
批其兄弟爭訟息詞　批范銘范錦爭訟卷
批施顯告莊期爽狀　批寡姊金氏狀詞
批弩董耕竿票　批朱栻定嗣狀

批居民借五聖廟訓蒙呈

三卷

公移類
勑建書院公移　請勘災傷公移　桐城
申明事宜公移　勘荒築圩公移
議貼役公移
一議貼役　一議優免
參看儒學教諭蔣　條議
一嚴保結黜頂冒以別族全倫
一重呈勘核真偽以崇節辨賢
一緝扛幫禁挾制以息爭興讓
一絕左道反異說以祛邪反正
一督課藝勵箴規以飭文砥行
告示類
桐城到任禁約　一牧政柄以明盡一
一簡詞訟以息刁風一禁越訴以免拖累
舉行鄉約示　孤徵示
禁約示　禁請託示
禁諭示　勸貸示
熄盜安民示　平冤示

請理煙門示　諮訪示
崇祀類
吳江縣原任本縣知縣李　諱遷
原任江西按察司副使孫　諱從龍
吳江縣申請崇祀列女四人
張福禎　弘治間人　錢如潔　嘉靖間人
沈氏　項貞女　今萬曆時人
請舉類
桐城縣方　諱孚漸　桐城縣耆老童　自澄
桐城縣耆老戴　蓋　桐城縣布衣朱　正色

桐城縣原任江西右參議王　詳錫命
桐城縣原任許州知州周　諱兆南
吳江縣封君趙　諱世美　吳江縣耆儒張　金
吳江縣耆儒張　恩藏
旌善類
一帖仰鄉正飲致敬沈處士
一帖仰鄉正致敬汝上舍
一造廬躬候張耆儒
一牒行儒學禮選諸賢士
一差義官致送各宮候啟并告示

候曹三尹啟　候韋三尹啟
候朱倉使大經書　與上舍寘存希繩
與上舍吳定所啟　給各耆老帖
故牒儒學　與毛茂才以燧啟
與吳茂才國禎啟　與耆老平宰書
與耆老徐鼎書　與耆儒皇甫汸書
與耆儒黃甫澧書　關水利衙優恤節之之後
關水利衙給賞孝義
四卷
留垣事宜
禁諭類
牌行五城禁飭騷擾
票行府縣五城禁申狀竇
批參類
上元縣申解吳鶴等人命一起批語
覆解批語
江防廳解到潘崇禮等人命一起親審參語
上江二縣申解潘文學等騙害衆人一起送
親審參語
再鞫陸天瑜等被害一起參語

行上江二縣革黜生員潘復禮批語
上元縣申鄭文相等指官嚇詐一起親審參語
江防廳申詳批語
江防廳覆詳批語
西城高兵馬詳報款科等人命一起批語
比較未完款科一起批語

勿所劉先生居官水鏡卷之一

西蜀勿所劉時俊　著

年弟六陽何慶元　批點

門人泰華孔貞時　編輯

鏡水錢志立　發明

庭實李遇芳　校閱

江源吳長齡　梓行

雜說共四條

續情說

天地間合成一個情字乾坤不毀情相續也凡在有

知情自聯屬其於父子兄弟族屬親隣爲尤切偶因忿爭意氣乖隔倘猶有眞情一點不絕如綫爲上者委曲處分善言勸解使復全恩義以去是我與彼接續一番無父子而有父子無兄弟而有兄弟無族屬親隣而有族屬親隣此之恩與天地生成等若直操一切決斷之全無調停意縱處斷果當然彼此恩情終身異世不復接續矣故每事須以解紛爲主對兄勸友對弟勸恭對親隣勸和睦不惟息一時之訟且陰消數世禍云　志立云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用刑說

竊謂理邑如理病用刑如用鍼邑即一體也氣脈原通一處壅即通體皆病庸醫不察穴道通體投鍼令病人多刺傷而病如故若善醫者直頂門一鍼足矣病根既除損得多少痛楚然鍼亦難下未可輕易譚也

志立云劉先生嘗對某言人與我一般皮肉痛痒相關如逞怒淫刑於心何忍吾爲令時遇上官非理怪怒雷轟於頂不動也倘誤罵良民一句即食不安或錯責平民五板即寢不寐刑不加於愚幼不加於淳柔不加於老疾之人不加於言語之觸

犯不以偶失伺候責諸役不以飲饌不美責厨夫不以儀衛不整責從人不以買物不佳責買辦者蓋刑以施於不如法之人不宜濫施於不如意者也以故公庭鞭朴絕稀幾至不用即用亦至輕而數亦至少如老學究責村童耳先生又言律是死的用律者是活的如用律不原情盡法無民已吾爲諸生時嘗有一先達亦賢者也偶言制律之妙因自叙其用律之明如犯人已就制縛毆之至死者抵此律之精也適有一盜牛者被捉衆毆之至死因投之於江以自溺首縣審得其情徑擬失主

以抵文如開塚見棺者紋開棺見屍者斬招魂葬者亦然此律之精也通有一圖風水謀葬祔葬久者族長不許因焚父屍收爐骨入罈中偷葬族長檢發其子不敢認遂拋棄之拋後其子具告因坐族長以開棺之罪吾當時殊不然其說曰衆人毆殺賊而以失主抵逆子毀父屍而坐族長重罪頗倒甚矣何賢者而有此誤蓋緣看律到此偶爾會意故借姓命證聰明耳因思訓家者不可不知此恐不知而誤犯律也居官者不可不知此恐任意而誤用律也吾為令以情比法寧出寧輕如情重

律輕則從律情輕律重則原情庶乎議罪平而人不稱冤矣先生又言禁暴除奸止宜去太去甚不妨開一面之網如人命之念起於一朝而尚有生路者如賊盜之愚劾被誘而情可矜疑者如盜賊之寄頓而非眞窩者如豪強之悔懼而束手不敢復肆者如姦惡之先事遁避與彌縫而未發覺者寧為遺法遺明不必窮搜追索蓋天網尚漏者執法而欲絕流以濟非天道也先生性平恕故刑法寬簡如此然過罪惡盈貫通神使鬼之人則法在必伸雖掛冠不顧懲一戒百一邑肅然此寬恕中

避關處也加意民瘼者須明此鍼法以善成其寬恕云

用明說

有司臨民非明何斷然惟誠與明合乃稱眞明竊謂用明者寧如日月之遺覆盆無為燈火之燭一隙寧若神而不足無若鬼而有餘彼以術為明者淺矣若以詐為明殊可羞也

志立云先生素鄙術數鉤索之明不好伺察不尚耳目遇事當前止據理推情遂自了了而俗人好異乃以一切詭譎猥瑣事傳之先生以為神明如

齊東野人所以稱包孝肅者殊可笑也

省訟說

某一日與周太史念昔孫孝廉袁谷論節民之要語及熄訟太史曰減訟一節贖鍰之省於民者若干孝廉曰熄訟何止省如許也夫一字入公府小民慄慄然視官若帝若神明不可測於是為請託為延訟師為奸發公差為賄證佐為夾保為鋪墊衙門為集親知以相角助朝朝酒食節節銀錢入贖於公者一而民費且數十倍吾譚虎亦心驚矣由此言之夫熄訟寧直省如許也太史曰吾未遭虎吾不知某曰嗟呼

濫訟之害亦至此乎然熄訟有道若以厭事之心求熄訟訟更不可熄矣竊意牧民者宜書此言置座右遂筆記之

志立云周太史嘗對某言一縣氣運全在一有司培養之吳江近來田價日增較常加十之五蓋由屢歲豐登且以抽稅之故商旅漸歸業而專於培養之力尤多也如平兌運歲省民間米二萬石收糧銀不折封歲省羨餘及常例銀數千革神會神戲禁賭博汰奢靡歲省數萬減訟一節所省於公家之罰鍰僅數千而所省諸廢不止數萬矣節節

休養民力自裕置業者無興訟之害出業者無加補之望而均役後種田之累少田價何爲不增某以此語質於先生先生曰然然息訟亦未易言也惟三尺不以勢力撓而凌弱暴寡之事少惟持平等心矯枉無過正而小民侮勢戶亡賴騙富家之事少惟誣告者專究刁唆而攬攙硬証之事少惟官府之處斷合於民間之擬議而恃強舞智利口求勝之事少故訟不期息而自息也如使一槩不理猥云無訟竊恐公庭之事稀而民間之事日煩矣某曰善並記之以貽牧民之長欲與民休息者

理縣事宜　關牒各衙

吳江縣知縣劉　爲存照事本職猥以庸謬承乏鉅邑愧無才識虛有血心每軫念民艱疾首夙弊謬籌一得立法數端行之三年似有矱效規雖未善實出之嘔心之餘方誠不精似得於折肱之後今者當本職離任之日繼此又法制更新之初所有行過事宜擬申明

上司懼干炫鬻之罪擬存貽後日又有僭率之嫌但待罪於茲已四閱歲哺兒依戀豈將離遂視若秦人嘔血酸辛即既往難付之流水謹擇緊要事件開列

數條質之同舟共事諸君子非敢貢對非他日之收要不過籌履自憐之意須至關牒者

馭役之法

一馭吏書

民間事少有司至願而猾吏奸書則利在多事彼之心計甚巧其言成故其事有據不曰查舊案則曰奉明文搜剔牽連藏機埋字浸潤官府之耳以熒惑其心若不察而輕易聽從則一紙出而一人枕不安或一家哭或一村犬吠又或一邑魚鳥亂矣本職識破此機關每加慎重如舊事應行提也然目前方求事

損何得爬搜既往以滋煩擾乎如舊逋應追催也然催必不完止肥吏胥之囊實公差之腹耳奈何以有司爲此聿役也如歇案千連人犯應拘審也然吾將疎網闊目以與民休息奈何毛搜而櫛比之如查點糧長里排催比錢糧等項應用票也然出示令彼知悉足矣告示一張紙不會索人酒食何必使索酒食者往乎如新近批廻應追銷也然細算之某以某事稽遲於某地方停閣千里外差人能飛身爲我追耶何苦擾其家妻若子爲也又如奉行舊套申禁事宜時勢難行說似冠冕而無益於事徒滋擾害者試捡

數款以例其餘如比運船止許五百石似也然運河雖淺未必爭較於一二百石間今每名該七百有奇若使一人分爲兩船則費且加倍又不便照管如兩人共參船則此兩人者豈能各分其身三分之一復合爲一身以共管此船乎出票則止使差人勒指該房需索出示則亦有奸棍人等脅制我糧長及船戶者且又必不能禁也則何若姑從其便乎又如奉行熄盜條款漁戶號船應查編也然漁船雖匿盜但編船後能使各船畫成行夜列伍互相稽察糾舉以無爲非耶何故以虛文擾水濱也又如夜行船誠宜禁

也然防火者將儲水乎抑禁民無夜作乎夜靜風恬商心如箭吾土地非大江以外即不禁夜何傷且夜亦難禁第使夜行者不逢暴客足已又如查圩岸查木柵查屋稅查魚蝦查官基等項清理未爲不是也然光不及穴何傷日月且查則爲吏胥公差藉查耳無益於實事也蓋縣家自有一種眞切事若取土羹塵飯強使入喉豈能療饑反致翻胃本職管見如此故遂節檢察逐事堅持吏書雖巧詞百端本職止堅塞兩耳山鬼伎倆有限老僧不動無窮故官事絶省而民間雞犬亦得寧矣

志立云柳子厚郭橐駝傳與此互相發明而此爲醒暢有實證先生銚簡馭煩逢單日始出堂視事辰出午入亦有三五日不視事之時而縣務畢集惟得此訣竅也然間亦以此得罪於上官者蓋由本縣吏書欲生事擾民官不爲動即賄通道府吏書行牌帖下縣一不應即以縣官不理蜚諸矣先生覺之凡上司畫餅公文一槩置之高閣一催提即解吏書正身赴比自後牌帖遂減十之六七此一竅有司所當急知爲上司者亦宜識破無墮胡鬼奸計也

一馭皂快

禁需索

公差需索天下皆然而吳中爲最本職知其狀態計欲小民不畏公差須使公差畏小民口每差牌勾攝人到先問公差有無凌虐會否需求有則痛懲以三尺且一事始終一票票止一人不更差不濫差而驟擾之弊革矣（崔應江相城時止着原告拘集吳江縣衙門行以有刁徒藉狀聲准拘相之法也）

省牽累

吳中民黠凡訟詞必添扯小嫌別隙之人千連牽累以圖報復差人亦得以逼勒需求本職審訟不候人

舉之一齊除原被正犯及緊證外餘被株連不願出官者聽不許公差强拘故公差止如邀客人無威福柄而奸民挾讐牽涉之計遂亦無所施矣

免貽辱

婦人露頭面以入公庭終身大垢奸人以此圖凌辱公差亦以此重需求本職誠切齒之出令婦女非犯姦盜不許涉告則告詞牽涉不願見官差人强逼者重責之若擅鎖項係婢係娼亦責革係良婦倍責革仍究罪不饒故公差不能乘人急兼示正風化之意云

一馭應捕

杜誣詐

諺云應捕如夜叉鬼廣捕牌如閻君攝命符牌所到處雞犬俱盡或指趙甲爲趙乙或即李丙爲張丁又或千連人犯與盜賊皂白不分又或綽號排行擇淳民東西詐騙有賄則真盜賣放無賄則良善混拿比到官或憑巡司拷詢或委捕廳鞫審此皆復串同機局蝦煉無辜指誣良善破家枉命民間大害莫過於此本職特加慎重行緝止真賊盜真窩主牌開某身材某面貌某地居住若排行綽號必即時審定真名

稍有疑似混俟及舊案混載者即一筆勾斷以免詐嚇諸所俟寄贓變贓買贓投托人戶多係誣指即真贓起到若贓不起即真賊亦可亦未必知情止開小票不用捕牌仍據實註明並批與窩盜不同等語以免恐嚇押到即行親審不委捕官則指扳誣陷之計無所用而應捕無能爲矣

督盜之法

搜根窟

江南澤國素稱盜藪吳江趾跨太湖又錯壤於浙便諸盜出沒故更劇本職莅任之初以竊竊投告者日相望也試一究思頗得竅要蓋盜賊非能高飛遠舉

有遁形縮地術也必狐鼠伏於峻垣與室之家此等家交通公府中督盜人歲納常例反以爲心腹辰柔故不露露即捐重賂賂貴有力人使引手救救而出諸阱則反噬告人及質證者非斧其胸即火其屋矣故此等輩率兒戲官府而黨羽日熾本職欲治四體之痛不能留附骨之瘡遇有失事嚴督捕人月試日比使自營不暇無能爲此輩地事發則徑取以來置之法錢神無所用勢黨不得援於是諸家陰咋舌謝綠林諸壯士使潛跡矣故雖疏網闊目不絕流以漁諸細盜而盜風頗熄云

權使過

盜鼠也應捕猫也如點充應捕不得其人彼茫然束手不知根窟主名不能尋踪覓跡刻木爲猫以求捕鼠何功之有乃積慣應捕又與巨窩巨盜交通庄視窩家庄丁視盜賊未發容隱已發賣放間取餘卒一二人抵塞乃更唆攀良善害累平民不猶不良之猫與鼠同眠而惟雞之噬乎第此等輩其家得過其黨實繁縱之則爲罪魁操之亦爲功首本職叨任之初已重處十成諸既膽落不敢露頭面於公府因乘其畏罪之深行以使過之法宥其既往制之掌中入名在官督使捕盜有功重賞無功則嚴加比責並收禁妻孥諸役不敢不盡心其黨與之散布各屬者亦共爲助力數月中屢有捕獲而盜夥窩戶亦有蒺藜不採之戒矣今因本職離任恐諸役舊性復發爲使人者累也已聽其退役俟後來當事者裁酌用舍云

禁私縱

失主於盜賊憾眞入骨切齒乃事發則積窩積盜願照失主之物或加一倍或再加二倍央親買棍與失主講和失主既懷懼累之心又餌倍得之利遂暗寢其事即解官亦不實攻或不認眞贓或以强認竊使

讞者猶豫眞盜脫網諸盜恃此一着爲生門遂肆行無忌夫天道好生固寧失之縱而貽害良民心則何忍本職每審賊盜必察眞情讐攀者雖失主强執盜黨力攻必爲辯雪如有買和情弊定破其奸計以塞諸盜倖門併將受賄說事者究罪庶私縱之風息而盜賊知所儆矣

以上三款督盜要法至如諭以從今自新免究既往開生路以使之趨許以互首免罪仍行賞給離夥黨以使之散首盜者賞擒盜者賞審定即時省發免其解審牽累俾首獲之人有利無害以使之

勸皆督盜之法闕一不可而前三款猶其最為緊也

志立云此總盜要法也先生治邑不行保甲不點門燈不修杉欄不問城門啓閉遲早遇有竊劫不累隣佑地方惟持前款之法堅行期年而六百里中無一竊劫然法極簡易明顯非有詭譎難行之術也

徵收之法

一齊限單

吳中財賦每完在八九分間即稱足額以為常逋虛

靡於民猶以十分起徵也往規給單分十限催之反使完欠不齊頑民得閃空延捱而黠胥亦因緣為奸討弊竇百出歲乾沒不止數千矣本職蒞任先出八分五釐單單內期盡完餘姑從緩一截直齊使不得藏頭掩尾故頑戶無容逃閃順民不致獨累奸胥革亦不得垂涎其間計完解之數更倍於往額而法稱畫一諸弊盡革矣

一分櫃頭

本縣里遍有五百六十分為八十四扇向來錢糧止分八櫃徵收櫃分十限限各一收頭以一收頭收十餘扇百餘畝之銀而一甲一人之銀又分交於十收頭之手票號零星銀數煩碎收頭迭換票冊迭繳乘機淆混奸詭百端此法之弊不獨民之奸也故本職以一扇點一櫃頭專收一扇銀兩自始至終一人經收一簿記數收銀票號自一二以至數千按順到尾則人有專責頭緒不棼奸弊難容而稽查亦易矣

一併比冊

本縣錢糧有本色有折色有均徭有新增兵餉又有沙剩存留以本色改折色往規大書冊止徵折色餘係各冊徵比數不歸一故本色沙數不對證於大書

冊之田畝而總書得以增減均徭兵餉各得懸欠於尾而總書得以包侵沙剩存留閃空於本折之間竟不開比而總書得以乾沒冊各有弊人自為奸本職一櫃徵收萬法歸一奸胥無所售其計而諸弊悉塞矣

一緩舊逋

帶徵錢糧諸奸胥所居奇貨也每郡牒下縣追解某年某項銀若干停徵多年奉催開比弔冊查欠則冊籍扯毀不全又塗改模糊完欠互混不得不着令總書開欠總書遂大開騙局將欠多頑戶斂十分之二

三賄已隱蔽不開反將欠少順民未及打點者盡數填冊用此索賄用賄銷比飽其腹而復歸停閣裁比僅數百兩總書已漁獵於千萬之中究竟則絲毫未入國課也一牒未繳又奉一牒一款未完復徵一款必使通負之數迭次騙盡而冊仍掛欠是何官民之愚諸胥之黠乎夫出於民入於國有司計必為之今出於民入諸奸胥之手於國課毫釐無益也則有司奈何為此輩役也本職每奉牒催徵前任舊逋必斟酌再三不輕出一示發一票為奸胥市則奸弊祛而民困蘇矣

一立比格

照得吳中賦重數多有司每以比較一端耗費精神消磨歲月本職立為定式酌量於限數銀數之間盈縮乘除以定應責之數比格一立臨限收頭呈冊書手照式箕填本職止從中抽驗之臨比時喚齊類責一縣里長四五時可比盡矣事逸於往時可十之九又往時止比里長排年得延捱閃空本縣為飛籤抽比之法懲一儆百則排年不得恃頑里長不至獨累法始稱平而錢糧亦易起也又應比之人多顧情受枉故有司之敲朴徒煩須稍辨識之使不得代替其

麗以冠幘衣履眉髮皮毛肉理骨相進退回折起伏低昂應聲疾遲步止舒遽精以側耳跂足轉面逆睛逃閃伏匿之形含甘假苦之態而更精則在神情微眇間假扮者愈出愈巧辯之亦十得七八此事極狠瑣無足述然以催完辦而擯敲朴倘是亦一道乎

一議拆封

收頭起櫃應官為驗封庫吏秤兌以防奸杜侵事例通行亦法體宜爾但驗兌之時稍有重輕應加刑責且衙門諸役槩有需求收頭不無稱苦本職稔知實為軫念止令收頭自拆封自併兌自傾成錠自交解

官收頭之累亦既甦矣然人心不古奸弊易滋則不驗封一節在於賦多人點之所恐難為永久可繼之規又在後來當事者裁酌耳

兌運之法

一均驗洑

本縣倉糧有軍運民運與軍儲行糧存留恤孤等項賠耗輕重有差往時總書受賄將輕糧儘扣於宜僕奸民而柔懦鄉愚俱洑出兌弊中有弊洑兌又復不均蓋軍衛有刁淳民戶有強弱總書受賄於民戶洑兌淳衛不則即與以刁軍又取賄於軍衛洑兌弱民

使之甘受其魚肉且軍衛既有行賄之竇愈生其取盈之心積弊相沿兌政大壞本職蒞任剔祛前弊奸書不得爲政勢戶不得請求除南北運聽其儘扣以恤重役外餘不分庶民士宦悉照平米一體驗法均派升合不容徇私近因修塘費繁無從設處據士民願儘輕糧者卽以所省之耗捐助塘工俱申明院道並不假此以市私恩今塘事告竣仍照法驗派既無輕重不均之歎矣其應派南兌北兌先定數目不註衛分於開兌之日公同衛官掣籤派分猾胥奸民不得通賄害政法既畫一不惟糧戶稱平亦使旗

軍允服塞其營幹之竇消其厚望之心而杜其爭競之端也

一明加贈

查得漕規議單正耗共算爲平米每平米一百石比兌外加濕潤米三石三斗南兌外加四石二斗此係題准事例例外不容議增者也第衛軍逞無厭之欲越例需求有司避加贈之名聽民自便於是加贈之數不定於官定於私而軍與民各以悍弱刁淳自爲政矣淳弱糧長既不能當刁悍之軍卽勢戶徒民亦星散自守不能與成羣之軍比衆挈力而刁棍積

保反串同軍衛以內噬糧長每一人定例衆共遵之在糧長有增無減在旗軍步進一步故嫌米惡刁措百端於是有衝笆蓋面踢斛淋尖等弊有邀酒餽儀折乾使用等欵以致額外歲增兌規大壞計北兌米除濕潤每百多費十石之外南兌二十石之外故往年運軍閱得吳江領兌者情願議貼別幫則吳江之民受困倍於他縣槩可見矣本職蒞任爲軍民定規無分勢戶小民立爲畫一之法北兌平米一百石除濕潤外明加贈米四石南兌旗軍更刁姑去太去甚於濕潤外每百石明加贈米六石三斗餘俱平斛平

量籮夫上笆老人行槩糧長旗軍止許在傍點籌記數諸弊盡掃加贈之法既定於官則奸民不得作祟愚民不至受欺而旗軍亦各沾實惠矣內北兌之贈不必再議南兌六石三斗或可再議遞減又在後來當事者酌量可也

一察奸宄

軍至今時類驕悍難馭矧交兌處必爭之地有司無約束之權欲其彌首帖耳不凌虐小民此必不得之數也然旗軍爭鬬類係奸民挑之南軍性猶刁狡縣衛相隣奸民最易交通故其爭更甚蓋就奸民分別

論之亦有兩等其最者謀深口利更布爪牙托名耆老自稱歷練見官稟話率衆倡言陰與旗軍合機謀而陽爲爭執旗軍俠奸民爲內主則聚衆猖獗以圖必增奸民假旗軍爲外攻輒倡議私贈以示規例而旗軍額外之所需索大半入奸民之囊次則積年保戶利於旗軍爭競鄉民不敢與爭而已得包攬出兌挑爭搆釁皆此之由亂政蠹民莫過於是本職知其情弊得其竅要以不治治强軍而執奸民於掌中使不得爲祟立定明加之例即爭持於一顆一粒一分一文斛口浮平斛梲彎直之間旗軍不許上一笆行

一槩稍有違犯從重究之特差皂快把守廒門每遇兌米逐名點認軍除一旗一綱之外不許放進遇有違規如前項云云者許指實赴稟拿究察其或鄉愚被脅或奸棍通同以爲究治之重輕首稟之人實則重賞虛亦懲治自是奸民斂迹無挑激之人强軍勢孤無過求之望不動聲色而兌事竣矣

均役之法

江南苦役重民就役如赴湯蹈火入陷阱也擁田者規避百端竄入貴有力家莫可踪跡號鐵脚詭寄又或揑立名號幻出不窮一戶花分成數十矣至若田圩冊被私家瘦匿不入官諸胥遂因緣爲奸飛灑影射每以游糧附詭戶號稱虛裝核之則戶爲烏有子虛載冊畝如飄絮不着地賦役不均其來久矣本職伏思之人則有面目家園而田有形也若一手握圖冊次第按之彼豈能神幻魅伏置田袖中以瞞人目乎於是定式頒冊縣分都都分圖圖分圩圩分戶戶核其人人核其字號年齒職役生業弟男女婦房舍僕婢之數圩長據實註塡以付里正里正呈縣縣彙收之爲煙門冊又令各圩長各總其本圩之田分坵計畝而魚鱗編次某坵屬某某坵半屬某半屬某田

有址受田者有的名姓爲田根冊二冊定即以田根付煙門爲戶冊夫田根冊以稽田止爲影射虛裝者設耳無他端也煙門一冊所包頗廣大要在編保甲正疆境料戶口定名分清究盜逐遊徒六百里掌中制之原不爲一端設然形露影附執家園奴僕之實以稽田畝之所歸而詭寄出矣源窮派會即戶冊鬼名歸煙門見在之實戶而花分亦合矣自是黠巧閃幻之輩數十年不知有役者今廼知有役而法始公平人始快服云修塘免役一款得銀八千餘兩蓋取於此

附考試之法

吳號多才地每試子弟輒如雲入試場不受部分倩筆聚譁惟便甚則題與卷從墻隙中出入也夫諸子弟甫挾策來而欲從他途進安所得結局正耶且何以別碔砆於玉也於是令投卷者結各十人人各一號以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十字編之如第一名海第二名闊餘倣此諸結皆然即就此十字分之以命題如海字號某某題闊字號某某題字號十題亦分為十以杜傳題並雷同之弊順之以列坐如第一桌坐海字號童生第二桌坐闊字號挨號順坐周而復始故坐中左右九桌無同題者從去聲之以隔異如結其一百四十紙第一桌坐第一結海字號第二桌坐第二結闊字號三桌四桌至一百四十桌凡一周又從一百四十一桌起號退一字第一百四十一桌坐第一結闊字號第一百四十二桌坐第二結從字號至二

百八十桌又一周又一桌從二百八十一號從第一結從字迭周迭始以及一千四百號與桌俱盡止故坐中左右前後一百四十桌間無一親知同結者類之以點進點名散坐票亦分十處正堂坐大門學師佐貳以次分坐於街巷民家預期貼示於其所云某字號童生此處聽點隔期自近而遠正堂先點點畢鳴砲一聲第二處接點遞完遞點陸續前去故試場前雖地窄試者魚貫送試者旁觀無擁集蹉跌者圓轉變互盡在此中信手拈來出其意外題以先期密刻分號分卷印之坐號亦先期編定桌各書合同票一張左右各照結號書某桌某名印鈐中分為二一於試之前夕分貼各桌一於試之早唱名分散各生使照票尋坐點畢坐定封門分官散卷題在卷中不必牌寫且題各一種莫適為誰傳題者既失望而桌號姓名貼定不可轉移同結同題寫遠無從質問又於封門後儀門內不容一人蓬廠離墻數尺直下截斷三面無一隙可投止後堂一路恐有廚夫傳遞亦重重封鎖供給時本縣坐於中堂前置一桌廚夫進食茶夫傳茶俱置桌上即退門役方於桌上領傳無一人挨身交手付耳傳語者顧倩傳遞之弊似一掃盡矣且其各非識面心絕他希自制至幕無亂行喧聒更是快事法頗省便精神更不勞云

修塘事宜

通申刊冊

吳江縣為修塘事照得修塘之舉上奉　上司德意下因士庶同心　贊縉紳或從臾於先或分勞於後用是冒然肩任不敢畏難擎空拳而移山填谷徒志定於愚公揑計筭而積寸累銖實苦同於精衛總計修築工程南抵浙江秀水縣界北抵長洲縣界為里八十為丈一萬二千為高六尺五寸為銀二萬七千三百四十兩有奇雖未議加編而財亦縣內之財非從神運雖未煩里甲而力亦人間之力非役鬼工區處多端止効籌於一得主持有自壹仰稟於　憲裁令工既垂成本職叨轉所有　上司批允緣由並

上司批發助工銀兩及　鄉紳士庶義助姓名銀數以至諸出內事宜設處條款工料式值收放細數應刊刻書冊詳註瓚開申明　上司請委官覆核須示士庶俾按冊稽查非直明李下之嫌疑要以見事中之委悉庶在今則考實者一覽即得俟後則覆覈者即永久不湮矣須至冊者

一出內事宜

前件照得塘路數十里錢糧幾三萬倘出納從庫吏胥不無支放短少乘隙侵漁之弊故分毫不經庫藏不假吏書之手議請鄉宦沈寧菴沈定菴周

文岸掌管收放本縣止設收簿二本一送沈宅一存本縣又放簿二本一送周宅一存本縣另刷收銀號票每票正印一顆半蓋本縣收簿半蓋本票年月又斜印一顆半蓋沈宅收簿半蓋本票邊號每五十張一請印送沈寧菴收銀用完復請放票鈐印亦如之送周宅放銀凡在庫堪動詳允官銀本縣並不徑自給放俱允明封送沈宅收貯挨號填簿倒給收票送縣附簿存照其士民義助事助免役輕糧折耗等項俱令自赴沈宅投納領取收票到縣對號填記收簿　沈寧菴公出即轉煩鄉宦沈定菴及春元沈及菴監收亦不假手下人其應放料工銀兩許木商宕戶窯戶匠作人等公同鄉正親具呈領投縣判准俱令徑赴周宅掛填放簿仍給放票填註銀數轉赴沈宅對領放完類將放票送縣挨號登簿公同銷算放銀不拘多寡必正身親領周宅方准給票沈宅方准發銀不許保戶人等冒名代替亦不必鄉正總領散分以杜往時指稱使用扣減侵分之弊其銷算之日會請鄉宦鄉健菴王坦菴沈及菴沈弘所舉監生員佐領學博會同經知沈寧菴沈定菴周文岸幷鄉正人

等對票對簿逐項查對明白則錢糧清楚弊端盡絕銀數雖及三萬而總撒相合毫髮不差出納雖千百番而簿票互稽纖毫不混奸胥人等不惟無染指之隙並亦絕垂涎之心矣

設處錢糧

一義助

前件看得吳中士民素多尚義有順承親命發矢善心自願築塘而阻於獨力不繼者有願種福田心肯協助而苦於事無首倡者本縣洞知此情特與鄉紳協議設宴於公館禮請家素溫厚田逾千

畝之上舍青襟告以修築緣由勸其捐資量助隨其力量任其本心雖數百兩不爲多雖數錢以上不爲少遂有好義之士當先樂輸槩縣士民接踵濟助本縣亦分別量酬之助銀壹兩以上至數拾兩者竪碑勒名百兩以上者除勒碑外仍請給尚義扁額數百兩以上者除勒碑給扁外仍請給冠帶優禮總計義助共銀叁千肆百壹拾兩壹錢柒分其鄉紳諱啣士民姓字銀數另款備細開後以示好義之勸

一役助

前件看得吳中之民苦於當役一點北運往往破家南運之累稍輕收頭之役更苦本縣軫念民艱概爲体悉北運役米役銀聽其擇便扣儘弊規繁費一一掃除即一票一差不忍輕發故當此役者似覺稍甦其苦南運扣儘損費與北運同至於收頭聽其自併封自傾定徑交委官領解無傾銷賠折各役常例之苦較之往昔困累少甦今見修塘義舉各役俱願捐助好義之民有諭辭之而樂輸不止者蓋所免之害既多所捐之利無幾故衆心自願本縣非有所強也共銀壹千伍百叁拾柒兩叁分貳厘

一事助

前件看得詞訟起數內人犯有事關風化嘖有煩言而既往莫追願捐貲以示圖新之意有身陷刑名情堪矜憫而生路尚在願假手以徼解網之恩又或干係錢糧城旦鬼薪自其應得之罪而身家得過不甘自阱於刑書又或罪犯不應輕笞重杖自其應受之刑而顏面知慙不欲自汚於吏牘情愿捐助理應聽從在小民大之保性命身家小之全廉恥體面而大工亦借此告竣似於法無礙而

於事兩便也總計銀陸千貳百肆拾伍兩玖錢陸分柒厘此款若併入義助內則義助之人不與爲伍若列其名姓於刋冊中又恐啟讐怨者之口而增劾助者之詬今查明號票銀數另細開於後而姑諱其名庶不拂樂助之本心也

一免役

前件看得吳中賦役俱從田起槩縣田蕩額有壹百貳拾萬頃遞查歷年審役田冊貳拾畝以上至百千畝點撥輕重差役者僅貳拾萬頃內外餘俱奸民花分勢戶受計累有所偏重而利有所獨歸

本縣查知其奸思釐其弊先以保甲之法挨圩逐戶細查其名號年歲職役生理宅舍田園男女奴僕置煙門冊又逐圩查坵數逐坵查畝數逐畝註冒業之主為田根冊然後歸以萬殊一本之法以舊戶冊提立之名附於煙門冊之的名於是有昔無田而今有昔少而今多者有數拾名併一戶者不煩搜索而花詭自清當役之田三倍於往昔矣本縣於點役之時遂得稍加寬恤如往年點北運以千畝今以千貳百畝往年點南運收頭各以四百畝今以陸百畝往年十九畝以上俱在點役之

內今叁拾畝以下纔得空閑往時生員不免今各免一百畝而田畝尚多點撥不盡又有淳吶鄉民柔脆子弟田多家溫而不慣當役者故乘此興築之日量閒免役之條示諭完助工銀肆拾兩免北運一名貳拾兩免南運或收頭壹名完銀多寡不等者照役輕重免差士民無不樂從共計銀柒千八百陸拾貳兩叁錢陸分捌厘此一項得數頗多然各出意愿本縣初未嘗強之也蓋不慣當役之人驅就役如蹈湯火乙請託之門一畝甲移之一乙移之丙每點一役轉累且數拾人此數千金者暗有所歸而尚不止此今有免役一議為避役者明開方便法門杜絕一切請求以併歸此一路故工程既得大助役田尚自寬餘而小民且圄於不知之中也

一空役

前件查得冒免一役每年一扇一名以當故一扇糧米交兌旗軍為名實不過承值官廳虛使衙役需求旗軍麥虐每名約費十餘兩塘長亦一扇一名以撈濬運河督修塘圩為名亦不過點卯虛應每名約費六七兩不等今本縣申請議革除良三

十年為始免點二役外其前次審役已經點定者今困累頓甦允為望外之幸即使量出貲以備修塘之費亦係分內當然勸令塘長每名出銀肆兩冒允每名出銀伍兩較之實當尤為省便民亦樂從共銀玖百六十六兩

一工食捐助

前件查得本縣隨堂皂隸陸拾貳名快手伍拾伍名俱無工食止有原編直堂子兵三十名共計工食銀壹百零捌兩實不給領原以抵公用不足之數本縣到任看得白役戀衙門不免借口枵腹生

事害人申詳議將河下廠皂工食與堂皂均支差操民壯工食與堂快均支一體輪班隨堂聽用彼此各出望外其原編直堂弓兵工食槩入此中通筭並給而隨堂者始爲應募授糈之人今見義舉示諭勸助隨堂各役情愿每年捐工食一季叁年共銀肆百伍拾柒兩伍錢蓋願捐之數與原編直堂工食扣抵公費之數大畧相當非失之於分內而見領三季昔無今有修塘既止全領四季皆其非望之幸也又官塘修築堅固正利便走卒水夫縴夫舖兵馬匹俱無病涉之苦亦各願每年捐工

食銀壹錢馬夫拾伍名每年願共捐工食半匹兩年共銀壹百貳拾柒兩陸錢俱於應支工食銀內兌送沈宅驗收

一輕糧

前件本縣每年出兌漕糧內有運軍行糧伍千餘石俱有正無耗往年皆士宦儘派有司可以市恩奸民營爲總書可以滋弊本縣到任一槩禁絕茲有修塘之舉議將前項不論官民大戶自投手本完銀愿儘者聽作修塘之用人皆樂輸自赴沈宅上納查照儘派在各軍不虧正額在粮戶不苦需求而官戶民戶亦無偏有重輕驗派不均之嘆除鄉紳儘派捐助銀兩借重諱啣入義助款內士庶銀共銀壹千伍百叁拾叁兩貳分玖厘

一糶易汛米

前件查得糶收汛米一節原係　撫院預防倭患並備災荒往規止照原價還官故糴糶率爲虛應本縣奉德意以收糴假便宜以助工照時價糶銀除糴本外實積剩銀肆百叁拾柒兩陸錢原非正額堪以動支申奉詳允扣送沈宅收放

一預支

前件查得各役工食往年派給由票聽與人戶對支對支之人率皆奸頑慣欠之戶或堅扃不理或借勢相臨延挨歲時往反數次俟求乞者心休力倦而後勉強應承米布鷄豚任意擡價低色短數莫可誰何總計每兩止約得實數玖錢尚有不及玖錢者且票發於當年完給在歲秒各役衣食費用已借貸於一歲半歲之前工食入手半以償子母息而不得實惠今據各役求於庫內預支叁拾叁年工食願於額內量扣捐助塘工各役幸濟然眉大工並得湊助誠爲兩便相應聽從各役自願

每兩捐貳錢伍分較之稱償猶得便益本縣念其效後亦苦應從寬恤每兩止量扣貳錢工食當堂驗明給發不許色數虧短應扣助工銀送赴沈宅收貯取票查驗比之對支由票各役受惠多矣本年以前原無此例本年工止例亦隨停查助工銀共壹千壹百叁拾肆兩叁錢柒分柒厘

一

上司　批發助工銀兩原編修塘銀每年捌拾陸兩四錢並申請南運省存耗米并貼後銀又查得沈宇侵拾陸年分軍儲改派河工銀玖拾叁兩共

銀叁千肆拾肆兩貳錢貳分陸厘叁絲俱不在該處之內

一料式工價

前件木石灰料俱縣給陰陽收票付各鄉正收料發票付各窑木戶收執候查銷算其木樁俱用五寸徑婁源杉木照常除去關頭在六尺上打量首尾俱要齊截均勻其釘頭鼠尾木一根不得混用每木一根約截樁伍個量水深淺用木長短不等釘用務使打入泥土數分不許露出土面其木價舊卷每根七分每樁壹個價銀壹分叁厘柒毫截下頭稍每根作價銀壹厘伍毫退還木戶類算補木塘石每塊厚壹尺柒寸濶壹尺捌玖寸長伍陸尺舊卷每丈價銀肆錢伍分浮胃太甚今議定每丈肆錢貳分着宕戶將樣石送縣驗中為式後給一押記付分管鄉正量驗有薄狹不如式者積算價銀照數補石石灰不用散灰妨紮石末俱用塊灰每百觔原議價銀捌分因時價相應止算柒分每塘壹丈用木樁叁拾個石匠下樁琢石安砌共拾貳工值匠打樁擡石等項肆工每丈用鐵炭杠縴銀貳分匠作工食每工白銀叁分陸厘備匠

夫工每工食銀貳分柒厘沿塘所存舊石堪作剁脚填裡隨段多寡撈取轎用壹丈省新石壹丈之料工完丈明入冊總算其衝要處所應加樁石及應修築橋梁水洞等項則臨時酌估料工照前議算統計各項細數另行備開在後

一原詳酬補義助并放勞鄉正一款

前件議得士民義助除免役外有能助至百兩者給尚義扁額數百兩與董工鄉正並請冠帶榮身看得鄉正徐閔張天與徐熠屠大化陸道通皆老誠眞實才行端謹寒暑不避勞怨不辭公而無私

勤而弗怠俱無過犯輿論稱平應分別請賞內壹名徐閔原任平湖縣主簿致仕者張天與徐熠原係　撫按批允給過冠帶者俱合請禮儀扁額優獎屠大化陸道通金鑑潘俸嚴國望伍名俱請給冠帶扁額樊孝蕭慶錢思宗效勞日淺止請給扁額又監生周之軾除納免役銀伍百兩准兌南北運收頭等輕重差役儘派輕糧外又義助銀伍百兩應給冠帶因係監生壯年力學儘堪進取請於給扁之外加給禮銀獎勵儒士秦權助銀壹百兩請給扁額餘不及百兩者竪碑勒名通行申奉

撫陝道府俱蒙詳允遵於合用塘工備用內動支銀貳拾伍兩貳錢置備冠帶扁額花段禮儀分別給賞外理合入冊備查

一抽驗法

前件塘工每十里報完本縣親驗前三日令各鄉以千字文編號每拾丈一號用石灰書字號於塘石之面每丈一畫書一二三等數目字鄉正先自丈量造冊開具某字號第一丈四層高若干間有舊石者即開舊石幾層新石幾層餘倣此冊呈本縣本縣至期臨塘照冊硃點每三十丈抽驗壹丈如點某字號第幾丈夫役人筭一時照硃點之處起土見石直透底層本縣先用丈以度其高次垂線內外簽量以度其濶一丈不如式則三十丈通計而除筭之又於點視數處中間於一處起石驗樁圍其大小數其疎密抽視其長短搖視其緊鬆一處不如式則數處通計而除筭之又每百丈數石塊之數以驗短長如數溢於捌百塊之外則除筭於八百塊之內舊石層數對冊查明則一根一塊皆可枚數一尺一寸不容互混數十里塘工絲毫瞭在心目而料工無苦窳之患價值無浮冒之弊矣

一收銀細數

某款銀若干某字票收　餘倣此

一放銀細數

鄉正某名下

宕戶某領若干兩某字票放

石匠某領若干兩某字票放

木商某領若干兩某字票放

灰戶某領若干兩某字票放

此冊式也細數煩瑣刻入正冊不附此編

收簿式

一存本縣（正印半顆）
一號

前件某年某月某日收某名下某項銀若干
餘倣此

一送沈宅（斜印半顆）
一號

前件某年某月某日收某名下某項銀若干
餘倣此

收票式　刊刻留空填註

收字（斜印半顆）號

某縣爲某事某月某日
鄉官某　宅收某都某圖某人某項銀
若干收票類送本縣

萬曆某年某月　日

縣　押（正印半顆）

前件用正印一顆半蓋縣簿號數上半蓋收
票年月上用斜印一顆半蓋沈宅收簿號數
上半蓋收票邊號上

放簿式

一存本縣（正印半顆）
一號

前件某年某月某日放戍（木商 宕戶 石匠 灰戶）某人銀若干
餘倣此

一送周宅（斜印半顆）
一號

前件某年某月某日放戍（木商 宕戶 石匠 灰戶）某人銀若干
餘倣此

放票式　刊刻留空填註

放字（斜印半顆）號

某縣爲某事除外票給某人　前赴
某宅領支某料銀若干類票繳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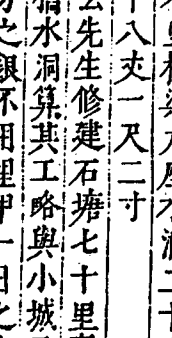
右票給　准此

萬曆某年某月　日

縣　押　正印半顆

前件正印一顆半蓋縣簿號數上半蓋放票年月上斜印一顆半蓋周宅放簿號數上半蓋放票邊號上

丈尺式



如此爲五寸積十而爲五尺倍十而爲一丈

一塘工南自王江涇浙江界起北至長洲縣界牌止共八十八里內除土塘堅固不用石塘十里又除舊有石塘年久崩壞量行扶砌九里實修築新塘六十八里橋梁九座水洞二十八處裏塘八千三百九十八丈一尺二寸

志立云先生修建石塘七十里裏外共二萬丈內有大橋水洞算其工略與小城三座等而不派小民一分之銀不用里甲一日之力憑空設處以募工備料共得銀二萬八千神運鬼輸不奇於此而收放專托鄉紳錢糧分毫清楚至於管工鄉正必擇鄉民殷實老成端謹之人定式於先一塊一根可屈指而計數抽驗有法一尺一寸一綱目而聯然弊盡絕而工易完身不勞而事畢集此任人者逸之明效也當修築之始諸鄉正獻議曰如此成功較易可經百年如此則煩難而千年不朽先生曰吾爲其煩難而不朽者無爲其易就而百年者吾一年不完俟之兩年兩年不完俟之三年任內不能完以俟之後來之君子如愚公之移不功何必速成亦何必自已成寧尺而堅無丈而毀也故皆大石長闊四面如一塘每萬丈用石八萬塊石

皆四層高六尺五寸曰如此則石難動修築堅可垂久如此則兩岸居民不能盜如此則年遠坍塌石依然在也先生每事必爲千百年之計不苟且目前類如此先生又爲某言凡爲官者大之理天下國家小之理一鄉一邑每舉一事切戒煩擾此聖門所以重改作也即如修塘等事在塩江決不爲在桐城亦不爲也錢糧原無出孔壹能強爲無米之炊曾記在塩江時區處錢糧修理二三處古跡管工大戶稍爲添助心甚不安至今猶以爲憾況此等大工乎即在吳江初一年鄉紳有力勸者

不過謂尋[illegible]時初不應承　一年後吳江弊孔倖竇盡得要領眼見銀錢萬許布地因自計曰使我久任數年當爲吳江置役田使一邑人民未不爲役困或再置常平倉今論三縣俸已逾三載矣五日京兆豈能竟不了之功惟修塘一節修一尺有一尺在一丈有一丈在且目前急務也因分欵設處以舉此事故大工就而民不知使當時計算若有一分勞擾即萬萬不作是想矣先生此言可爲舉事動民者之鑒故並記之

勿所劉先生居官水鏡卷之二

西蜀勿所劉時俊　著

年弟六陽何慶元　批點

門人泰華孔貞時編輯

鏡水錢志立發明

庭實李遇芳校閱

江源吳長齡梓行

讞語類　廬江縣讞語

絞犯姚繼信改擬徒罪讞語

審得王明昇之死據初招姚繼信周易共毆於始未

負重傷旋因取裙激繼信之怒致繼信拳棍獨毆始殞其命獨坐繼信以抵固已今繼信嗸嗸諉罪周易周易已死似難準憑第就周易一死推之據次招云發解合肥覆審中途過渡失脚誤落水中因而溺死及覆觀周易母施氏投稱並地方原差呈報俱云周易自投水死原卷可查落水之說原與實情相左夫水非漲流人非爭渡時非昏暮周易非酒後病中衆人安濟豈一人誤落水中之理且據初招王明昇死後周易即慌張自刎得繼信奪救不死今投水而云失脚使自刎時無人奪救亦可謂失頸誤傷於刃乎

則周易求死自溺的已據此參詳因繼信一線生路也如王明昇不死於周易之共殿則周易自是餘人何為情虛懼罪自刎不獲繼以投水必一死而後已乎若云懼累則死豈輕於累者此可疑一也如繼信的以獨殿斃明昇必且為自脫之計幸而周易自刎一則可以抵命一則可以展推一則可以減口何故向前奪救存周易之身與口以自抵罪乎此可疑二也初招既以繼信擬抵周易擬杖後斷周易出銀二十兩與繼信作獄食之資硃票在卷可查也此蓋初審時已知共殿情的兩罪相當既不能並生又不忍並殺故緣情生法令一人獨坐一人出資財幫貼之此前問官哀矜意也顧律無幫貼之條大辟非可分之罪周易既委曲議出而復自尋死不休則當日下手獨重自反不安亦可推已此可疑三也且周易即以累死近例亦足抵命刎周易實係懼罪自斃復蔽絕繼信生路以兩償明昇猶屬可矜似應申請改徒發落

單犯姚敏捷假印徒犯劉夢斗等盜印讞語

審得姚敏捷市棍亡賴者也長惡遂奸肆無忌憚輒敢削蠟成印篆作印文陸續騙銀有何希賢等質證蓋前此積役盜印視為故常民間印紙公然貿易故敏捷得托假為真即何希賢請驗印薄亦恐其出自盜印者之手耳初不虞其為假也比本縣將真印比對覺其文跡模糊筆畫歪裂縣字左旁三絀鋒後轉折與銅印殊不盡同以此定知其假敏捷始將削蠟私雕立誓焚毀等情從實供出驗其誓帖洵有悔心惜乎悔之遲而未經自首也事既發露始舉出門子劉夢斗盜印鄒可封等收買印紙等情試一追求印紙迭出一日之內積案盈箱大率假印公出皆盜印者為之濫觴則劉夢斗鄒可封等法皆難縱貰矣看得姚敏捷慣穿窬故智竊印信大權雖驟起悔心終未經自首贓證俱的重擬何辭第削蠟模文與用銅私鑄者終是有間應照描摸詐騙條例定擬永遣劉夢斗慣為狐媚遂肆狗偷竊印於肘腋之間轉貿於通衢之外依律杖流並容辯飾鄒可封等買藏印紙或欲隱瞞國稅或欲借便侵欺尚未施行俱以為從減等亦復何辭復看得盧江僻邑積猾弊行以竊弄為尋常視印文如故紙奸民緣是以舞文豪家由此以兼併試一稽察僞紙紛然或印真押假或並押無之或先硃後墨或並墨無之第作奸在數載前株連

此恰好省多少事

此等計最宜識破

動數十輩本縣憫其無知入阱不欲驚擾周章諸葛引人犯量免窮追未發覺事情不許脅告除出示曉諭許令自首免罪外將問過罪犯招詳

杖犯侯佃讞語

審得侯佃廬民中最狡最黠者與族人侯斧侯有功侯有國等同宗異戶侯斧等有祖墳在佃宅後佃懼其幫墳再葬不利陽基萬曆十五年適值侯有國葬母侯佃謂貧人可用利間遂設立詭計賴認祖墳賄買侯有國暗寫合約假認偷葬之罪情願起遷其母而侯斧侯有功不知也又一年侯佃假告侯有國賄

惡黨侯儒證之三人一口扮作兩造官府易信蒙斷起墳更與印照硃批不許戶人偷葬遂使侯斧等祖宗塋地暗易其主而侯斧侯有功亦不知也侯有國終實不起母墳侯斧等亦遞年標祭祖墳無異至二十七年侯有功兄死幫祖阡葬侯佃始突前攔棺有功不甘具告對審時侯佃乃突出合同印照侯有功相顧錯愕莫詰從來比本縣虛心鞫之驗其合約係侯有國自寫內有占葬祖墳翻死三丁之語純似罪犯拷服招詞不似兩意和同語氣且侯有國即已不由威逼意願起墳何又遷延不起逾一年而待侯佃之告侯佃已具告在官兩意既惡且經官斷起立限亦嚴又何究竟不起逾十年而侯佃亦寂然無一言蓋侯有國實無遷其母墳之意不過以虛字而受實財侯佃亦意不在於侯有國之遷墳不過奏立合同誑取供詞印照以杜侯斧等之再葬伏奸於十數年之前掩跡於十數年之內自謂秘計詭謀無人覷破而不虞眞情自難掩也陰謀天忌本宜痛懲姑從輕論杖其塋地止許侯斧等標祭阡葬不許侯佃冒認再爭

嚴守成告嚴守爵讞語

審得嚴守爵與嚴守成同堂兄弟素無深怨止因爭水小故言語激犯隨已釋然逾數日而守成子一兒陡死門外額腦有傷守成遂以守爵撲死告無人證佐疑似難明第據理論之守爵非有深讐何遽起此毒心以絕守成一脉此子年止五歲又何故激守爵之怒而致令毒手相加若云拋石誤傷則傷其額前又何故傷其腦後細詢之腦後之傷狹長額前之傷圓闊再審守成門外傷拴一牛此必牛觸後腦向前一撲童兒氣急遂絕難甦此理甚明不容疑也第守成喪子守爵誼應相助斷助棺銀三兩以全兄弟之

情

徒犯沈一鳳讞語

審得沈一鳳黠人也奪宋化龍田爲水道以今水化龍前訟於官官不直化龍聽一鳳踏勘比今又訟本縣察化龍神情似若有冤者取其圖視之沈宋同塘宋田在上乃不共此溝用水而水反越宋田以澆下流已屬可疑一鳳出其新舊兩契爲質本縣取舊契閱之僞也書田券者既載四至即載水道今驗舊額古溝一條老牛窪取水數字反在情願出賣之下豈非原契題買主姓名餘半行空紙今日新填此

濁白騙計乎又驗字跡四行俱浸夫作字者一畫一字浸即砥筆今勾何至四行俱浸又何前後皆不浸浸必以此四行乎仍提字跡照之舊額古溝一條老牛窪取水數字浸芒勾淡乃故紙新竄字宜然餘字雖浸外淡中濃中濃之跡無剌係舊日筆痕外淡之跡有剌豈非竄字後並此數行填浸以混新添字樣乎又取新契驗之亦僞也契尾印帖上簽廿五日塗瘦筆枯殊不類官府簽判再於舊卷中取本官押字比驗亦僞也官府押字圓活假之者滯硬又查契尾上承行吏姓名尤甚可笑與本年更隔越且二人矣奸民舞法盜官篆爲兼並計以愚弄小民兒戲官府應依律擬徒以爲險狡之懲田並古塘斷還宋化龍管業

桐城縣讞語

蠹害事史遂讞語

審得奸民史遂爲鬼蜮於村中舊矣本縣下車甫旬日遂呈一冊請篆章以約其族衆閱之井井條規也然諦視其人神燥語枝殊不類恬稚者本縣問曰汝欲汝族人惟汝約束以雍且睦乎曰竊有志又問曰果約族人須自身始汝能約汝身整整秩秩以鎖汝

族人心乎曰勉爲之本縣曰幸也汝一族人如汝約則汝族爲一邑望矣然約則約耳何事假縣印爲邇來人心不古多有假托於公以爲所欲爲者吾姑不汝猜第印不可輕假也俟汝約族人有效吾以勸獎從其後耳然汝既著吾胸中矣勉之慎之遂唯唯退未幾扶冊進仍求篆章曰某不敢約族衆請約吾兒本縣曰汝兒汝自約之安用縣印遂曰吾兒不肖我將以事適江湘間且數月故欲假縣印威之使就約也本縣曰汝疾之乎急刻汝兒不肖狀來吾將去汝疾使人押以去比來則曰無人不肖狀第好飲不事

爭耳本縣笑曰有是哉汝且去此訟固已其[illegible]
詐騙事赴愬矣又數日其母龍鍾扶杖一孫攜之
孫遂之侄也母立階前向本縣泣訴其侄不仁壑
吾孫且磐幸爲我治之比審則侵次許騙其伊並其
族侄賊各若干歷歷有證據者蓋遂兒本騷時自計
其事當發覺故呈身公府圖箝制其侄並族侄之口
漸欲箝制其族以及於鄉被本縣照破受盛者乃敢
訟言攻之不然本縣亦爲所兒戲而族衆鄉民吞聲
受魚肉矣奸刁至此罪應如律痛懲

斬犯李棖審疑開釋讞語

審得李棖與其兄李朴迎父柩於楚舟次中途李朴
暴故初審謂是日李棖妻舅程元生至李朴許之李
棖幫助元生遂毆殺朴徑擬以斬情節可疑院部駁
之至詳至確無容再議矣終變而云毒殺亦不無可
疑焉夫毒人者謀必深事必秘地必僻爲時必暇豫
從容今計李朴上岸回船不過俄頃偶遇程元生忽
相辯鬨朴與棖皆卒不及謀也飯內砒霜登臨時之
易得李棖即幫護程元生思起閱墻舊恨亦豈能於
倏忽之間陡造深謀旋買毒旋置毒而令人不知覺
耶此可疑一也問其置毒之時供詞又多矛盾既云
飯後上岸又云飯訖回船又云回船食飯夫曰飯
上岸則在未遇程元生之前李朴尚無舅甥事[illegible]
棖又何所幫護何因記忿而必致兄於死地且李朴
上岸時固無恙也若云飯訖回船則必係店家之飯
炊爨攙擺在店家各自有人豈容李棖置毒飯中而
店主與李朴俱不之察且李朴之僕李興又在主人
左右也若云回船食飯則同船四十餘人共視共指
李朴僕李冬兒先已在船李興又相隨俱至李棖豈
能以一手掩衆目一手下毒飯中而李朴與衆人俱
不知覺也此可疑二也據招詞云李朴一見程元生

即疑其前來助棖有必然謀害我之說則是視李棖
若寇讐疑李棖若鬼蜮凡飯食一經其手豈其不一
隄防何謀害之語親自口出不逾一刻而輒忘之耶
此可疑三也李棖即有險心毒計一聞其兄謀害之
言謂已照破其情必且阻喪中止不然亦需之異日
何顯然下手即在此一刻耶此可疑四也毒死情形
萬不可掩冬兒於李朴有主僕相關之分豈其長受
寒燭而遂不洩一言鄭氏於李朴則母子天性之恩
豈其甘心忘讐而又誰能瞞噤此可疑五也初檢銀
釵黃色似毒矣顧仵作妄指皮不破肉不損爲石堰

狠打之傷則當時銀釵或黃或不黃黃色或深或淺安知非問官過求仵作畏刑承意而率爾妄報不然何二檢三檢四檢皆云白色也此可疑六也初招不稱毒死下研又無眼見黃氏原為爭財動訟姑以毒死裝情止云沿途露迹未有實證審檢幾次覆讞多番而終乃歸之毒殺此可疑七也罪疑從出有求其生而不得則死之者矣若李棖似求其死而不得者生之不為失出乎理應申豁

假中書高垌讞語

審得高垌以愚妄細人敢於窺竊名器始則假稱監納儒士繼遂假稱加納中書銀帶綵補初嘗試於京都高蓋安車因炫耀於閭里縣中書第之扁於門額借　張相國之官銜縣紫薇清署之扁於中堂假陳學臺之名姓與縣官既往來交讓與本府亦書札相通彼固弄假為眞人亦轉疑為信更六七年莫有詰其從來者比本縣到任數月彼稍疑怯不前茲因清查優免乃見其職名列在見任官欵內心竊疑之豈有七品京職不通名姓於縣官者轉疑轉猜豈有清華美秩可無因而倖得者試用名帖遣吏投之邀與相見亟求觀其請假文引彼遂勢窮情見駭懼怆惶紿吏出門云即入城請謁即以是夜碎其窩空其室挈其妻子以逃矣奸民詐冒重擬何詞第原其初意止欲取市童之憐童其所為僅亦同類矣之懲難竊冠裳車蓋未有劄付文憑則依無官詐稱有官之律可也緣係假官事理應預申詳候緝獲招結

軍犯王養禎讞語

審得王養禎巨盜也潛山原稱盜數王養禎二三輩即為盜魁結夥窩藏四面攻劫草狐之窟既滅役鬼之穴更深蔓引根連盤踞郡邑事發則遁神使鬼之力能使有力者代為關說以逃典刑事後又肆其毒

螫於人畐指衆口官司束手百姓吞聲幾如翼虎擇人而食矣前此曾以盜鮑鈿家財問徒充警令覆查前卷罪雖從行竊科斷而詳閱情節則王養禎與鮑鈿家義男鮑年互有殺傷痕症在卷豈當時實盜非竊而問官掣肘有難竟之法乎往事雖不必追求亦可為養禎神奸鬼蜮之證驗矣至二十六年魏伯三等盜六安庫銀王養禎即未同盜然伯三乃其外甥人贓從養禎家搜出可得謂之非窩留又得謂之不知情耶當日搜出之贓指稱魏伯三與房交價回互遮飾不為無辭然原卷俱存真情亦不可掩既曰魏

伯三年幼一向隨養禛撫養則養禛之屋即其屋何突當此日而典屋納租且魏伯三父魏煌見其子紬裙褐襖尚且驚疑乃王養禛與其甥日逐相隨何爲見其突出銀三十兩而恬然不怪游詞抵飾一目可了乃桐城遞回本籍不以解赴六安潛山仍與牒回隨亦置之不究豈當事者眞知其無罪而委曲以保全之耶又豈狡兎黠鼠能多方以爲倖免計耶比今諸盜已死遂謂事已寧息乃欲反噬原捕人役迭告不休此天網難漏盈而降之罰也地方大蠹不可不除本宜究極眞情坐以重辟以快神人之憤但成案

雖可復推盜死無人質對難定造意與否姑以知情故縱引例論遣可也此潛山縣巨窩數郡大害也竟重處之是時潛山令于邳原公亦重處之巨窩姓程者兩人除而數郡稍寧靜云

軍犯劉堯封胡詠讞語

審得劉堯封鬼譎神奸胡詠效尤習詭協謀並慮侵蝕錢糧盖桐城十數年來一巨蠹也二十一年東事費繁議增軍餉時　院道以卒不及派暫於徽州庫借解稅契銀若干派本縣補還五百一十七兩時值凶旱之後民苦重征業經前道呈詳兩院依允暫准立案候豐年起徵是未有非豐年而可擅徵亦未有徵而不解者乃胡詠生心劉堯封畫計欲行徵歛乘機侵漁以府帖中開載道案甚明縣官見之必不肯即年擅派乃藏去眞帖另謄府帖一張於計開後添前項銀兩入應派之數又以假帖無府印縣官一目可知仍割眞帖後尾用其年月坐印並本府花押粘於假帖撒數之後雖帖前數處縫紙皆無府印鈐封然亦可以朦朧混過目矣遂稟前官鄭就於本年九月間派徵胡詠經收與劉堯封通同各侵分入已以候提起解爲說比印官交代不常鼠輩綑縫甚巧侵尋數載而五百餘兩之銀遂埋沒無踪可覓矣比本

縣清查遞年軍餉錢糧着令經承人役叙原行府帖呈覽胡詠恐假帖載有應派之數前銀不便埋藏又恐帖前無府印鈐封難混本縣之目仍將無尾眞帖混粘雜卷中希圖掩飾本縣翻出細閱覺其無尾知是弊端再四追求胡詠強口橫辯比親搜本房得假帖於舊卷箱內一行無兩帖之理情弊已自昭然復取假帖借粘之尾還與眞帖接連比較無纖毫不合而胡詠始垂頭奪氣矣細將兩帖查對始知補還徽州銀一款已曾混派未獲解批再訊其由胡詠復仍前強辯謂當時雖造假帖比稟徵不蒙聽允本縣心

知飾說無如身口俱鐵何乃出其不意夜搜其家於舊笥中得印信派單稿一紙前項銀兩[illegible]其埋沒眞情胡詠復借口民欠比挨查房冊於廢書黃志處得前任倪清查小簿前銀五百一十七兩已經盡數徵完而胡詠始詞塞心輸供出與劉[illegible]各分入已眞情矣看得胡詠劉堯封機似淵深膽可斗大藐府帖若故紙敢爾私更視官庫若私囊恣行蠹蝕巧謀擅派任意侵欺吸百姓之脂膏玩官刑於股掌劉堯封宜從主使之律胡詠又係經管之人犯贓太多情罪各等俱引例未成黃志容隱不舉該吏李

容失於檢察亦應並杖其贓銀五百一十七兩仍追入官俟徽州提取之日解補本庫

徒犯劉維坤讞語

審得劉維坤係劉谷再從弟也靦有面目叨列衣冠敗檢喪心淫於谷妻陳氏舊矣陳氏妖狐善媚蠱劉谷使迷亂乖張侵欺糧銀千有餘兩置業者僅十之二三其餘盡供陳氏浪費陳氏與維坤逐日飲饌透體絲紈晝夜宣淫無時無度劉谷明知故縱惟恐纖芥拂陳氏意者比侵欺事發劉谷以追贓故椎骨裂膚族衆以賠累故鬻兒賣產獨維坤與陳氏恬然淫宴享用如故此其惡眞神人共憤覆載不容者矣至今劉谷問遣僉妻陳氏同解劉維坤遂畫詭計趕至烏江假稱送贐置酒勸醉劉谷徑將陳氏奪載以逃且伏且行轉流他縣纍纍如喪家之狗虩虩如處穴之狐比軍解人等各首到官劉谷亦具情遙訴本縣四面巡緝莫肯居停乃將陳氏寄頓於廬州仍潛歸本室又畏本縣捕得之也於祖先香火之下掘一深坑潛處其中覆以蘆蓆壓以香案大類伏鼠莫可踪跡矣本縣覘知之差捕役捉獲於土坑內臨庭訊鞫俛首無詞於此見乾坤覆載之中無物不有也照得

劉維坤姦占服嫂已人世之所不容劫奪軍妻又王法之所難宥情狀明著令人切齒腐心屬本縣聞調之時恐此後仍脫法網先行褫去衣巾如律問徒以無爲人世上林之玷陳氏另俟緝結

人命事孫述孫府讞語

審得裴光祖有義男福童於二十五年逃出工伴於孫府家至今三年餘矣四月間與孫述同斫草洲場因相戲謔孫述拉之使跪福童反走適值刃剸在地誤傷足脛盖反走之勢急斫草之刃銛即將筋斷血流扶至家數日死矣此一事也在孫述宜坐以戲殺

律在孫府宜比以窩流之條第原情論之福童不死於孫述之拉跪而死於反走之誤傷則戲雖其致殺之因而殺不出孫述之手固不得深文以入罪也若孫府之收留亦自有說在福童借言趂口既自諱其逃奴孫府許使伴工不暇窮其根脚蓋荒年之後人多流移故收留者襲以爲常不知有報官之例則孫府止宜以不審來歷究罪矣此二犯者法難深究量各杖之但裝光祖人財俱失心委難甘量於孫府孫述名下共斷銀十兩賠償財禮以平其氣

杖犯張森讞語

審得張森以祖墳在吳僑屋後與吳僑互持迭爭既告經　操院批府斷明行縣踏立禁步矣吳僑復嗷不平今細加參詳委有可疑者五吳僑父吳沾原與張緘買庄田居住事在嘉靖三十七年去今四十餘年矣張森隸伍南京去故鄉不五日如果有祖墳在吳僑屋後何四十餘年不見標祭突至二十六年來認識乎可疑者一張緘原契見在也四至界址開載俱明如其中有同姓祖墳何契中不載一字乎可疑者二張緘賣業之時張森或初生或髫齔今世代既遠又未一回何所據憑誰爲指證而識認祖墳乎可疑者三此墩即係墻脚墻又舊遺非新創也在張緘未承業時已有之則築墻起土時張森親訊當有存者何寂寂無言不前來攔阻乎可疑者四張森四十餘年不回祖籍何今日以爭墳故三年而兩回乎可疑者五細鞫之則張懋清與吳僑有卻且有利其基址之心故唆使張森妄認荒墩爲祖墓比告府行縣踏看復以和之說誤之吳僑愚民謂荒土一拳爭之懼拖告不休置之亦僅同空地遂入其圈套議立合同許其標祭不許修砌不知合約入張森之手遂步進一步復得以立禁爲言比告府委官照界量明

此紀計最宜議

則當撤吳僑之籓籬毀吳僑之墻宇數十年祖業一旦欲搧毀離析僑寧獨甘心耶利害切身始復告操院奸情既見張森允宜杖懲荒墩仍照舊免立禁步以息爭禍

讞語類　吳江縣讞語

清查錢糧審顧爾臣等讞語

審得吳江財賦淆溷無端積胥欺官以衆手掩一人目弊難窮詰從來非一朝夕矣本縣欲搜其竇而釐正之如二十七二十八兩年折銀係任內接管錢糧責不容諉者也試弔冊稽查總書顧爾臣等以比較

冊應嚴其完數大總與支解數量一無差本縣心疑之知其弊不在報欠報完總數之埋沒而在各區各甲撒數之那移也復取各收頭流水簿查之計本縣爲區五百六十爲甲五千六百又自運大戶二百二十有奇總分八十四扇扇分八櫃櫃分十限限各一收頭收頭各一流水簿簿中各數千號止據日逐上銀之後先爲次原不順甲分區甲乙混淆蓁若亂緒翻不數葉碩輔臣等且旬觀徵嗑謂窮歲月不能得其要領也本縣乃秘刊冊式櫃分都都分區區分甲甲各以十限爲分式各一張印共十萬餘紙鑰書手

數人於內書肆各摸式目照簿添分復出示定期以考選書算爲名至日齊集於察院照櫃照限各添書手一算手一各與流水簿一本分定冊紙各數百葉使照號照數分填各甲各區蓋一日而逐日流水簿變爲順甲分區矣復類十限而合之不半日而區各從區甲各歸甲又類各區各甲而分合稽之不半日而槩縣之數不相混亂遂不能隱匿矣計兩年共查出侵欺銀五千八百有奇蓋由奸民懸欠總書受賄揑完應比復以實欠數零星撒派於各區各甲中有司無處稽查小民不知對冊奸民騙國而借他人之膏血抵蓋之蠹國狹民弊端在此計各奸戶閻欠之銀半賄總書之手總書引例問遣兌當厥罪各奸民等宜照欺隱田糧科斷第以積弊相沿且人衆聚難加罪姑將各虛報銀兩照數追完抵正項支解該年吏王錫位雖不知情亦難逭朦朧不察之罪一併枷懲今後另立徵收之法每扇點一收頭一櫃自爲終始完欠令收頭自註書冊本縣弔流水簿對查數目不相混淆總書無所乘隙仍恐流水簿收頭填註不確問弔納戶給照印票一稽核之則弊端末杜而每歲帥有數千搜之諸奸人之窟以逐之國以紓之民

矣此欽差法最妙

出斬犯張思德定斬犯繆富陸乘龍讞語繆富族甥婿張思德思陷殺之通緝人江張被拘盜犯范餘出首供攀有張一等名繆富逐賄范餘汪乘指張一即張思德捕役到官問斬仍恐親族報府監禁于陸乘龍置毒飯謀殺之思德不食同監人陳際誤食遂死合監牢頭等知其謀逐名呈首闔獄被驚毒是負某縣檢審情節稽異本縣因辯出思德之枉並審陳際被毒終由繆富陸乘龍定斬

審得吳俗多詭大獄易寃然寃未有如張思德之深詭未有如繆富之甚繆富陷張思德以斬而因以毒殺陳際也禍網機阱密置四圍厲鬼刑徒轇轕成一局動搖府縣經歷數年自以爲鬼神莫測矣迺情自有

眞奸可立破不待智者而後辨也嶽人汪渠於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被刼遞有失狀到官至二月二十九日盜犯范餘出首狀內列有張一名原無所謂張海張思德張存吾也至四月初五日范餘另具手本內云陸六張二投積窩張存吾家始插入張思德之號然云投云積窩亦不即以爲上盜也四月十三日汪渠又具催狀計開有張二張一等八人俱正盜未獲張思德以上等十人俱受贓窩黨始的入張思德之名然張一張思德明開兩人不云張一即張思德思德明開受贓窩黨亦不在正盜未獲之列也至

閏四月初一日應捕馬乾等具呈內開張二住房主張思德家張一即張海號存吾西柵戴家濱住又以張思德之號繫之張海而思德止稱房主不言其即張一又不言其爲積窩閏四月初七日再關歸安始云張一即張思德矣始以張思德爲正盜矣而張海反沒其名姓閏四月二十二日失主汪渠催狀又開張思恩窩主徐應麟張思德窩主徐應麒張一即張海窩主傅華則張海之排行復歸張海而張一又非張思德張思德與張一等又各有一窩主至六月初一日汪渠訴狀又開張一即張思德號存吾則張思

三尺童子見之亦當了然

德始復其存吾之本號又混得張海之排行而張海又無下落夫張一一排行也而轉即兩人之身張存吾一號也而互繫兩名之下張思德一人也始以爲盜投漸以爲窩黨漸以爲受贓復以爲房主而卒乃以爲眞盜首盜者始終一范餘催結者始終一汪渠行關十三次始終一刑書也而前後事情舛謬彼此名號混淆豈諸人皆顛狂醉夢無所使無所利而爲此乎此思德之可以自辯一也再審范餘與張思德各不相知初首張一德未必即爲安頓張思德之計禍機攙入在四月初五日手本云陸六張二逃投積

窩張存吾家曰投則是刼後懼罪而匿其家非刼前造謀而同其夥此一字決不破之疑矣又況並投之說而亦非也此思德之可以自辯二也又查二十七年三月間應捕金電等鎖押范餘認拿張海張海脫去獲其妻沈氏以來續有埋陷思德之謀遂云本拿思德誤捉海妻後蒙府審徑將海妻釋放夫名號可混妻亦可以誤認乎金電等素係慣捕云誤已爲不情首人范餘既係同夥而亦可云誤認乎此思德之可以自辯三也乃若陳際以毒殺則又確然無可疑矣陳際無病一旦驟亡遍體純青睛突腹脹仵作闕

溝之驗監犯張七等之呈閻檢校之揭內水利脈本府之審語歷歷可據種種皆真一變而云非中毒也此自哀矜欽恤寧失出無寧失入之心第四婦舍冤三年赤地則不得不推極真情以洩冤者之憤也如云青色皆病夫常有是矣然陳際不聞有病症禁子不見有病呈倘有病而亡通監何以皆駭詫復云醉飽損腸之故則又不得稱病夫又不宜有青色矣此其無可疑一也又云朱九稱五月二十三日暁死隱而未報相隔三日而後檢則晴突舌吐不出中毒是矣第二十四日閻檢校閻獄查點誰應陳際之名陳

際死後同監人等何所親譬誰倡誰和職爲隱匿不報改近日期之計此其不必疑者二也又云如受毒之人必叫喊滾跌陳際是夜不聞一聲是矣第事逾數月口可遷移則當隔死之時即難必其有一聲亦豈能遽信無一聲乎此其不必疑者三也又云諸犯含沙無復天理是矣第諸犯皆重辟之人劉瑤其黨也何譬於不相知之姓繆者何親於無飯吃之張思德而自攻其黨一口一心得非人有良心此謂猶不泯乎此其猶可信四也又云謀毒之事無證無贓風影堪疑終無實見則陳際之死或係剩餘之飯偶失

蓋藏爲毒物所過是矣第禁子酒飯既云出外造反何不即食於家而攜進於獄何不以自食而以與人何不於往時而於外住復進之是日若云親厚何不親厚互爲兜勢之牢主而親厚牢主使令之火頭且沈長過錢於劉瑤陳士守見之既可取以爲互証而張七等之具首王二等之口稱豈盡無攜而云然況張思德昔爲隔省平民猶是窩中之兎繆富既可以擒之入阱中今爲囹圄死犯命同釜底之魚繆富豈不欲制之於掌握若謂陳際之被毒無因而偶遇即思總之被陷亦無因而偶遭也此其不必疑五也又

云乘龍恐思德王二之証執故懼而逃是矣然乘龍自如鈴口如饑情虛尚且强辯情眞何必過防且王二何力何譬而乘龍懼之若是此其猶可信六也反復鞫訊張思德原係繆富族甥婿繆富使領財本以生子母息而繆富侄繆裔反與富分文不得通繆裔姊之遂揚言張思德淫亂富妾繆富且疑且怒遂絕張思德而奪其本銀思德銜之適繆富另以貲本付沈同等販賣私鹽思德遂使其弟張科具首船鹽入官仍各徒配則繆富之怒益深無日夜不思爲報處計矣適范餘首盜有張一張二等名繆富有親黃希

周爲震澤司書手知富之心圖富之利以爲此機不可失也遂商爲詭謀以銀五兩賄范餘使遞手本入張思德之號又誘汪渠使遞催狀入思德之名以張一即其號以張存吾即其名而轉即轉眞始以爲盜黨遂以爲正盜而轉入轉緊又以銀六兩賄應捕馬乾等使遞呈以銀十兩賄刑書譚科使關取五兩賄司兵沈山使緝捉又銀叁兩買盜沈才等妄招而羅織以定其刑仍恐事久不休眞情敗露先將銀四兩五錢托沈長付牢主劉瑤使絕飲食計不遂又以銀五兩付陸乘龍使下毒而思德幸天使不食乃致陳

際斃命於登時謀何深計何狡也看得繆富險如鬼蜮戾似豺狼透天徹地之能通神使鬼之力以睚眦而陷埋良善遂使命在刀砧下毒手而禍及無干乃致並爲魚肉且爪牙密布賄賂通行卑僚槩聽其主張諸役一憑其頤指耐經歲月用盡機關令平民有口不得明而問官煆煉既成思德將爲含冤入地之鬼　朝廷有法不得用而陳際髑髏既稿繆富尚爲旁觀局外之人天地不容神人共憤第事以多岐而亂謀以多緒而棼人以雜用而相牴牾詞以頻遷而自矛盾天理人事以極而反眞情以彌蓋而更昭彰

被綻甚多一見便了本縣據理執法虛心推審繆富始情見計窮垂首奪氣乃知伎倆有時不可施錢神有時不可恃矣事情既確應比謀殺之律以定其辜陸乘龍依毒藥殺人律論斬范餘以自首脫刑反如翼虎鎖押認拿釋人而食既倖免於重罪猶宜計贓擬徒其黃希周馬乾張登譚科沈山等計贓各有重輕均宜依律究配沈才斬犯劉瑤絞犯輕罪不坐沈長不與毒殺之事量用杖懲張思德無罪被誣致陷重典既經辯明似應徑釋

辯冤囚沈才讞語　斬犯沈才與前審張思德

以夥盜同定獄者也汪渠被刼後范餘首盜共拏十餘人沈才等七人即時獲張思德續獲各問斬六人斃獄獨沈才張思德在耳本縣初因張思德告辯出就一人推審查原卷名號混淆遂翻出三疑辯釋思德乃沈才絕口不自稱冤也後本縣槩審獄囚細參情節覺沈才等一獄贓證欠明遂弔沈才鞫之初直云冤孽當死不敢聲辯本縣曰不然吾正欲爲爾辯冤耳才遂泣下因陳事不相干諸人盡係枉陷刼汪渠眞盜迺在吳縣禁中奈汪渠舍彼不認而誤執才

等故才等以次待死耳本縣曰此事信可疑獨汪渠何讐於爾乃舍眞盜而欲甘心於無干涉之人乎才曰汪渠亦非眞汪渠第無可執據本縣曰爾何不早辯才曰事甚無頭苦難辯白且早辯即同彼六人爲骷髏矣本縣即刻喚汪渠細審言語果覺支吾遂剝視衣服皆舊敝不堪褲裙又破綻斬補因問云爾失狀開劫去本銀三百五十兩則家產或有千金何故着不堪衣服渠對云不欺合本同伴原有五人某某等彼問被劫時五人亦同在乎渠云皆在遂詰云五

人既共本爲商同被劫何故直爾一人告狀只爾一人領贓彼四人何俱無下落汪渠面即發赤俛首不敢吐一言蓋此犯口劒甚銛觸鋒即應而不知自賣破綻也本縣隨授以筆令供籍貫住址逐項細問使應聲輒書不許沉思亦不許停筆親供住歙縣某關某啚左隣某右隣某對門某該年保長某原籍某啚某甲某里長某甲首該管下戶名某父某母某氏子某年若干作某生理弟某姪某族長某同啚住同伴某某等各係某啚甲人住某街供畢本縣笑語之云

汝將所供籍貫姓名逐日尋思一遍料爾隨筆隨忘恐覆供時自差訛耳蓋姑以安其心使主使者不出他計也本縣袖入供單親自創稿照前情節秘寫關文暗置書緘中以他事差人於中途某所另遣人持書授之使投歙縣蓋事機若洩則主使者不難用賄於彼縣該啚甲人冒揑姓名回結反即假成眞故不妨過密耳比彼縣發書緘得關文備照事理密細行查則汪渠絕無下落而所供某某十數人皆烏有先生也備取該啚甲該保長結狀回關到來本犯始情

見詞窮自供的名吳思榮號玉軒委係冒頂汪渠名色本縣又移文吳縣關取眞盜張相等人卷對審張相自供並劫汪渠是的原與沈才等無干本縣詳鞫其造獄根因則以繆富積憾於表侄陸成其親家黃希周係震澤司書手遂欲乘機設阱司兵沈山等因共爲擇人而食之謀遂唆慣賊范餘認盜自首指攀陸成爲首借平素不良或偷竊或遊賭者二三輩揷入其中以實其事更入張一張二陸三陸六等有排行無名字之混號於內以便東西指騙甲乙搜擄吳

思榮係遊手棍徒亦遂入身局內扮作失主以共行詐騙至於轉郎張一以陷張思德又移富續起殺機非布局原謀也眞情既得各犯無詞緣前招未結故不定擬止具由詳

看得沈才等之獄初直謂張思德一人被罔耳不意一獄盡假八人俱寃而陸成等六人遂爲含寃之鬼也本縣且不究埋陷者何人造謀者何故第直就事論之賊憑主認今失主汪渠非眞汪渠矣眞盜出則假盜可以自明今張相等見獲吳縣定罪監候矣事情明白非影響難猜而官不能明盜不敢辯本縣幾

殉之以七尸而稍稍始露其倪此蓋有陣天之力者爲之豐蔀其間也吳思榮冒頂汪渠得於歙縣之關查確於自供之親筆萬耳萬目誰掩誰欺本縣不容置喙矣乃若獄情參差可疑數款今固可一一指數也烏程人錢成歙縣人汪渠俱於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八夜同在三里橋開船以入花涇港相望里許同時被刼特前後參差耳其盜固宜一夥或兩船分投行刼或一船飛走前後邀攻必無兩夥共集一地同時並刼者吳江縣原招則謂陸成一夥十二人分刼張思德等六人刼錢成船得銀一百二兩皮箱綿紬

衣服等件陸成六人刼汪渠船得銀三百五十兩并布衣被等件則眞盜既在吳江矣又查吳縣申解府總督屬據盜張相招稱已追青白綿布綢紬直身踪帽布疋銀兩係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八夜在吳江三里橋打刼烏程縣失主錢成湖州失主汪渠等各船財物是的等情通申院道則眞盜又在吳縣一被一此眞不俱眞然皆云一夥分攻兩船地屬本縣成獄於先故吳縣遂就於後始專以汪渠之刼分屬之沈才陸成等而與本縣原招內張思德等刼錢成船得銀一百二兩之情不相照應專以錢成之刼分屬

之張相等而與該縣捕衙原申張相等打刼錢成汪渠各船財物之情亦大相矛盾此不猶姓張者有的于二人姓李者欲兼冒認以爲已子兩相爭執眞僞莫分而處斷者莫可奈何遂以一子屬張張其姓一子屬李李其姓乎蓋本縣初招不過憑范餘之出首與假汪渠之認贓市虎既成諸盜誣服比眞盜擒獲於吳縣提汪渠認贓到官者非汪渠乃冒頂之吳思榮也夫既冒認沈才等之贓定沈才等之獄即使眞汪渠在亦不敢改口重認自取罪刑況假汪渠敢再認乎遂使一事分爲兩行而沈才等百口無以自解

矣此可疑者一查汪渠原塾失狀內有瓦楞帽二頂帳包二箇棉匣一箇白布一疋並無青布夾被開列於單今觀本縣原招內開沈才得銀二十七兩青布夾被一條改做綿襖另換小襟裡面一青一白起取到官拆開看視緘線尺寸可憑以此賊證定斬夫辨賊而至於緘線尺寸亦既辨入細微矣然原單所無之物也且以夾被而改充綿襖又換小襟夾被之形蓋失其故何物汪渠目力之明記憶之真一至於此此雖出自真汪渠之口亦不敢深信也況據供二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亦在花涇港劫有藍紬夾襖藍

綠布襖二件時值嚴寒即可就便穿着又有藍白布三疋亦可就便裁縫乃置此不用而待正月二十八日春煖之後急將夾被改作綿襖乎又何劫不知名姓者之贓時久尚在以待捕人起取近劫汪渠遂無單開一物可存留也覆查吳縣起獲張相等之贓除錢成認領外尚有白布銀包二塊上載汪南泉字號騣帽一頂鏡子一面白布二疋錢成不認供是汪渠之贓今取以對汪渠失單白布銀包非帳包乎上有汪南泉字樣非汪渠表號乎騣帽非瓦楞鏡子非梳匣內物乎惟吳思榮轉爲汪渠遂使真汪渠失其故號而銀布瓦楞帽鏡子等物亦失其故主矣此前獲者二又范餘既與沈才同夥才又將劫贓共餘出當此非一面之接一事偶同者何不知其的名而以木匠混名出首巡司又以小溪混號即之至本縣成招始正入沈才名字則當時出首沈木匠者未必即今之沈才而沈才名下之贓亦未必盡由打劫而來也此可疑者三大率吳中刁狡出人意外凡認盜自首者多非真情或聽指唆或自謀脫罪身於罪外遂擠人於罪中又或設此爲羅以罔厚利混報趙一錢二等排行姓氏則混簽牌票於縣正或串同機匠於

佐領廣差弓兵應捕鎖拷原首人認拿弓兵如狼應捕如虎原首人如鬼原首口如毒蛇掃劫一家又臨他姓凡姓趙姓錢者擄詐殆盡而後以心所欲陷之趙甲錢乙扛捉到官則原首張一張二陸三陸六沈木匠者始是類耶吳下比比皆然而吳江在浙直之交隔屬人民雜處又多添設館一衙門兩省交界巡檢司數處人人可扳爲大盜戶戶可指爲盜窠田舍翁家積千萬金則厲鬼刑徒盡聽指使生殺在手網盡善良小民畏而不敢言官司知而不敢問雖有三尺安所用之今沈才之獄有三可疑恐范餘之口不

爲眞亦吳中之常不足駭也惟是失主亦假則海內所必無眞盜既擒則黑白又易判而諸奸共口究斃多人幾使　朝廷三尺有司不敢用似此恐非范餘之力所能辦也今陸成等既斃止剩沈才張思德兩囚此天道好還留此以証范餘等之誣並洩諸冤魂之忿耳關提眞盜張相到縣招溥連劫錢成汪渠是眞即應究出主使原謀以正范餘等之罪第前事奉院詳見送本府覈問本縣恐偏私之見難於諺執擬合具由連人卷一併解審

軍犯周元等譏語

審得周元積棍打詐造惡滔天楊喬楊浩等皆喜事害人著名郡邑金勝亦係積棍慣於火囤非眞盜亦非良民也周元投徐州太監充作舍人於本月持太監牌徃吳江拏盜牌開首人汪元詞稱金勝等劫取　皇扛等情夫徐州　皇扛由山東以入京何由經蘇浙之境又謂係中書程守訓奉太監差於舊年差人至蘇州買絲紬等貨進　御在蘇州地方被劫夫失事即宜告官捕緝何兩易歲而寂寂無一言亟不投失狀於所在官府蓋事絕無因首人汪元亦烏有無是乃奸棍等垂涎此方之百姓故平地生波共設

圈套圖爲魚肉計也再審周元等作何舉動共詐周元等搖駕快船於初十日前至金勝住所同楊喬楊浩等蜂擁入門張傘竪旗口稱擒拿　皇犯復張掛告示曉諭遠近人等遂縛金勝下船金勝下船後與周元等商量地方可騙之人計金勝所舉指五十七家搜出開單可據夫金勝盜情即眞猶必鐵骨鐵口強詞抵釋今不待刑拷而自認未到監府而自供歷歷指數如譜人物此其意何爲也蓋此方狡詐事甚其常凡奸人欲詐陷騙財者多出於認盜自首之計既立身於罪外遂擠人於罪中可以報風讐可以取厚

利其機至巧其害至深徃時積棍多以此術用之於有司今金勝等遂以此術試之太監府蓋假監府之積熕借　皇扛之虛名震地沸天勢壓官府口銜赤子之生命手握良民之身家如飛虎入市中擇人而食時變至此良可深憂不謂本縣適當其事也眞情既得周元楊喬楊浩等俱應引例定遣金勝証已陷人將取故與粧成圈套用盡陰謀計混招五十七家若事不敗露株連又不止此赤子何辜乃欲一網打盡無天無日筭法欺官兵莫憯於志應以之爲戮首第其以巧計遁身於法外律例無比擬之條姑末減

杖之仍請從重枷責供擧各犯多係詭名小民鬻亂之時免提以省煩擾申詳候奪

志立云先生以一邑之牧制惡習擧治其辰一牙釵重於遠時陳增張甚人人吐舌爲先生危之先生亦置利害身家於度外乃陳增卒畏吾不敢動一聲不推保全吳江五十七家而江南大害從此遂絶皆人云雖爲不敢然豪猾不敢復惟一心真切故耳誼聞檢喘豫制宪教先生在信城猾與姓陳抗禮司揚長漁大夥等安後諸生之釋在吳江與到成爭扣兒事因告了強徑被訐起夫到成氣燄逼帖然卓手於地方興革之凍增則兩喘七易與矣

定徒犯沈弘道紋犯沈助軍犯沈昭辯釋屠榮

屠華等讞語

審得沈弘道以衆監加納鴻臚候冠虎翼擄穴自雄謂夜郎王孰與漢大凌弱謀寡諒亦非一事矣家奴屠明係屠榮屠華弟也屠明於廿六年用價買沈道光基房一分此房係道光與其叔沈佳圓業剖分門堂尚芙屠明得業後沈弘道有意收之而又以全業未完蓄奸吞沈佳之意至二十九年正月廿九日屠明故弘道即於是日硃僉鴻臚寺封條封此房屋並收取其家資又謂乘此機可逼占沈佳時不可失也於二月初二日復僉鴻臚寺封條主令沈助沈昭等扛屠明棺停占沈佳公共之堂勢若山推人同蜂擁沈佳向前攔阻遂兩手棍交加沈佳之親黃益向前

勸救亦被羣兇叢毆各帶重傷沈佳不恐痛楚又不堪念恚即於是日暗取毒藥服之是夜一更時死黃益負傷難救亦即於次日身故此一獄也據下手論扛棺者既非一人從行者俱係同事衆手混棍亂擊混筆則下手先後重輕尚無的證比察其情形衆以衆口沈助沈昭平素兇猛殊常即日又其倡毆氣雄手毒故致重傷又就沈昭沈助分別論之沈昭係沈弘道用事首奴奉命固勇迎敵沈佳之後氣當漸衰沈助兼係屠明繼父事更切身即兇歐沈佳之餘刃尚可貿故沈佳之命宜坐沈昭黃益之命宜坐沈助

沈佳兼有自盡實跡沈昭得引威逼例論遣黃益遂以重傷即死沈助即當依毆殺律抵命而沈弘道固無辭於原謀也罪在弘道主奴初審俾逃法外反坐屠榮兄弟抵償本縣從公勘之真情亦難容屏辯一云買房者原係屠榮與弘道無與扛屠明之棺以爲逼奪計者亦係屠榮兄弟又與弘道無與今查廿八年稅冊簿果係屠榮名色弘道之言似有據矣第審沈道光當日成交者乃屠明非屠榮也蓋屠明自以家人值業虛歸家主故立冊者原係屠明而更冊更名投稅請印比屠明死後真情難掩屠榮等亦不改

與爭而弘道收家奴之業並欲兼吞沈佳謀產而因致殺命耳若謂屠明之業屠榮收之今日之禍從屠榮起竊意榮等小人其腹易盈何暇得隴望蜀其智亦淺豈知假道兼虞且何勢可憑能行用強逼奪之事乎即有之則沈弘道方忿其家人之業不歸主人必且左袒沈佳共拒屠華等不則亦戒戢家人不許與事何故付以封條借以聲勢助以家衆爲乎此弘道之無以自解者一也又云弘道服闋補選正月廿五日已領府文廿八日赴京去訖行二日偶聞此事至二月初五日始回今查府文見在說亦似有據矣

第屠華等既秦越人不相關論事體又風馬牛不相及何故過爲杞慮而中途以返乎浪惡舟傾聞有自舟求登岸者不聞自岸反投於舟也吳中行事詭譎萬端則所領之文或事後冒領移前月日以爲脫禍之計不然何弘道今日出門屠明明日即死巧相符若此乎且屠明有業與貲病危已知不起弘道何出門之急不一見其下落也此弘道之無以自解者二也又謂硃條不出其手又謂偶或遺失被沈佳之子沈應時竊去夫曰竊去則是出其手矣應時母子寡婦孤孩計無所出沈弘道家僮十百指視甚多事發之時隄防又密當從何處竊去又何兩次硃僉月日一正在屠明既死之日一巧符沈佳將死之期再次不爽一至此耶此弘道之無以自解者三也又謂沈佳見沈佑告詞無已姓名似矣然沈佳不有子與妻耶憤不戴天初情定確無端沈佑另具情詞蓋牧豎丐兒見餌即動今察其情孰切孰緩即知其詞孰假孰眞且吳俗素刁動則株連蔓引即使毫無干涉尚且添入其名豈有蒙發家奴而詞中不牽連其主者若謂弘道果去不有其弟弘勳在乎沈佑即心存公道未必如太古之民不應暗爲沈弘道洗雪遂與其

侄沈應時之詞相矛盾一至此也欲爲買脫之謀反露行賄之迹殆如烏賊魚吐墨水自覆而反誨漁人以所在者此弘道之無以自解者四也又云屠榮遁去原係情虛懼罪似矣第審扛棺之日屠榮實不在前故沈應時初詞遂無屠榮名字蓋屠明之在生前曾有犬馬之力弘道於其死後遂無帷蓋之恩肉尚未寒掃併良慘故屠榮明露不甘之意雖移棺亦不向前屠華尚有阿勢之心姑隱忍且來一看禍發之後屠榮方幸其災而弘道生奸反買同沈佑爲駕禍計榮自思智不能角力不能爭安得不姑且匿避以

情虛者逃情虛者行賄此常談也亦有不盡然者若官司心不虛活則浮柔於半之人凡打多決此照旧宜勘

觀烏止誰屋乎故同一脫遁也在屠榮則爲懼累在沈昭則爲脫罪同一用賄也在沈弘道以懼罪而賄沈佑其賄多其行賄亦巧遂能買沈佑之心而指使惟命在弘勳以懼累賄黃有其賄少其行賄亦拙故反以借黃有之口而當即首官是在聽斷者察實原情不可泥迹論也此其無以自解者五也看得沈弘道譎如鬼蜮戾似虎狼仗恃冠裳窮兇極暴涎垂於沈佳之業蓋有歲年謀動於屠明之死遂忘顧畏乘機奪占主令扛棺用硃條以脅制鄉愚驅羣兇以肆行慘虐二命迭斃重擬何辭第定罪重輕須合律例

卷之二

黃益一命宜從鬬毆殺人律若比罪於沈弘道則扛棺之際弘道並不在前且發縱之初止知房主之沈佳不知時遇之黃益黃益之毆之死沈助等自爲之既與弘道無干止應沈助自抵沈佳一命宜引威逼例沈弘道既未臨前則毆打不出其手沈昭既應引例擬遣沈弘道止宜以原謀擬徒法輕情重難盡厥辜然既褫其冠帶是去虎之翼而禁其攫人也庶豪暴亦少知戢矣沈佑老悖甘與弘道通同沈弘勳以懼累故行財求免法俱應杖

覆審沈弘道獻語

此檢法甚妙偏一爲之山人意外

審得沈弘道以謀產而致斃二命也黃益之死有抵不必更論惟是沈佳毆傷服毒則沈昭以威逼擬遣弘道以原謀論徒似當其辜而沈佳之的死於毒則猶眞確無疑者也蓋沈佳之服毒頗密隣里不知親戚不知在事干証不知被犯不知原問官不知即本縣未檢驗之時亦不知也獨其妻與其兄若侄知之耳比臨場檢驗舉體純青牙齦紅色事內事外之人相顧驚愕其妻始不能抵諱吐出實情其爲尤可信據者則仵作供報之公本縣親驗之的也蓋本縣到任之始知吳中人命獄情有仵作受賄之弊因類齊

卷之二

重大人命事干勢豪財虜之家者凡數起俱弔屍塡於公所不示以檢驗之期亦不行關弔取仵作預於別卷駁審事犯內查有吳縣仵作闞濤一名遂默定於中專俟其至即乘投到之頃親押至屍場一面催取法物一面掘挖屍坑一面編屍棺字號次第開檢原被告不知此日當檢驗仵作亦不知原被告何名氏所檢者何身屍本縣親坐其前目有專注仵作不得轉盼回頭旁人不得躡足附耳所云勢豪財虜者即有錢神十萬無所用之故公於無心眞於不測非如他有相檢仵作爲政而兇首可以用賄者也初審

非坐於屠舉等弘道且爲局外之人今審出其情破其巧計坐以城旦之罪而褫其衣冠法似無可加矣具由申解

絞犯謝福審疑申解讞語　長洲縣事犯

審得唐相死於縛毆傷痕俱在不可無抵的矣初招議辟謝福第謝福一人奴也且又痴蠢魯拙其主謝廷葵雖出其少主謝復申在家復申既列名泮宮豈不能總持家政而云租米完欠毫不知聞聽一奚奴自清自索自縛人拷打而斃其生命乎然猶曰書生專心章句眞有不諳持籌者比審毆所不在乎他即

在復申本室謝福即跋扈藐主然家門中稟命不爲不便何至且縛且毆遂不令其主知聞謝福即暴狠殊常然惡奴之性止能拳手逞兇乃若面縛徐刑絕不似家奴行事然猶曰兇奴豪悍欺主或有任意橫行者比查初招云復申於毆時在本家別室看書則是原未出外矣夫兇毆之勢震天哀號之聲動地復申深宮不知幾重去毆所不知幾里而冥然不覺寂然不聞豈謝生心專誦讀窗外不知如所云漂麥故事乎抑值其驚神入極兀然喪我之時乎今欲曲爲回護第唐相之人雖輕謝福之分雖賤而死必須抵抵必須的不然是一命含冤復益之以一命也事屬他縣本縣未敢擅專理應備由申解

絞犯吳九改擬徒罪讞語

審得董氏原係再醮之婦亦非礪志守節者吳九欲圖婚娶須用禮求乃無因至前強扶以去則以劫搶定絞何說之詞第董氏居有地隣原非單村獨戶如吳九等聚夥打入縛此婦之手以行則與強盜何異隣人張端等宜協力前來擒獲即當時畏其勢衆次日亦宜報官何寂寂待張禮之告也且張禮告詞原無縛手等語而先言席捲廂資後言搶婦董氏則本

意又可知蓋吳九愚民謂婦人水性易誘故明燈以進餌以甘言董氏心搖相隨俱去入舍後則吳九之言不符董氏之意亦變情難諧合亦未遽離而且依孫氏居住耳不然孫氏則吳九之嫂也如董氏慚忿拚死不從何不徑奔張禮等之家而尚依吳九之嫂乎此一犯也擬以誘拐之律似爲輕擬以搶劫之律又爲重寧輕無重猶可曲全其生也

斬犯皇甫燁讞語　燁主使席倫弑母詩騶黃嶽審實定斬

審得席倫愚同頑石性類逆梟皇甫燁則狼子野心狡險猾賊一方受害惡且百倍於席倫蓋皇甫一族

惡黨最多而燁猶首屈指計者也卿民黃嶽拙吶而
裕於財皇甫燁心妬之凡可以啚害者無不至矣前
是席倫曾賣地伍分與嶽交易既徵年月又遠復已
索過加添席倫亦無心再索也今因皇甫燁誘倫賭
博令倫赤手空擎遂挾席倫爲騙黃嶽之計乃於二
十九年九月十五日置酒請嶽懇求再加嶽不肯從
止許還其酒食燁無所分利遂爲席倫畫謀以爲倫
見有病母張氏可致死圖賴也席倫一蠢如蟲惟言
是聽遂商同伊姊丈戴清聲言嶽拋其父屍乃於湖
灘邊深掘土坑佯尋葉骨是夜其母臥於戴清之屋

戴清妻出外室內無人席倫與清復以尋骨爲說誘
其母行母尪羸龍鍾不能自主遂聽席倫牽出戴清
前引張氏隨行席倫後扶皇甫燁在後約五里至坑
旁始以實情告母母方哭泣不肯而戴清已倒持入
坑席倫皇甫燁共下沙土閉其氣矣約兩時氣絕倫
遂取出其屍以行戴清背之席倫扶足皇甫燁在後
空走至黃嶽門首戴清皇甫燁不語席倫高叫黃嶽
打殺我娘遂反走以去黃嶽驚駭且莫知其故不敢
啓門至次晨則地方人等羣積競觀知有異故見張
氏口唇諸竅及十指尻俱有沙泥且是日掘坑湖邊

其坑直長三四尺許約可容身坑下復一小間坑約
可容首猶爲顯證莫不知席倫謀殺母矣當日人心
駭異即欲首官皇甫燁復畫爲脫兒之計因思席倫
原係皇甫沾義男之子雖久別出尚可倚托求援乃
復投身於沾沾遂告官共騙黃嶽地方人等既懼皇
甫氏之焰又謂席倫石田無所用之而黃嶽富以愚
可就中取事也遂各置弑母之事於同聞皇甫沾等
反得因以爲市黃嶽自料不能與皇甫氏敵又以人
命事大反覆難知遂甘心出財爲講息計比補衙審
問之時席倫自認母係病死招誣認罪遂從輕擬杖

姑不深求皇甫燁復謀令席倫領埋母屍徑自用火
燒化遂謂可以滅跡竟無事矣不期大變滔天法網
不漏皇甫焯與皇甫璧等告爭墻埂入此事於許單
中比本縣摘出拘審各犯知事既發露勢難彌縫皇
甫燁先供席倫弑母以自解釋席倫亦供出皇甫燁
畫計戴清共事之情本縣以黑夜無證屍復被燒事
甚無頭難憑臆斷乃進諸色人等於兩階墀下使旁
觀共質將三犯遠隔細鞫令各吐詞如皇甫燁如何
商議席倫如何應承何處說與戴清戴清如何依允
是日掘窖執何詞以對人是夜臨行執何詞以誑母

此時原係或臥或起戴清屋內或是有人無人張氏出門後誰挽誰扶四人同行時孰先孰後去坑遠近幾里路上會否遇人臨坑作何語言張氏作何情狀幾人下手氣絕幾時前後共是幾更何人負屍以返臨黃獄之門有無喊叫黃獄於時曾否啓門一一究根及枝取三詞交參互質纖悉俱合如出一口而各犯亦俱首輸心甘就刑戮左右窮觀者莫不首肯竊嘆見事有眞情不容掩飾如此矣摹克造通天慘地愁今逆子席倫雖仰天誅逆當戴清雖亦繼斃而逆意之皇甫煒不正典刑關係世變不淺也仍以謀殺

律論斬始當其辜

覆審皇甫煒獄語

覆審得皇甫煒一獄所可的據者潭邊之坑如身如首之實跡屍身之上手反鼻口之沙泥衆指衆目衆耳衆口萬無疑似而參差者至若本縣臨審之時許諸人並親從劾作質將三犯隔別細訊緣由當時一呼一應一行一止一先一後一語一言逐一究根及枝借虛證實歷歷情節皆在三犯意想之外也倘謀獄不的安得異口同詞無毫釐纖悉之不合乎長洲縣覆審翻出六疑恐係失入此白冤矜欽恤寧縱無

懲之心第在長洲據一人之詞致慎於重洲出入之際在本縣以萬人之憤參合於隔別細審之眞則見不宜雷同審不嫌互異獄逆大故天慘地愁法不容輕有枉縱者本縣姑據長洲六疑細辨之一云窒地至微而又經加絕席倫不宜先拷數竅置滿以茅得數錢是已第黃獄餓而善菜席倫貧而無賴皇甫煒以狡險惡少陰陽施設於其中其慮之亦既熟矣以爲地微年遠又經加絕難於落齒必須酒食先之如求而多得則爲以釵餌魚少得則爲以母索子無得亦不失故物小人生事何所不至逐利何擇於微乃

並其置酒之事而亦疑之也此其不必疑者一也一云深夜非葬骨之候張氏病危不應於深夜以往是已第皇甫煒等既定弒逆之謀事難行於日間則必強張氏於深夜張氏龍鍾昏惑勢不得以自主則惟聽席倫等扶曳以之若張氏可辭以次早則亦可辭以不去此其不必疑者二也又云謀死圖賴者必預爲屍傷以作檢驗張本徒哄入坑掩死他日將何得傷是已夫圖賴人者有二欲陷人於死者求檢求抵或預爲屍傷止騙人之財者不求檢不求抵則屍傷何用況有屍傷則一彼一此非抵償即反坐無屍傷

進則可以得利退則可以免罪元兇方留此以爲後門而吾反執此以爲辯竇不幾貽元兇之竊笑耶且小民刁狡夢想不到有先告人命後尋無主之屍又或並無其屍者其可疑更萬萬於此矣此其不必疑者三也又云下手謀殺必擇簡便之法何不用刀斧斫殺而乃哄之出戶押之入坑跛蹶數里何不憚煩是已第元兇等既欲留轉身之後門定不出刀斧之下計且翻天覆地之事彼既不憚爲之而乃疑其不擇便不厭煩也此其不必疑者四也又云加絕小事席倫不宜起弑母之謀皇甫燁與黃嶽無恨不應起

同謀之舉倫既有謀不應不願終訟是已第逆梟以一飽而食其母何擇於大事蘇屬州縣平白設謀詐人者不少豈盡有夙讐殺平人者事後尚手顫心搖席倫等其爲弑逆之謀且事播於衆人之耳目豈不畏死求脫禍而必欲終訟又況所欲之既得此其不必疑者五也又云席倫掘坑先求父骨後掩殺母夫以禮葬母者宜合父穴豈以弑母者亦求父穴而踐之是已夫席倫之求父骨者非孝子水木本源之心恐遺骸之纍露也原欲騙黃嶽而借此爲名也欲以拋骨興訟而不可故又爲弑母之計若係眞尋父骨則掘坑一二尺當止何必直下三四尺又何必有如身如首之形且彼既蹈滔天之罪而吾猶律之以合葬之禮乎此其不必疑者六也夫事有形跡全泯偶乘一言之隙借一事之證以探得眞情而出入人罪洩不白之沉寃伸萬人之隱憾者今若形跡大著耳目彰明隔審無一語之差旁詢無片詞之異恐不必疑所不必疑使元兇倖逭於天誅也皇甫燁仍照原擬申詳

連殺二命事辯疑讞語

審得李春窮棍無賴素以潑蠆稱其父李漢與隣人

周美往來盃酒交驩無隙於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周美爲男畢姻邀李漢與盛三周賓等八人共飲酒罷各別並無他情至次日離晝入昏而李漢暴卒此端由急病陡發乎李春於父死之時出外死之次日方回後經旬而以毒殺其父告夫多人共席樽注皆同即周美與李漢曾有深讐亦無從置毒況素無嫌恨而何一旦動此意爲此謀且不於僻地暗中而公然於衆視衆指之處又審酒後不見有昏眩之狀次日不聞有呻吟之聲平地生波妄稱毒殺李春何恠妄如此訊其初意則以金承德父子頗饒于貲

李春素垂涎無計欲以死父爲市又與金承德毫不相粘故借周美置酒爲由而謂金承德指使乃置酒原係周美承德並不與席而周美與承德又相與無瓜葛之人謀殺人何事父不可以強使子者可懸虛妄坐引秦越而強使紐結乎此其叔祖李林再告則直指金承德毒殺並脫周美之名此其眞情猶可槩見心圖得鹿借兎爲媒假一死屍東西橫騎大率吳中多類此事而此猶無情忒甚者也據檢謂銀釵黃色水洗即去夫毒則洗不去矣今銀釵尚在黃色實無之大率檢屍多仵作爲政此事既無眞正兇首即

無行財求買之人則所謂黃色者夫非仵作爲奸有憾心於被告而懸空妄報乎事無影響妄揑虛詞以牽連無罪之人動經歲月刁頑至此允宜決配以爲刁棍之懲

辯釋斬犯顧二讞語

審得蔣二與陸應春共姦寡婦張氏蔣二既娶張氏應春猶淫戀不休蔣二遂雇打行顧二等捉而毆之折其臂割其腎沉其屍於蕪蘆蕩中備極兇慘初招以毆殺坐顧二論絞以元謀坐蔣二論徒次招以故殺論顧二斬而蔣二仍前罪是矣第原謀之罪所爲

輕於下手者以其止啟禍端未至操刃止謀毆人之事未有死人之心也今據屍案莖物腎囊生前割去割痕紅紫色審係蔣二持刀夫既持刀矣尚得謂之未下手乎操刀割生人之腎尚謂無死之之心乎既下手既有死之之心止得謂之原謀使從末減而反蔽罪於顧覓之人乎若謂陸應春已受顧二毆傷奄奄垂絕即無蔣二之斷割未必不立斃於登時是以末減蔣二似矣第均一下手顧二用手足蔣二用金刃彼此何擇焉又若謂顧二先毆蔣二後割據下手之先後爲置罪之重輕然謀始於蔣二黨結於蔣二

應春之死成始成終者皆蔣二也且蔣二既逞毒於垂斃之時不應忍忿於初捉之際果若旁觀袖手聽顧二等所爲俟手足交加漸少生氣而後徐徐焉操刀以前豈顧二等三鼓氣竭而蔣二始一鼓作氣耶此一獄也故殺之罪宜在蔣二而以顧二當之蓋因蔣二事發脫逃姑且以見在之顧二抵罪比蔣二既獲遂因仍前審不更若爾是脫去者末減而未逃者承罪祇教罪人以倖免之計也蔣二似應正罪顧二似應改擬事關大辟出入難輕具由申奪

斬犯郭成等讞語

嘗得大盜郭成等俱浙江東陽縣人原以行刼爲生涯以浙直等處爲出沒處所以舟子爲窩戶輕舟一葉倏忽如飛來不可防去無踪跡流毒江南舊矣據供彼縣大窩主陳景臺陳景寶皆積窩巨室窟穴至深糾集夥盜以時發縱本年十一月初六日各盜在陳景臺家會集合夥指點方向郭成一夥共十四人出門另有三十餘人前期分投在外郭成等沿途行刼至廿四日到朱文才彭秀之船蓋兩船戶素慣載盜船頭暗有字號者也是日各盜探有　皇杠經過意圖掠之因尋夥難齊又冰結不解杠由陸去其計

不行失鹿思獐遂垂涎於當舖黃金印乃於二十八日暮頃到西城外曠處於二更時分用杉木麻索挪成軟梯各執板斧踰城而上徑向黃舖門首仍用前梯上屋斫其樓上柵欄明火進樓勢甚兇猛店主人等各自前奔遂捲刼金銀珠玉器飾分盛十大袋仍要進其頓放衣服房內刼取因本縣驚聞親督練兵官領兵且至四面鑼鳴始持首飾又袋開門奪路以去本縣催令練兵官追趕各盜臨船亂上踏奪朱文才船共上彭秀之船飛奔以行與朱文才各不相顧時值黑夜莫知各盜去向而文才母子遂就擒矣本

縣以事在轉盼緩則失機料各盜浙人既刼得多贓不敢分散仍須歸向其本地窩家來自嘉興今見文才被擒事情且露定不敢仍從舊路當由私港向嘉善地方以去即夜即時分撥民兵擒快催令黃縣丞押朱文才領兵壯沈忠等由本縣緝嘉善以南私港一路又即刻飛票行五司分兵緝大小各港仍傳諭花船紅船兵各於信地巡緝先是各盜原謀尚欲行刼二十七都嚴典舖因見兵船來往且聞各港鑼聲徑奔嘉善縣去黃縣丞領兵已出其前比盜船到近黃縣丞見船上滿掛濕衣疑其是盜挨船窺瞷見多

人俱伏艙中遂令兵壯喊拿盜一聲諸盜果驚起持械拒敵各兵壯奮力將斧棍盡數打墮登船擒獲各盜并原贓一無遺者看得郭成等夥盜橫行已非一日今乃覷視邑城行刼於大市之內豈眞有所侮而動耶奈僚屬協心兵快用命當夜深黑暗即追獲船贓船戶於登時越次日甫辰即盡獲眞盜眞贓於隔縣計獲盜十四名獲贓金銀珠玉等器飾共三千餘件不煩拷訊不待供攀一贓不遺一盜不失庶奸宄之輩後來亦稍有戒心矣盜眞贓的駢斬不枉有功人役已經本縣革巡城民壯十名追工食銀六十四

兩並本縣俸銀十六兩給賞外其所供窩主陳景亭陳景寶等俱在隔省相去數百里而遙難以關提不及對審恐盜口難憑未敢懸坐并請移文知會聽彼縣審實發落

絞犯馮科改擬軍罪讞語

審得馮科不有其族叔馮義屢肆欺凌馮義乘其酒狂呪罵使聞計誘入室遂使其病僕莊輒向前迎敵馮科推拉之不整心坎身死初審擬馮科絞抵屢駁屢更懸疑不決則以問官止辨屍傷未詳原案故也今以原案覆觀馮義於廿四年十一月初三日以天

討夷逆事告府執稱馮科捉男馮隆打折腰肋事在莊輒未死之前也至廿三日莊輒既死馮隆幸生輒若果受毆傷命絕於馮科之手則等一僕耳義何擇焉乃求釋恨於未死之馮隆不求伸寃於既死之莊輒續後頂狀投狀何俱湧然不一及其事耶若謂莊輒既有子莊倫具告無須馮義添詞然誰爲事主誰爲怨對莊輒以救義死而義得爲局外之人乎義於科攻訐不遺餘力而毆死莊輒一大節可置爲罔知之事乎若謂前狀尚未審結然前情較輕人死爲重局既中變詞宜更端何株守前詞而人命大事略不照應乎執此以問馮義義之詞窮矣即就莊倫原詞觀之馮科亦有以自解者詞稱馮科進毆馮義竄避莊輒拚命出救遭惡打撲跌地登時氣絕身死夫莊輒奄奄久病就木餘殘今既拚命向前則是明求自盡以病夫而潑賴凡頭目之撞觸身手之捶滾隨其所遇皆可成傷任其所之皆有死法則莊輒不死於毆也明甚況詞中明曰撲跌打字乃其帶言不然何不直言某處打傷如前狀毆男馮隆打折腰肋等云云也即以推出馮科之手則心坎一處固致命重傷而遍體滾跌之痕亦係自盡實跡拚命二字原告供

案俱存馮義不以打死興詞猶見本心難昧則馮科引例定遣足已擬抵似寃申詳候奪

出斬犯楊秀讞語

審得徐景章故宦徐少浦繼妻吳氏子也兇慘之性成於天而染於父視人命直草芥耳徐宦有東園池亭岩洞之美於吳下無雙序應前妻長子曾受而景章恃有母吳氏在謂被恩當篤於前生遂公然以囊中物視之至本年月日徐宦病且危以東園與其長子景章怒從心熾若火燎原徑向園中將景物盡欲拆毀命灌園人沈惠斫伐桂樹惠不即從遂向前捉

惠狠毆又一脚踢其陰囊內子突出而沈惠即時無生命矣下手者的係景章無容推卸其羣僕龔高李成等可證也長洲鄧　初審置景章于局外以故敘論其家奴楊秀毛成毛成脫逃楊秀定斬據讞詞略云宦妻吳氏前忿沈惠守園不戒杖之六十至是日命惠斫截桂樹惠趨蹌不前氏坐三徑堂中喝令楊秀毛成拿沈惠至堂下行杖二僕素與沈惠有卻乘機欲甘心焉楊秀捉住沈惠毛成持大棍亂毆秀復抄起沈惠陰囊棍擊而破沈惠遂死吳氏呼其子景章畫計景章時守舊宅不來詰朝遂以亭倒壓死告

縣求驗若爾則景章于沈惠之死固風馬牛不相及也楊秀等何辭於一斬乎第以情求之尚有可疑者數欵蓋吳氏始終只一人也愛惜園亭始終直一情也始則忿花木毀折杖沈惠之不謹繼則自欲毀折怒沈惠之不從何一人而情自相矛盾耶且命毀園樹不從沈惠意亦不惡又何吳氏忿之至此極也則爭園之故似不能爲景章諱矣此可疑者一宦家行杖自有法也杖必有數如前此杖六十吳氏實命之今日者豈直云拿去打而聽多寡於此二僕耶杖亦有處如前此杖六十沈惠之股實受之今日之喝令者豈直云拿去亂打而或頂心或額額或脇肋或脊或腿膝等處一聽兩僕自爲政耶既不依行杖之法自可推下手之人則不得以兩僕用杖爲景章諱矣此可疑者二又云吳氏止喝其打原無死惠之心是矣第三徑堂一花亭耳非若重宮邃洞盼蠻不通之處也吳氏坐堂中沈惠杖堂下惠既遍體寸傷皮綻骨折必且盡力呼叫震地沸天豈吳氏耳無聞而左右侍婢目無見耶既無死之之心何遂有死之之事則不得以母氏之喝令爲景章諱矣此可疑者三又沈惠之死速於腎囊之一擊也腎囊藏在兩胯間

沈惠被杖時兩手未縛如楊秀一手可以抄之則沈惠兩手可以護之且行杖者隨意亂箠受杖者輾轉顛頓楊秀此時亦豈能一手按之使平臥地下復一手抄其腎囊使帖定受此一擊耶傷不以楊秀之抄毛成之棍則不能爲景章諱此一足之力矣此可疑者四沈惠既死於吳氏之喝令則母氏作孽子安得秦越視之而是夜呼之竟不一至此豈人情可信乎至次日乃始駕他詞以撩釋前何緩後何急也此可疑者五疑竇種種似難定獄若謂景章係縉紳之後又係青衿之子不忍其無知入阱一引手救之乃取

緊累之人推而內諸陷為奧阱計是徐氏自斃一命不足又斃一命以附之也與其生死兩寃何如從罷死者之命於不究乎若死者之命不容不究生者之命又不容枉則景華安得脫然不一議及乎兇獄歸景華止正得其城旦之罪轉歸楊秀等遂使泉壤有夜泣之魂關係頗大不容草草擬合具由申解

覆故盜楊勝等案讞語

審得畢望刁橫財虐以險計報睚眦傾人身家而害其命生平非一事矣卷查十六年沈楠以強盜告楊勝等十五名六人逃斃餘未獲在案事屬既往寃鬼

久沉今因畢望以勝草小釁令家奴畢遷首宰盜張岑岑到官止托名張三以辯已之非岑不辯岑之非盜也比本縣弔查卷案首閱原詞破綻顯然一燭可了是何當日之憒憒乎夫強盜肯係比鄰沈楠家無四壁盜贓既盛何不遠圖且云釜面改容沈楠就從認即或認識一二亦必且信且疑今無報信之人又無發露之迹是夜被劫次日首呈遂列十五姓名於狀中如諳人物此第可以欺黃口兒耳今審其眞情蓋畢望與楊勝有隙思報復無由適勝是夜與沈楠爭鬪諸人有助毆者畢望遂主使楠以明火盜劫告而株連素有介帶之人縣不察而以盜劫通申上司上司督捕之縣捕益急諸犯匿益深比匿不獲而計無復之楊勝遂殺其妻父湯槐以相抵亦以人命告縣及人命審誣反抵則盜劫之事亦成其為真楊勝與張山等五六人既迭斃獄中而有名未獲之犯如張岑等遂成案盜藏面孔終身不敢何人矣蓋楊勝應死於殺人不應死於盜劫應一人抵命不應六命偕亡而殺人者係誣盜者驅之是畢望一用陰謀害及七命其罪更不可勝誅也今日者害七命不足更欲甘心于入案之張岑抑亦狠心哉然畢望不首

張岑則原詞不經本縣之目各寃魂終古長夜污名無復洗之望矣乃今天使發露推出原情覆閱卷宗其堪切齒嗟乎楊勝雖以罪死而未究畢望謀害之情則楊勝亦不瞑目張山等俱以株連死而禾雪其原非行盜之實則張山等更是含寃今張岑幸爾偷生畢望猶欲一網打盡此中財奴多以此伎倆雄於鄉邑而千望更慘矣本應依律反坐以微奸兇姑念事經多年難於深究在本縣止以意測尚無証憑且畢望曾黍木冠墓木已拱姑止據今日証首張岑仙事枝而責之為死者一雪其污可也

此等機局最宜識破

辯釋盜犯徐仁讞語

審得吳伸老奸巨猾慣於刁訟者也其婿歸彩與徐仁以田產交爭伸遂爲婿洩忿憑空設套無風起波復與衛捕蔣賢串同機局假稱被徐仁刼掠蔣賢緝獲之受賄縱去遂以捕膽無天等情指告蔣賢於道以影射徐仁而蔣賢亦以兇黨打奪供吐於長洲縣比本縣覆審干証威安楊溥等亦爲模稜兩可之詞徐仁雖百口何以自解乎然吳伸失盜不告墊狀於本縣而告於衛官其情已犯周折且據長洲初審讞語云地方協力追上徐仁大呼曰我徐麻三也迫我

者燒其房殺其人而後已於是衆恇怯而不前第以理推之強盜被追無自報其姓名之理此猛將以之却醜虜者而盜能以之退追人乎事涉牽誣一燭可了今蔣賢以別事定辟則其平素之慣於囤詐可知吳伸以盜誣人應依律問徒以杜刁詐歸彩同謀啚害杖亦無詞楊溥審因徐仁索貼故欲前來偏証亦應擬杖徐仁審誣應徑釋之

審斬犯顧聖留等讞語

審得吳江境交浙直踞趾太湖而平望一路又港綺分便諸盜出沒故盜最劇如顧聖留乃盜中前勁陳魁又盜中巨魁曹大行有父能主訟有室能頓贓交結司官陰陽布置主分吳刼蓋身爲盜而家爲窩者張道賢湯四某某等皆其黨翼根深夥衆力能使鬼通神而各巡司舞法弄文受財賣盜又未有如平望一司者也舊年十二月十三日聖留等在新路橋打刼失主陳仰雲等綿紬絲綿絨衣拜匣等件據失單開盜船二隻每船約十餘人時正黎明當有據也十二月二十八日平望司巡檢別以盜船事緝張道賢獲得賢家當票二紙驗有綿紬綠綾三件正與陳仰雲失單相同縱道賢逸去申文混稱道賢逃脫拿訊

其姐張氏供出顧聖留陳魁等同刼之情至正月初七日該司弓兵即獲顧聖留又供同夥曹七等十二名同刼該司既不獲夥盜又不獲眞贓已喚失主而不見到官已出硃票而糊塗銷繳至十三日陳魁曹大行等見事機洩露乃串通機局於該司大行之父曹德通賄司官上下飽慾乃以陳魁爲首人擡前十二月二十六日准一首狀曹德即爲保領顧聖留亦欲改強爲竊用銀送獻該司又用銀買就中說事人鈕桓假認失羊失主以圖就輕脫重蓋司官弁髦憲法正值本縣被參杜門將離任之時遂聽該司書

兵挾盜指詐沿鄉騷擾而僧口真盜未獲震閣不申震澤司見奇貨歸於平望亦覆額聖留父到司供出聖孫與張道賢等時常在彼打劫等語亦未有盜贓竟以空文呈縣本縣看得呈內不開失主名姓又無被劫日期且又不獲正盜而擾盜父之供恐其剪生枝節批行該司限五日內要真盜真贓免其申飭如支吾抵混騷擾地方即將司官參究書兵坐贓等因去後並通行各司而乎望司見本縣督責甚嚴不敢況隱始於二月二十日將陳魁曹大行分作二案一案內稱陳魁於出首之後得張道賢當票贖贓又云

曹大行偷不知名周家猪羊又受寄強盜湯四綿紬二疋張道賢戴衣一件等情又一案以顧聖留解到云聖留給鈕桓羊二隻雞三隻賣銀五錢五分等情在卷至二月二十二日震澤司解到陳元並其劫分陳仰雲之贓又無聖留上盜分贓之跡止以劫掠為生四字照應原申比張道賢湯四被獲於嘉興府捕廳開提見到本縣復問親事當庭確鞫盜劫與賣盜情節種上始不能隱蓋據發端顧聖留供於張氏曹大行供於顧聖留初招之情節已明而後欲脫身於局外即據顧聖留分賣綵銀三兩曹大行受綿

綿二疋受贓之真情亦露而乃欲借口於他詞又即申文事實情相矛盾者一參駁之曹大行始以盜拿後以贓解是身既為罪囚其父亦為囚獨矣烏得復能保領陳魁曹德陰則講平明則作俘方能脫陳魁更不難脫其子矣胡大行復以贓統解鈕桓在司則為過賄之人實顧聖留之心腹解縣則為失羊之主証顧聖留之行徐且司官出不意入道賢之家而何至逸之使去張氏一婦人非同劫之路而何能歷歷供摯一事何以分兩行而姚田庵之所講何事該司雖百口何以解說耶何使本縣不嚴於督責則

盜情發覺祇足移地方之擾而實該司書兵之裘耳乃失主陳仰雲自名為洲生者又向前攙語有八人行劫九分分贓之說夫實其為八人者所以陰解夫曹大行顧聖留也本縣詰以原狀何以開兩船各十餘人陳生詞屈夫從來失主止有證強盜之容隱而逼使盡供未有與強盜串同一口而劾為証實者豈陳生心體天理實見得是不忍誣陷一人耶然張道賢等証招於嘉興謂將贓銀八兩聘朱家室女湯四亦供將銀柒兩聘孫家室女俱未過門陳生屢求捕牌追拘各戶本縣詰以強盜取妻何其必撰四十

（夫主勘逼後門銀就聘之乃能然盜）

此等事[illegible]不可輕出一[illegible]行二[illegible]也

二月十二日行刼二十八日逃中間時日無多何暇急爲取婦又何兩盜不約而同陳生始忸怩其顏語塞氣沮向若本縣輕徇其請出一捕牌則良民可指爲頓賊良家女可污爲盜婦縱各戶免枉終當有自白之時而恥及門庭生平無可灑之日直此一語懼于天和又豈陳生良心汨沒於彼無復幾希而于此忽萌耶何物孔方有神若此各盜雖巧營爲反露行賄之跡誠法網之不容漏者蓋大夥盜徒眞如猾寇每敗則議推餘卒數人以抵塞而盜魁窩主每立身局外出財畫計以救助之非行賄官兵即求援於大

有力者若徒苟且了案不爲地方圖又安雖擒獲餘盜若干人而根株自在窩穴更深以盜救盜刼更不止是爲揚沸添薪之說情既審實顧聖留曹大行應與陳魁張道賢湯四等駢斬不枉至縱盜受贓一節則司兵李盤司書徐中湖受財賣放枉法難逭鈕桓冒認失主應計贓究擬曹德保縱眞盜罪不可宥第窩刼之罪既坐其子姑解一面之網量從末減以聽子指使論杖而巡檢李某似亦有難徑貰者本縣憫其官卑祿薄日暮途窮第視一縣如一身視盜賊如咽喉之有癰毒痛一路之哭何能恤一家之哭乎應

從輕戒飭各盜所供寄贓人戶多係仇指既有眞贓定罪應槩免株連贓船入官餘盜另緝結理合定拓中解

占騙事顧恒臺等讞語

審得顧恒臺黠民也村民錢桂賣田與沈甲復重賣與黃義義收田不得愬於縣桂乃駕言曰[illegible]賣與故盜范七不知沈甲黃義爲誰何人也范七妻云吾兒存時占義妻契被盜去問干証僉云不知有黃義也問沈甲則未到官問佃戶即賣主是本縣沈忍曰有是乎然察黃義愚吶非騙人者復察賣主干証亦俱吶獨干証顧恒臺蜂目利舌與賣主范老婦同詞本

妙在[illegible]

縣私記曰得之矣是此人作祟也復問范某占黃義婦豈其自無婦乎曰然本縣曰赤身盜朝不保夕刼得贓物不以市濃酒大肉即一賭擲之且有銀數十兩何不先買妻後置業又何事發之日不賣此供獄食耶恒臺叩首服錢桂始吐眞情奸民設局白騙良民倘非本縣照破黃義吞聲無計矣應從重擬罪姑末減杖之田斷與黃義管業　此下一段附註

斷後沈甲始出身爭田本縣笑曰汝爭晚矣汝昨者恐田不兩授故且匿身借范老婦爲媒使白脫田以去因以一醉飽酬范氏婦而安然踞之使黃

義河天無策也此顧恒臺爲汝畫計錢財窮即於顧恒蠶名下追價還汝沈甲亦叩首服

軍犯高少山等獻語

審得白捕害人江南最甚而吳江錯趾浙直爲尤惡浙秀水吳江鄰邑也白捕高少山等數人飛船利械木棍鐵扒打入本界村民顧秀家口稱捕盜徑擒其財捉其人以去先是本縣明示凡他鄰邑捕盜人等非呈牌驗實添差同緝者以假差論許地隣總甲共擒之至是顧秀被擒疾聲喊救地方人等遂遮岸共逐前至大漾船迷去路並入船執以來本縣視其牌

乃顧潮非顧秀也旁註即秀二字夫顧秀即顧秀耳何故以顧潮之名註即秀乎又何故徑沒其姓單即其一字之名掌案者文法如此省約乎且不書住址何人不可以轉即又即秀二字墨痕稍淡與上下字跡不同本縣揣知其詐也人不准發將顧秀與高少山等並繫之開該縣吊取原卷比卷到查閱事係竊非盜也顧潮係秀水居民非吳江顧秀也即潮亦非賊非窩主乃與賊作媒嫁其婦詞偶及之當即審明省發法不宜再拘者也蓋牌係奸胥混僉即秀二字係高少山等私擄夫借賊証而指真盜借秀水之顧潮而擒顧秀于吳江古稱指鹿爲馬今指盧爲馬矣審爲崇者吳江民吳洪與顧秀素有睚眦且欺其淳可詐嚇也虎捕噬人奸民勾引俱依假盜嚇財律定遣以爲戒首以快人心財給主領

改擬斬犯嚴宗杰讞語

審得嚴宗杰姦王氏而致之死也據長洲縣初招王氏之夫隨父宦游氏同姑與姆在室姑與姆防閑素密夜必鎖房宗杰窺王氏之姿徑乘夜踰牆攀援逼強姦王氏不從力拒抓咬比姑姆聞聲向前扭獲王氏遂懷憤以自經則王氏之烈真可砥而宗杰一

斬不足贖矣乃宗杰輩嗷不已本縣據理推之王氏非獨居所居非僻塢而宗杰與王氏言語未通情意未接忽爾無因而至徑強攀以行姦縱不愧獨不畏耶王氏貞潔之性當素信于姆若姑姆若姑嚴誡堅固防閑雖不妨過密惟是嚴宗杰者既蓄邪志獨不一窺瞷其動靜耶且自縊之痕必斜長必八字不匝今橫圍交匝是勒而非懸也其係王氏之自束或憤或慚抑或出于姑與姆蓋未可知宗杰抓咬之痕其係王氏之手口或當向前攫逼之初或當事露相尤之後抑或出于姑與姆蓋未可知而王氏遍體多傷

則又出于誰之手蓋王氏若真死于烈今誤以和姦坐之則是王氏不幸身一汚于淫惡事尚未成名再汚于問官冤遂不白此天理人情所不忍出者第既有此疑竇矣事係大辟人命非輕即貞烈之名亦難輕假如謂不如是不足以懲邪淫而正風化竊恐情自有真終無以塞宗杰之口而令其甘心就戮也嚴宗杰似應依律改擬

辯釋徐鳳讞語

審得徐鳳非良民也盜陸滔供徐鳳窩頓盜夥潘子華縣行姜千戶拿解隨于其家搜出狀詞稿底二百

餘紙帳簿七本狀詞俱與盜分訴帳簿多爲人打點窩情似確而潘子華止供徐鳳買贓羊一隻原招亦止以不應坐之據招謂徐鳳以屠爲業故買潘子華贓羊然寫狀代訴布置打點又非屠人之事也又謂狀詞帳簿無夥盜質實然盜口游移不足憑準而狀詞帳簿種種的據則結繩之後之可寔質者也又謂分贓已變賣無存然既曰分贓則不得以無存減其罪而姜千戶未經追起則家之有贓無贓未可知也以此末減徐鳳似未中窾故初招疑似不直辯其非窩而徐鳳亦無以自解今蒙　院駁摘審本縣吊狀稿帳簿經查內一紙別告某人中有滔死某窩盜陸滔之說此一狀也如果係徐鳳自告則既與陸滔有仇矣今日攀之者即前日所告者也仇口供報原不足憑即爲他人告則既名陸滔之爲盜矣未有窩其夥而不諱其情者也豈徐鳳者止慣做狀得銀則寫不分賊盜良民而實無窩頓之情耶徐鳳之逮于窩全在狀稿帳簿狀稿帳簿中捻出一語又似徐鳳生門至于贓賣無存云云則似不得其說[illegible]辯者罪疑從出從輕徐鳳難以懸坐合具由申詳

辯金氏毒死緣由讞語　長洲縣事記

審得金氏之死于毒毒在于隣婦張氏所送之粉皮湯事眞情確即張氏亦直認無飾說矣究其造謀主使之人則曰金氏之婿吳焻也夫以入贅相依之婿而毒無子之妻母毒妻母而轉托他人情理之所不宜出而是日吳焻因聞父病挈妻歸其本室則猶確有明徵鴆不由焻萬萬無可疑者惟是陸山者張氏子也其母行毒而其子以金氏縊死報于焻果見之未真耶亦有所諱耶曹氏金氏之女而吳焻之妻也其母實死于張氏之湯不死于其夫之謀殺而刑廳鞫訊之日供其夫與母有隙又爲張氏叩首稱冤果

知之確耶或聞之誤耶抑箇中有轉折回護之情耶不然少年夫妻恩當不薄郎謂母一而已人盡夫也然此必知之最確猶自可言倘為莫須有之疑尚須持兩可之說矧係必不然之事何途分左右之袒也事屬曖昧難以深求稍作聰明含冤非細本縣不敢擅議具由申解

辯絞犯朱岡讞語

審得朱岡以強搶沈臣妻莊氏問絞沈獄八年以沈臣匿跡而朱岡無辭于謀死之疑也今本縣懸賞以購多方緝訪而沈臣獲矣謀死沈臣之說虛則強搶

莊氏之情亦未必確比覆查原卷朱岡之非搶更昭然也沈臣原狀于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告稱三月初五臣外傭工妻莊氏被岡淫戀通姦情密統黨陸憲等圈逼獻妻夫逼之為言涉于強而獻則捨之反也吳中訛狀何日無之有指為搶而實非搶者況原狀實名曰獻不名曰搶而初招更佐以強奪下船載回之說乎且賣莊氏有婚書証沈臣所謂獻也乃曰搶後逼契夫逼賣妻之契稍有血氣者必不甘心非鎖禁拷打未郎輸服而原詞中何不摸寫其狀乎此非朱岡無罪而初審時文致之也蓋朱棍赤棍無賴其初有誘姦莊氏之情沈臣反主為客欲禁其妻陸憲等遂誘之以嫁賣之說朱岡得妻之後財禮脫空沈臣不甘具告朱岡抗不到官沈臣忿逆入骨乃詐死滅跡使其叔沈賢以三命與訓三負誓一為搶擄本婦也一為謀死沈臣也一為莊氏懷孥一月搶去九月生孩被岡殺死也岡官初審先奪及殺死幼孩而幼孩無從得屍再審謀死沈臣而沈臣不見下落孤疑不決出入難輕故於三者之中擇其利輕而近情者而徑實其搶擄之說盜謀殺之頭腦甚大非謀殺之情實矣則沈賢指此為虛名以窮朱岡之

辯於此而歸結於搶擄令朱岡力盡詞窮此訟師三面攻敵之謀官府易墮其術者惜朱岡冥頑不靈不據沈臣原詞逼獻二字為明証以自為解說也至如殺死幼孩云云猶為無據彼不難將生作死又何難將亡作有九月生孩之說誰則信之惟是朱岡之於莊氏始而誘姦終而岡賣似亦與奪同情然細玩律例之義凡勢豪之人強奪良家妻者絞謂之強奪則不待其獻徑搶入家今獻之一字雖非沈臣之本心抑亦一時之有激圖逼之說雖實棍黨之計誘抑亦有隙之可乘原情則用謀條於任力定罪則誘賣條

於強搶擬絞似重擬杖太輕若謂雖立賣契財禮未完莊氏尚非其有乃挈之以赴被告不出比於誘拐之律可乎沈臣訴死沈賢添捏雖有傷心之慫亦法之所不宜出也相應量擬本縣未敢擅議理合具由解府

審軍犯陳寧等讞語

審得陳寧積捕其弟陳安與村棍周承等群奸濟惡如虎如狼藉捕役以噬人者也周承有兄周崇文於萬曆十八年間被盜丘玉即等殺死玉即未獲周承指此爲名揑捕詐人舊矣有本縣民吳環撇住無鈔

縣販紬爲生身家得過其鄰人邢滔妬之也往來本縣熟識周承言語勾牽逐生騙討滔稱與吳環隣壁聞環妻詈夫有你是丘環會於吳江殺人來此縣罪等語遂指吳環爲丘玉即周承即糾同陳寧陳安顏領船戶某某等共一十七人械船三隻於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搖往無錫縣徑至吳環家口稱拿殺人盜鎖綁下船地方人等莫辯爲假不敢救奪陳寧等任意吊拷嚇取絲紬四十一疋綿紬三疋銀二十二兩三錢布七疋中錢七百五十文湖羅褶一件行至中途將吳環撇放於荒村搖船回縣各分銀紬不等蓋去如疾電迅風出澤爲震田則狐潛鼠伏鬼神莫知而不料天網之不漏也當夜船上懸有燈籠有吳江縣總巡字樣吳環挨訪到縣認識陳寧既得其眞具告到縣拘發衙審各犯猶展辯支吾呈出邢滔報單又稱吳環在船自云昔年住吳江曾謀死后浦地方沈家女因以逃往無錫等語欲以實吳環殺人之說以爲輕罪計比本縣親鞫各犯始不能飾情夫謂吳環爲丘玉即親出其妻之口也必吳環之眞爲玉即乃可今詢之周承亦招稱非是不得指鹿爲馬矣彼爲環妻者豈知吳江之有丘玉郎又豈知丘玉

郎十六年前有殺人事而以此誣坐其夫耶則報單之爲虛揑可知也謂吳環曾謀沈氏女也則沈氏之父若夫何名何姓此女謀死之後又何呈狀到官吳環既逃本縣作何審斷差何捕役今被害者爲亡是子虛卷案爲烏有而吳環乃無故自誣耶則游詞之爲抵混可知也捕贓無天飛禍隔屬比之盜劫爲害更慘陳安周承應與邢滔並引誣盜嚇詐之例陳寧定遣船戶周忠等止是受顧搖船審無共謀之情但嚇取贓物衆共瓜分應依恐嚇取財之律定配擬招三船共十七人今隔別互審供報相同者得十一人

其餘各報不合反溢於十七人之外恐係仇指念三元惡及妄報造謀之人俱見獲定擬餘受顧爲從之人寧縱無枉似應量免株連見追衣納給主未起贓物與未到沈二等仍嚴追緝

批詞類

批王思惠訟子卷

王思惠訟其子於官立請杖殺本縣令數其辠曰是嘗違我教令破我產糾宦家奴以內攻我我不願與共生也本縣曰是可死矣死者不復生汝歸思之三日誓無悔也而來白我比至如前語本縣曰汝未謀

之妻耳汝再歸與汝妻謀三日誓皆無悔也而來白我復來如前語本縣曰是可殺矣第殺之而人不聞是死不足爲衆戒也汝再歸三日聚鄉黨親戚正告之使各厭厥心以徇於衆可乎思惠去比又來猶堅執前語也本縣曰若然我豈戴婦人冠庇一逆子起效尤以壞風化顧使我殺之不如執以畀汝使歸就戮以甘汝心於是械其手命驅牽以去其黨有跪於廳求貸者本縣不應再請之本縣曰咄咄汝不知此中有機耶此逆子第不有其父耳今付性命於其父掌握中始有父矣夫事極則反即其父有不手顫心軟復觸其天性之恩者乎若輩無爲擾公庭爲也次日其子哀悔思惠亦意釋領其子詣公庭求發放於是命左右曳下杖之仍械其頸俟月餘始放仍立案倘逆子再犯之日正法治罪云

批張鵬兄弟爭訟卷

一連三段繪兄弟之情也

張鵬兄弟爭地訟五年不解視其案如堆阜也本縣呼兩人曰來吾問汝汝知汝有身乎曰知汝知汝身所自出乎曰知汝知汝身所自出一身分爲汝兩身乎於是兩人各垂頭有沮色因責之曰汝爭幾何汝寧不知彈丸地不償五年爭訟費直氣不平耳汝曷

思百年瞬息耳寧得再世爲兄弟耶本縣如不爲汝處分着汝族長一人監汝歸共起臥飲食於汝父祖靈前三日而後來見我比再至則氣已平私處既定矣應聽息免供批此立案以杜後釁

批某兄弟爭訟息詞

縉紳之家兄弟爭訟誠有不忍聞者今賴某公調停於伯父之間衆君子委曲爲勸處之法既各懲其愆釋其忿以相宥矣正如手足幾斷忽爾復聯祖宗有知亦且含笑小民之觀望者更當返薄以還醇也惟是伯氏之子幼小孱弱幸仲氏諸郎玉立知必盡維

持擁護之道以自培其本根如曰伯氏身後恐以強弱相凌此在小民之中少有厚道者不爲矧仲氏諸郎彬彬禮義行將司風化於宇內者乎本縣以今日之調停卜他日之擁護願伯氏無生逆億心使兄弟氣脉猶有一點壓滯處也立案存照

批范銘范鎬爭訟卷

故民范禮嫡庶各一子一銘一鎬皆燦髮兩兒以爭產訟其諸親多市棍遂各分黨左袒堅証之本縣曰惜哉兩黃口爲魚肉矣即日處分已定兩兒猶庶日不爭於庭也非兩兒爭兩兒諸親啖之爭也　本縣心痛之計與兩兒休戚相關不欲其相構俱敗者惟兩兒之親某遂諭之曰若傳諭某兩娶婦與兩孤兒各無聽細人言此輩喜交鬬互爭彼於中取利勝則俾爲功求謝敗則袖手旁觀吾不忍兩孺子俱入井也吾此心直伊父地下與吾同耳於是聞者潛然兩家訟亦息始記此立案以杜後爭

批施顯告莊期煥狀

審得施顯告莊本率連生員莊期煥等名蓋莊施兩姓係縉紳之後衣冠之家稱兩大於村閭各負氣不相下田土交涉遂成隙譬本縣念係未教之民未可

絕以一切且審居址切近不忍其連結不解各殆身家子姪無窮之禍也勸處聽息以柔其氣以杜其爭諸有添涉事情不必追究仍立案

批寡婦金氏狀詞

審得方劉兩子爭婚寡婦金氏之媳金氏意定於劉而其翁則左袒方氏子也家聽於翁金氏倒戈自擅比審金氏無子倚女爲命劉氏子孤弱欲贅依金氏家金氏不無子而有子乎方氏子家裕能自立故金氏之翁一利聘金更利此子之不踐其踵而金氏亦可以逐去既挾私意即爲亂命乃金氏一段至情不可不體悉也女斷與劉氏子成婚

批孳董耕華票

村民董耕華者庇以驗生不面即邑長每捕之即溷鼠穴意且因獄鬬矣吳縣疏民馬賢有所繫者與其欲派察之計肇駭上官非檻虛詞不可詞虛又罹上官察也關耕華慣拒捕逐駕盜情恕於耕華科吳某故行抄劄料耕華不劃質假寘吳某三尺喙無所用矣江院下縣於府判驅逐不以煩縣衙巡司捕之耕華自思與馬賢吳某既三面不相知被訟事又無影傍檻惑周章計無所出避不發斯殿司兵司官猶豫不決亦仍殿拒司官通聞於當道當道怒其且差巡捕練兵兩官統兵往捕之本縣曰官兵去必擾且耕華避急深林連叠累比耕華貧而畢逸一家人無生命矣於是止官兵弗往遣一健步持一紙召之批云

頑民悍戾拒傷職官真地方一大變事即宜委佐貳

練兵等官領兵圍捉第念愚民狂悖陷入法網而昏夜之際弓兵等或亦有以激之且料爾事過時未必不自怨自悔今若遣兵勤衆以重爾罪絕爾投生之門亦爲民父母者所不忍也姑且差公差一名持票喚汝汝若如夢忽醒如死得活投身聽縛認死乞生本縣量減爾刑仍請從輕定罪若復執迷抗避以致起兵追捕連累多人則滅身破家巢傾卵覆之禍頃刻立見悲夫悲夫汝已自入死路本縣猶開生門爾非木石尚有心知無負本縣好生之心可也至於被訟情節真僞難知亦須急速到官自求明白官府如

鏡不着成心再無悍戾必自求死地方人等既有不救之罪刑責難饒若以禍福諭本犯令其悔悟自投又或本犯執迷共執送縣本縣以功准罪量免刑責各宜知悉

票到耕莘遂自投縣解府府司理鄭公諱邪豈弟君子也原情未減止輸城旦馬賢亦坐誣訟之罪人心快之先是耕莘毆官後一方民各伏匿登壟以窺見塵起樹動謂官兵且至則皆走耕莘投官後猶各驚疑諸惡少反恫駭思爲奸亂出示曉諭乃定若當日非以無事鎮之一方人罹禍慘矣

志立云先生嘗言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衆爲諸生時見鄉人有閉戶避公差者非如董耕莘拒歐職官也公差無所取利以結砦拒捕告官不察而遣一捕官督兵夫千餘人以往至則遍劫一鄉乃破百十家一大剝斃十餘命而沿累且數十人害之慘一至於此又先生嘗公會於某所某縣以民亂打稅告先生以片言談笑定之不然又當張皇上疏不知幾人斃命幾人遣配而地方官且居定亂之功矣乃知居官者太上使民無事其次化大事爲小事消小事爲無事又其次善處事故下

則生事耳不但治一邑治天下皆然第無功之功無名之名非大豪傑不能辦亦非具隻眼者不能知也並記之以貽君子之擔當世道者顧桐柏父母令太湖時太荒民亂聚衆搶奪單騎馳數十里解散之深得此意

批朱栻定嗣狀

審朱燦朱焯與朱燁皆朱栻堂侄也栻生男灼蚤殤隨繼焯又無出朱燁季子陛獻爲嗣燦欲立其子陛徵挾其老父以爭今審陛獻陛徵於朱栻之親等耳但以情論立嗣者生受其養歿賴其葬而馨其祀也

故定嗣於歿後則論子孫之昭穆定嗣於生前則聽父祖之取舍朱栻意定於陛獻既情意相貫而氣脉相通矣陛徵不得而爭也批定立案以杜後患

批居民借五聖廟訓蒙呈

五聖何神廟在何所如廟宇厰豁可即毀神像投之太湖容遷三忠神奉祀不准借館本縣生自僻遠愚陋寡識止崇正教罔知其他凡有譚佛譚仙譚神譚怪青天白日之下作魑魅魍魎之語小之欺世誣民自陷於妖言惑衆之律大之圖後世有逮爭名於流芳遺臭之間者請勿敢見是時浙甫間妖譚左道盛行故批語及之以杜怪惑

勿所劉先生居官水鏡卷之三

西蜀勿所劉時俊　著

年弟六陽何慶元　批點

門人泰華孔貞時　編輯

鏡水錢志立　發明

庭實李遇芳　校閱

江源吳長齡　梓行

公移類

剏建書院公移

廬江縣爲剏修書院以育人才事照得吏治以育士

爲先書院與學宮並重蓋學宮以萃凡民之秀書院以羣秀之秀者誠郡邑所不可缺也本縣議欲剏修及查黌宮兩傍并近城去處並無形勝地址止有縣城南關外地名水濂洞係三國逸士左元放故居秀峰環峙湖水盪胸槩縣地形無出其右居民上建樓房平屋兩所內塑瘟司火君衆神本縣驗係勝跡不宜使淫神據之遂即時一槩毀去就本基改建書院一所陸續區處工料於兩傍添建書房二十間六角亭屋一座碑亭一座牌樓一座樓房平屋仍存其舊重砌蓋髹堊之題名大觀書院專聽通學諸生會課

言已毀淫祠所以解民心之惑

肄業今已建造將完第左元放原係本縣人物水濂洞又其故居今以書院名統之元放無專祠奉祀應即其傍建祠三椽奉元放遺像以存古跡已申詳府　道將張棋入官贓銀四十兩修造蒙允今本職已調任桐城縣交代在即所有用過銀兩工程並估計數目合行申明伏乞　照詳明示施行

請勘災傷公移桐城

桐城縣爲懇勘災傷以甦羣命事照得本縣境界枕山帶河本年六月內霪雨連綿洪水汎溢外則湖潮湧隨內則蛟勢奔騰居山僻者隨波逐浪近城垣者

沉竈產蛙本縣深切隱憂隨經親臨被災處所逐一踏勘計沖卸有數百家剗洗約數千畝仍吊丈量底冊對查就中復爲分別除沙壓尚可挑築者不算外實共推去田若干第念此處災民當舊歲六月成熟之際子粒不收值今春耕作之時無地可種家基何在國稅何輸本縣觸目傷心獨此爲最自知畝有定額遽難爲例請蠲而哀此顛連未忍坐視不救合無請將水推田畝槩縣均澆或遇每年會計錢糧舍此不派或另委官勘報以便　奏請曲爲全活施行庶溝壑之孑遺感再生之洪澤矣伏候　裁奪

申明事宜公移

桐城縣爲申明行過事宜以定法守事准本縣知縣劉開稱稱於去年八月調置本縣到任以來凡地方利所當興弊所當革或悉之諮訪或得之清查者除節次申詳遵行外尚有未盡事宜欲一一申請既懼煩瑣輕瀆又以銜飾自嫌已經徑自舉行今蒙復調吳江不應喋喋但念新舊交代之日吏胥營私作弊隱匿成規小民改聽易觀易生怠玩非借　憲節叮嚀不崇朝而變革矣棄婦不忘梁笱本職何忍忘情于此一方民乎相應由明請賜批示遵守准此合行

照例請詳爲此今將後開各項緣由合行具申伏乞照詳逐款批示遵行

一本縣條編號稱積弊原其弊所自起則以銀數一半上官聽解一半編由兌支而書手因得舞智作奸彼此淆混預於會計時捏添除免虛數浮加科則派徵每畝多派數釐槩縣即溢數百遂串同積棍人等假塡工食印票逐戶包收各分入已既數十年於茲矣本職對查總撤弊竇難藏除將見年書手汪懋原究擬申道外第革弊者遍如傳舍習弊者連若株根況今本職以人戶不齊丁分三則

此後虛開泥派尤易生奸懇乞　憲語申飭無使小民有額外之徵神奸肆侵漁之計則錢糧清楚而奸民亦免亡身喪家之禍矣伏候

裁奪

一里長之設止使催辦錢糧本縣舊規又使修理監房借備什物夫一什物也在官以見價置備之其費一而其用不窮里長旋取旋借之其費十而其累無既一監房也在官總出物料修理之其費一而可管十數年里長各出物料修理之其費十而僅僅管一歲且里長又以一科十里長費十則小

民之費百矣費在民與在官孰便一倍與百倍孰多本職到任之始首行裁革將正南二察院家火什物逐一點視廢者補置蔽者修輯造冊在官督令各門役董之一有損壞即令稟官修置一毫不取辦於里長至于內外監房遇有損壞即支修理公費責令修整完固庶幾省一費小民亦可免一費之派矣但借備什物乃該房巧立之目里長科派之端若非稟請申禁弊端終不可杜也伏乞批示遵行

一桐邑自大祲以來刁風日起間有田僕小忿輒被

無賴棍徒就中媒孽唆使駕捏興詞不勝即越赴

上司假冒籍貫以主致客住保關捉波及株連貽累無已本職前此已與各縣約各遵以家就衆事例如事發別縣冒批本縣者不必行關詳將原詞申詳請改或事發本縣冒批別縣本職亦不解發庶幾長途無累斃之民間閭免鷄犬之擾矣請乞

批示遵守

一桐城之民足用為善本職蒞任訪其奸刁害衆者一二人如法治之以示衆懲訪士子中有孝友天至文行俱優者布衣中有力學篤行年高有德者

各一二人兄事賓禮以為衆勸小民稍稍知趨避之路矣漸漬數月心志稍孚密訪精核得端方淳篤者十數人推為約正破格優禮舉行鄉約以勸善息訟端緒初舉民心似覺翕然爭競漸稀風俗漸變乃小民屬當向化之初卑職遂有松陵之調恐其心志未定易至中隳此約正十數人者又皆恬靜自善之人後日不免辭避似不無可惜也懇乞　鈞語申諭仍使着實舉行庶不失小民向善之一念矣伏候

裁奪

一本縣蕞處濱江春夏則潮水泛溢秋冬則乾涸就道有等勢豪巨族乘水涸之際製爲灌網掩塞左右絕流取魚夫旁流既塞則中流水勢湍急舟楫往來其間上流者攀援若登天下流者迅速如發機中間有繩纜之絆椿栓之冲一有陳虞即葬魚腹詢之父老目所及見溺死者四十八人盡安埋所失不過十兩絕流所得常至數百止知得多失少不思害重利輕貪人逐利若飴遂至國中設阱事干勢户莫敢誰何本職已經禁革立碑但恐日久奸生仍蹈前轍必祈明示立禁始爲永久伏候

裁奪

勘荒築圩公移

吳江縣爲議築圩岸勘實坍荒以蘇民困以裕國計事照得吳江當浙直下流號稱澤國而四大患區又最爲低窪之所一遭霖雨巨浸滔天秋成之利既虛耕種之本亦失窮民無告正賦難供則以數十年來圩岸不修而水潦無備故也本縣俯念民艱仰奉上司德意擬修圩岸以爲永利之圖緣履任之初拮据未暇旋以抱病之體不任煩勞今犬馬之疾幸痊芻牧之求難諉且有水利縣丞李宗程同心戮力不避怨勞庶幾可奏實功不致貽畫餅之誚未敢擅便理合申明但圩田有一築而永熟者應照常起科無容別議亦有泊湖環蕩之所築圩可以捍常災不可以禦大浸而荒熟半者有鍋底之盪蘆篙之叢圩無所用而賦額宜蠲者若不勘明減豁則何隅之苦何堪查二十九年間該蒙署縣事同知黃　據糧里楊灌等呈詞議減二十八等都田糧以泒剩六千九百七十六石一斗抵補矣但行勘須得確數實惠須歸災民乃可以服人心而杜奸弊今該年查議止據公正圩長之結狀未經逐圩挨坵細勘但有圩頭總數內

開一等全無收田若干二等五六年一收田若干三等三年一收田若干亦未明開某字某坵爲全無收田某坵爲二等某坵爲三等又無業户姓名所減之糧不過爲奸民勢户與夫出身呈議之人視爲已有而總書人等通同朦弊災者未必減減者未必災不公不平人心不服熟區之民亦遂移圖越扇混入災區以圖倖免是減荒一議反導之奸而滋之弊也且槩縣錢糧原有定額減于此則增于彼緩于此則急于彼今以數千泒剩銀米使奸人久假不歸而槩縣之人代爲賠補何怪其喋有煩言乎欲服民心須行

覆勘田無定圩懼其以東而指西也業無定主懼其以甲而移乙也應先期諭令圩甲繪成圩圖某區某圩某浜某港肖形而畫圩圩若干坵坵若干畝詳載其中或低窪半荒或鍋底全荒明白開列畫成以呈于縣本縣臨勘之日標立風旗按畫以查對其眞虛驗形以分別其荒熟其荒田應減之糧或以另項抵補或併入折色銀內從緩徵納則查勘始確實惠始歸小民奸豪積總無通同侵隱之弊而人心允服矣若徒以冥冥決事弊端委不可窮本縣不敢憚沿坵履畝之煩期爲一勞永利之計以仰副

上司軫念民艱德意緣係築圩岍勘實坍荒以蘇民困以裕國計事理未敢擅便擬合備申

議貼役公移

吳江縣爲條陳末議以甦民困事照得本縣小民財力俱困蓋緣賦額之重既甲寰中而諸役之艱又倍他所身累于羈纏之苦產傾于賠費之煩故求避役則如脫刀砧驅就役則如蹈湯火或先計而安頓之方百出或已定而夤緣之計多端有司稍一徇私則點一役而遍更至拾數人徑至財力不敷無能請託者乃止則小民之骨血暗耗可憐而有司或借此爲市恩收名譽之計積棍乘機詐騙則議一役而遍詐至十數戶竟以智力俱詘無能營幹者頂充則閭閻之痛愁吞聲誰告而積棍遂借此爲肥身潤妻子之圖苦既難堪累又偏重有庇者借勢家爲藏匿之府或田連阡陌而一畝不入本畫則無庇者獨困智巧者立詭戶爲逃閃之謀或一家之中而花分至數十戶則淳愚者獨困故富民與貧民俱敝而當役與避役兩傷傾家鬻子者比肩逃亡流竄者接踵或黃口之雛甫失勢而即時瓦解力作之戶初勸業而立見土崩甚則有身家得過之人甘以其宗祖傳流之身

自陷於奴隸民困至此眞可酸心若目擊其痌瘝而不爲調停烏在其爲民父母且其東趨西避擾若絲棼此卸彼推競如鶩亂縱有司治戒於烹鮮而小民情同於走險閭閻攘攘曾無貼席之時公府紛紛安望鳴絃之化民困治隳厥有由也本縣才識庸闇未洞時宜邇因諮詢逾時　害畧悉敢籌一得用救燃眉特具條欵逐一具由　申詳仰候

裁奪須至條議者

一議貼役

吳中花詭素號通天彼民之習於花詭者爲避役

也民之爭于避役者爲役苦也民之苦于當役者以一人獨累衆遂旁觀若秦越人不相救助也今欲使人不得避役則花詭宜除顧積弊相沿已非一日在有司任勞任怨粗獲清楚于一時而小民舞智逞奸難保不混淆於異日此不五年之計耳且盡法消查即能使民不花不詭俛首就役第睹其不堪之狀有若解衣就鼎鑊者此豈牧民者所宜忍乎今若體其情甦其累動其驅而肯就之心則莫如貼役蓋貼役之說畧倣古僱役而更爲無弊僱役之法應募者多奸棍而公務有妨貼役之

法頂充者仍正身而公私俱便蓋一舉而花詭自消閭閻安堵有司可鳴琴而治矣或謂役縱有累止于一人貼役不免加編且遍一邑吳中賦額既重豈能再加譬如水有溺人而援之者欲擠在岸之人以同溺也是不然夫累專一人使之破家蕩產是癰疽之聚性命且隨之者也累散通邑不過均派釐毫是癬疥之散不至傷性命者也累在一人衆競避之于是有求寄求分饋貽酒食之費于是有議更議報詐嚇需索之擾是癰疽雖聚一處而通體晝夜不寧者也貼在通邑輕而易舉微而不覺在當役者出身之外固不損脂膏在貼役者供輸之外並不驚鷄犬是癬疥雖遍一身而爬搔一時可定者也利害相較大致懸矣或又謂貼額一增遂難復減即如昔年前練兵之議一起累且數十年不休此亦不可不預計也又不然往時議練兵似爲以主供客宜恤民者有實散遂設之嗟今日議貼役實爲用臂佐指乃一體中同事共助之意且如派剩米折九限外粮銀每歲約有數千入積役奸民之橐如清彼以抵此即寬然有餘今不欲濟剝膚之急而奈何甘鼷鼠之口也是貼役之

說允似可行貼法有三亦須細辨本縣遍訪直浙諸縣則有貼田者矣有貼銀者矣夫貼田必良田方可必各啚各里皆得良田方可又必遲之歲月定於數年之後方可本縣汚邪強半勢既不能盡置高腴之產時又不能需之數年之間則貼田之議有必不可行于本縣矣夫貼銀者始既類總而徵之在官既又零星而散之各役深慮者以爲吏胥可乘此侵漁奸豪得因以拖欠而諸役反不蒙實利即未必盡然而一徵一放在官府亦未免於費煩即諸役亦常苦於支領是貼銀之說亦不得

吾一人之利而甘貽衆人之害

此棟數米者恐不淸事也

爲盡善之策也莫如定議役米照畝量加總入於會計中與兌運存留平米一體均派不須官爲徵給即於本役名下扣除免其出兌倘扣除不盡仍照數輸廒設扣數不敷聽別儘某户若遇荒歲一體改折亦即於本役名下儘扣應納折銀議者又謂出兌則有加耗役米則不宜加今若扣除平米則當役者似爲重得便宜不知當役者小則經歲勤勞大則身家關係今若使之稍裕則一人樂就衆遂安眠計孰便於此者柰何吝一人之利而甘貽衆人之害也又或謂欲蘇當役之苦止宜除弊

即欲貼役寧儉無寬此亦非長計也夫相沿之弊如常例諸款爲有司者豈不極力剔除第除弊在人鼠竇百出以虛文應者告示申呈畫餅土羹之說也以實心行者去太去甚三年五年之計也至如立法久長須使一利盡利若議貼而不盡與不貼同今夫足所履地不逾一尺若一尺之外四面懸崖立不能俄頃矣故通於不用之用然後知數米揀髮之難於行也屬今議法之初須計諸役之費各約若干如其數以爲貼額無浮濫亦無削窄使當役者幸在革弊之日不妨稍蒙其利以補其勞即值有弊之時亦不至多賠以蘇其困似必如是而後爲可久之策也或又謂貼役之說一啓得無開攬役之端乎是不然一人之集羶愈於衆人之避阱況此議正所以杜攬役之弊也蓋人有數等有家儘富饒而柔脆不耐事或混沌不知事者此不能任役者也有家頗得過而諳練堪任事又着實不憤事者此能任役者也有赤棍奸徒見利忘害趨前不顧後始於喜事而終於壞事者此不宜任役者也向無貼役之說或雖貼不寬則役既有害無利能任役者何苦以其諳練着實甘自貽

累官府點役亦不得以其諳練着實之故偏累之於是照田定役而柔脆混沌之民一槩僉點柔脆混沌之民若就死地觳觫不前則奸徒赤棍因以爲市始而包頂以圖利既而推扯以卸害奸民始終得計平民左右皆傷今若貼役有定議則能任役者議之不爲讐點之不爲厲即不樂就亦不苦求避矣奸棍何自而攬充公務何至於被僨乎廼點役之法亦宜因此更議開曩者耆老議役設誓憑公間有涉私官爲審定猶存公議之餼羊也自耆民非人私圖自便將自己之田與總書通同作

弊飛灑不可稽查仍恐本扇之人不容脫役則倡
爲捋尖田冊之說其法不分里扇通融槩縣有田
人户虎頭鼠尾照數挨編前儘北運次南運收頭
解户次扇書塘長次粮里排年即三尺之童亦可
據冊點役至簡至逸官亦便之第同扇不肯攻發
槩縣誰相照管花詭計行日甚一日而奸民等遁
身於役外反謀利於役内持條陳之稍[illegible]官府以索
詐當役之人不曰某項役銀可減可增憑我[illegible]議
則曰某項弊病可首可免憑你用財不曰粮船宜
重宜輕則曰某役宜革宜復通同積書猾吏表裏

爲奸而捋尖田冊止爲弊之府耳夫即使捋尖冊
無弊點役一皆實田第論田而舍人不論其能否
任役何異暗中摸索乎今後點役須擇其人有應
任役者如前云家事得過諳練事情心地着實是
已而又有年力精壯素慣當官身分空閒不妨職業
數者不可兼得先論其家事幹材心地而後論其
他有應議免者首曰縉紳之家次如前所云混沌
無知豢養柔脆之人是已而又有年老篤疾之夫
青衿可進無父兄子弟之士與夫買田附籍異縣
懸居之户居貨羈身經商遠出之民數者難於槩

免先免縉紳隨及混沌驕痴與老疾者而次及其
他乃論家事亦不專主於田畝論田畝亦不必靳
於過多如舊以千二百畝點北運今既有貼役之
議則五百畝以上統在議内而以本都或附近都
千畝内外之大户議結之倘槩縣田畝有餘則當
者與結者共輳足壹千伍百畝以上貳千畝以下
之數少則僅敷原數舊以六百畝點南運今三百
畝以上統在議内而以本都或附近都七百畝内
外之大户議結之畝有餘共輳足七百畝以外之
數少則輳足六百之數餘倣此乃大户議役必先

本身本身果不能當始議及其親者親者又不能
當始議及本圩本啚者本圩本啚無人始議及本
啚別圩本圩別啚又無人始議及本扇内別圩別
啚又無人始議及本都内別扇又無人始議及附
近別都若大户舍已而議人舍親而議疎舍近而
議遠與花詭者通同容隱而不肯實供則罪之以
議役不公之罪仍即着本身當役如此則大户不
敢混議應議者亦無容隱藏而議始公花詭始不
得行其計與夫憑冊混點據粮里混報者似不同
矣又如當役者係債事之人則互結者連坐以均

其責又或當役者有意外之變（如逃亡事故等項）則互結者量議以分其憂互結者與當役有（既係同事之人）則不妨私助以盤纏量覩以酒食計助之數每百畝不過貳兩內外（如該實入官富商大戶每畝或二三錢或一兩田等者止于二兩貧窮不及田者止于壹錢）此亦同舟共濟鄉里和睦之情官法不禁但使當役者分外需求或結外之人而混扯重貼仍與索騙同議罪斗或又謂既議貼米又許其有酬謝酒食之助事無乃重役斜擾乎是不然所以平人心而使之纖悉曲當也舊制田少者不當役今畝畝出

貼則田少者不得遺彼小民不知大體不免計較於毫釐之間則心不平也故儉其數於貼米之議更起互結相助之法以通之而互結相助不及於田少之小民則小民心服矣舊例田最多者即定役今揮人議當則田最多者或得免彼當役者雖免賠費或猶計較於勞逸之間則心不平也故役較於田產之中取家事更饒之人以結之而即結即助畧示以倩補之微意則當役者心服矣況互結則各當干係匪人不得濫頂相助則各得其平彼此不至於推卸法如是乃悉也又往者照田則一家或當數役今既貼役則一戶不必兼充役外餘田截以互結若粲縣田畝寬裕則凡當一役者餘田量折算除若其人實不堪充則應當數役者不妨盡准互結生養休息之策似在於此至如都有大小區有灾熟役有宜各扇各點者有宜粲縣通融者俱應酌量舊貫以定新規其各役應貼之數或多或少須逐款細開于左仰候

（欽定新規須酌量舊貫無過一毫虛重也）

裁奪

一北運一役糞時當之者無不破家自貼水脚銀二百四十金積棍反鑽刺包頂或虛裝大戶明出正

身以點充或私議暗更陰以次身而冒替用謀夾分無所不爲非得便宜何至於是然此非所論于正身之充役也蓋積棍當役遂通同總書透支水脚銀動至數百十兩此正身大戶之不敢也積棍當役小民虎蝎目之交宪時憑其勒耗每石或加四或加五甚則倍收胥吞聲而莫敢與競此正身大戶之所不能又不敢也積棍當役船戶不敢逼遏勒捐衙役不敢分外需索自起運以至抵京處處熟諳自收兌以至完納事事便宜此正身大戶之所不能也故大戶自有水脚銀止能輕其害未

至蒙其利而今日又非昔時矣運道淤梗關稅童興守凍一年遂費十倍即如積年包攬之唐仕等已罄數百金之產尚欠數百石之粮妻子禁於圜門赤身困於京邸遂令運官株守繩纏不能竣事有司束手仰面甚費處分況透支之弊並發一時侵欺之罪尚未結正積棍之困且如此而況正身大户乎前項銀數費用委係不敷今議水脚之外再貼役米七十石其役米即於本名下與白粮水脚等一體儘除而又革衙役之需求禁船户之勒捎則亦庶乎少甦矣或謂銀米兩貼事不歸一然

銀以補其路費船貲米以補其交收斛面固不妨於兩分也乃若儘本名之說於白粮猶爲喫緊蓋往時立法不良不論軍運民運一體驗派均兌不知爲納户者遇衛軍則甚畏其心受勒而忍痛吞聲遇大户則生心任意推延而數額虧欠若一派以勢户當役者遂剜肉賠補乃其本名之粮又使與外軍交兌多事極矣重困難支惟統於本名或本户或本啚本扇内儘除既免互兌之煩又免延騙之累計莫便於此也伏候

裁奪

一產運較北運其累稍輕已貼水脚銀陸百柒拾捌兩因既少甦不必議貼

一櫃頭一役似輕實重小民最爲稱苦首宜議貼或謂櫃頭收銀毫釐合總積有餘羨豈不足傾銷火耗之需而更益之以貼乎不知官府稍嚴正身應役皆身家得過之人而納銀者非包攬里排即兜收積棍也如有司起櫃拆封則櫃頭尚得以官驗爲名而兩平秤兌櫃頭自拆自併則奸民遂得持櫃頭之短而色數反虧此其苦已不堪矣而況有僱倩幫手之費保户食宿之貲紙劄酒食之用又

且有相沿敝規雖革於今難保不復於後者乎查每櫃頭一名約費四五十兩今議量扇大小津貼役米其法以每名六十石起數會其總而通融之半照人半照所收之銀以均筭各給而又革其雜項弊規則櫃頭之累蘇矣伏候

裁奪

一京庫解户甚爲累民自二十二年奉明文裁革真若拯民於水火之中矣見存尚有二六輕齎鳳陽麥折揚州米折鎮江麥折等解户今查二六輕齎解赴淮上若使運官順帶交納事甚便而不煩免

一應從根賦官順帶交納甚便

點一役亦損一役之累也鳳陽鎮江解户雖已有水脚銀而往返盤纏雜項使費尚在十四五兩內外今議鳳陽解户各貼米拾貳石鎮江解户貼米柒石即當役者不致有向隅之悲矣至如南京蜜糖等銀似解府類解爲便第解費不敷解役甚苦事關各縣須一體會議量加本縣不敢擅便伏候

裁奪

一扇書一役不妨僱募蓋命爲扇書取其知算知書善持籌有心計今槩置不論惟照田點充名實舛乖深蹈不觸之誚蒙點者不能着役轉議與包替

之人包替之人反得從中躲閃命之造冊重扯正身以貼其勞若有情弊復推正身以卸其罪則以名非其人故也今議照扇大小量爲貼米其法以每名拾伍石起數會其總而通融之半照人半照本扇之畝以均算各給擇慣知糧數誠實畏法者頂充不拘鄉城不分都扇但取有身家妻子不必田宅之多而取本扇內有田伍拾畝以上或百畝者每三歲一議結非事故不替非作弊不革以免議報之擾則此役之累蘇矣或謂募充則市棍得以謀頂久任則習戀易以生奸是亦一說也第清查有法弊何自生官府易欺誰肯守法即今照田點役止更其名未更其人而正身貼之又不止拾伍石之米何如正其名專其責無使陰爲鬼蜮而明得推托是亦防奸之策也伏候

裁奪

一塘長八十四名每名約費銀五兩止於縣中虛應故事於正務全不着功且以彼都彼圖之人令督塘圩於此都此圖地界住址隔遠既不便於催工名姓不知人夫豈肯用命名爲塘長而足不履其分管之塘圩止使送常例於衙門備　上司之燈

火則安用塘長爲以多小民一累哉今且修砌石塘矣塘長免僉至於迎接　上司燈火每歲止於一次不妨使當舖出備蓋當舖食不耕之粟收無稅之利爲小民代此毫末之勞不爲傷也伏候

裁奪

一往年管兌之設甚爲無名蓋各糧長自收糧於小民自兌粮於旗甲管兌且不知其數又安得總其權此役之設止令承值官府科歛常例並使旗軍執此爲質得逞其刁橫以遂其勒索之謀每名約費不下十兩八十四名不下八百兩何苦設此無

益之役以重小民之累詰相應議革伏候
裁奪
一里長排年糧長賠費不多人或肯就則議貼可免
乃里長之害在各甲之拖欠排年之害在各户之
拖欠惟憂出欠户比追不單責於排里一可以懲
奸頑之户一可以省追賠之煩而里排之苦甦矣
乃糧長一害全在派免之不平也本縣詢父老僉
稱數年以前派北免十之六七派南免十之二三
今南免漸增北免漸減小民情甚苦之蓋北重淳
直交免尚平南軍如南京鎮海蘇州等衛官如虎

兕軍若狼貪百計刁難多方需索即徃年打死糧
長令小民談虎心驚遂有積棍人等陰陽彼此於
中爲市明爲開例暗實取分致使加四加五猶然
勒捐倘得仍減南免復比免之舊額而不使積棍
爲間其中則困少甦矣至如米有派剩雖曰抵充
兵餉總書作弊另冊比徵十無一完朦朧架閣即
如念八年派剩折銀壹千陸百兩若非本縣清查
祇飽積書奸棍之囊矣今若驗法派徵無立派剩
之名以啓奸人覬覦之念亦絕弊之一道也第或
年遇大荒須借此以補顆粒無收之區分亦須於
該年預申明白併冊徵比以免侵漁凡此事屬
上臺應請詳奪
一議優免
花詭之弊有淺深革花詭之弊亦有難易花分之
清查較易何也蓋子户雖有數十正身止有一名
可歸以萬殊一本之法本縣讓行保甲看各佔各
造煙門冊一本逐圩查實户逐户查本名隨以各
户名總即於本名之下於是有數十名歸一名者
花分之弊或可清其七八矣詭寄之難於清查者
以受寄係縉紳之家故也然此豈縉紳先生之本

意乎據其本意止欲如晏平仲之推賜范文正之
義田且倡之徃役以附於玉川子添丁之意絕不
自監其一體之度而私庇親族偏累同鄉同井之
貧民所爲問有受寄者無如親戚相強何情不忍
愁然辭難於峻拒也本縣一槩清之而且清之於
既議貼役之後立法設禁前引後驅縉紳始得以
自解於親故或本户自清推出或寄田者改正告
收蓋仁人君子念此窮民無使獨困於重役念及
子姓無使遺負之難清則一舉而爲
國爲民長慮却顧具見之矣第縉紳能辭寄於今日

其親故人等難免不求寄於他時若不畫一定之
規而稍爲限制不二年間詭寄附裝猶之青耳今
倡限畝優免之議縉紳忻然樂從曾無齟齬其間
稱不便者第限外餘田若一體截編與齊民同役
恐非不宜蓋庶人往役自古爲然儼然縉紳之家
下與小民交臂共役體統謂何一不便也且縉紳
既無往役之體子弟又非習事之人勢必託之知數
家人此輩舞智弄奸勢所必至花開浪費何從指
憑公瘠私肥而貽縉紳無窮之累二不便也知數
有勢可憑其黨更熾身既當役役仗官勢以干涉

小民恐方木方肉之害小民不免三不便也惟加
免之外隨例出貼則體統以別官事以辦小民之
累少醒而於士夫亦未始非便計矣惟是加免之
例難一律齊縉紳有品秩之差亦有資格之異若
止論資格則難乎品秩崇者止分品級則難乎資
格高而品尚卑者今議甲科京官自五品以下外
官自四品以下與初中未選者以二千畝爲限京
官三四品外官二三品以二千五百畝爲限春元
不分已未任六品以下者以八百畝爲限五品以
上者以一千二百畝爲限生員監生以一百畝爲

限監生官品卑者以一百二十畝爲限品略高及
在京者以一百五十畝爲限封君官生以春元爲例武官以監生爲例
限外實田一體量派役米仍免當役結役非實田
即盡數查出推回倘限額再加一倍加一倍至肆千畝千伍百倍至伍千之類此外尚有餘畝則必非本家實田原係
其親與僕又或親之親僕之友也若不再爲之限
恐未貼役之前詭寄者求以避累既貼役之後詭
寄者求以避勞既塞一門復開一竇縉紳復無以
辭其親故矣今議限外一倍之餘田盡行截出當
役結役與小民一體槩議以禁夫強詭寄而托言

於實田者若委係實田不妨仍照貼米之議至如
縉紳春元家有清苦自甘田僅數十畝者有不收
詭寄田僅二三百畝以上者在有司即宜相體德
意若執限畝之說優免必欲其取盈是腐鼠飼鳳
非有司所以待縉紳而愛人不以德亦非有司所
以自待也恐其知數人等瞞主作弊受寄人田仍
宜清查推出徑使當役並治詭寄者之罪至若京
官一品二品即係內閣元臣部堂大老地位崇峻
體絕百寮有司何敢槩以限免之例似應查確實
田盡數儘免倘有浮寄始一槩清明改正又恐如

水無隄則詭寄之流弊莫知底極也欲量爲額制第本縣目前尚無一二品官（寄裝止有申議一戶田畝不多未及三十頃）未敢擅議又如寄裝客宦既優免於本地似不應重免於異縣惟居在畛中或出身本學仍與本縣縉紳一例議免若住於別縣又別學出身係蘇屬者有實田照本縣縉紳免三之一餘量貼米係浙屬者有實田照本縣縉紳免五之一餘量貼米若非實田即一槩推出當役不得虛裝戶名以濫優免如是則事覺妥貼而妨弊亦無遺法矣或謂

國朝優免之限一品止二十四石七品止於八石今

免至二千餘畝較定例似百倍之無乃爲過濫乎是不然條編丁力差徭照畝徵派則縉紳不能逾例也至如南北運妝頭等役田少者不僉是小民尚得免矣而謂縉紳宜應役乎今日限畝議貼之說止以杜詭寄之濫觴免士夫之任怨限額稍裕則本家實畝盡在免中縉紳之貼役者十不一也若過爲刻削必使縉紳耕有役之田似非

朝廷優待臣工之意矣且法制之行先從巨室倘至拂情傷體後必易爲變更況本縣田蕩畝數壹萬捌百貳拾陸頃有奇士夫優免僅十中之一猶不得以他縣他省論則去大去甚酌量從中必如是而後爲可繼也限優免之於清詭寄事可相濟而法可相維顧其中有宜更體悉者則生員是已蓋欲正士氣須先恤士貧士既不能爲工商又不容干外事往時止以受寄田畝供燈窗紙筆之資今詭寄既清則各名下浮田皆去士有家無四壁土無立錐者較諸士爲貧而反不得與諸士共沾優免之惠不一年後不得不復出於受寄之途既占任役之人又紊戶畝之籍雖設厲禁其勢難止此不可不曲計也今議不論或有田或無田或田多或

田少算每名下該免丁銀若干驗派時不必坐名坐戶各給優免陰陽票一張送學類發聽其或儘免或對支扣完時填名入陽票繳縣查銷註冊則有實田者既照額免實當之勞無實田者亦照額受貼米之惠何苦復撓公法爲受寄之計乎而戶畝之籍不至於混淆任役之人不至於冒占矣此又養士廉正士習之一端也伏候

裁奪

右計貼役米該柒千玖百柒拾壹石槩縣田蕩畝壹萬捌百貳拾陸頃有奇除優免外每畝派

米不及派令輕而易舉勻而不偏在小民百畝僅出米斗即紳限外千畝僅出米石途便細屑之苦猴以少甦似亦策之最便者第此拯溺救焚之權宜非莫安袒席之長計也哲哀長計莫如改折蓋東南地面嘉定苦旱吳江苦潦吳江平濕當浙直下流驟雨三朝四面皆水小民雖共鄉井反取刺舟之小利以供田稅襄時前堂垂念曾欲以兩縣並題改折會佐藻者未悉此中利病遂止題嘉定今幸

明臺臨照千載一時本縣痛苦已蒙軫念若此

照嘉定事例題請改折救此千萬生靈則德與天壤並不朽矣本職喋喋萬言比杜鵑之啼血計補偏救弊之效寧能及此萬分之一乎事爲上臺本職不敢輕請至若條陳時宜或偶出於私見未能盡合人情或可行於一方未必可通別地一念徵衷不能自已統候

憲臺裁示以便遵行

參看儒學教諭蔣　條議

一嚴保結黜頂冒以別族全倫

本縣看得人惟一本代著百世故同宗出繼有識者已動續鳧斷鶴之悲況異姓冒承知生者何無水源本本之想且究其由來祇以名利之薰蒸遂至祖曾之醜辱名污假父親擬路人俗尚如斯良心何在本縣職司教化方切深憂允如該學所議足起人心於既死錫孝思於無窮爲吳人士施夫豈淺鮮更保結之法嚴明曲盡即詐冒徼倖無可得行至於往時一念之迷又許其自新改正若不翻然念動必其生自空桑欲正士風此爲首務矣

一重呈勘核真僞以崇節辨實

本縣看得租豆非虛文棹楔爲盛典彰徽既往與起

將來激俗維風茲爲首務蓋自世風既降公道難憑高爵可以賄賂求厚祿可以緣緣得獨此鄉賢名宦之典謂宜事定於蓋棺論公於身後維持宇宙此一線爲餘羊耳至於節婦孝子之舉猶宜至慎至公以服人心以表鄉閭乃今富貴之家鑽求得舉單徵之族湮滅無稱本縣查明與以來入名宦祠者二百餘年止一人豈中間更無一循吏哉詢之父老云六十年內尚有知縣李遷梧允堪租豆而前此竟無人肯議或反議及於所不必議者何也本官存時止公平正大恩施百姓未有煦煦小惠巧結力能首事者之

心口而其子孫又無力鑽求故也及查鄉賢不啻夥矣其中內行純備表正鄉邦者誠多然亦賴顯子孫之力以不至湮沒至於表表人物如徐師曾杜偉孫從龍國人諸大夫皆曰賢而不得厠於其間何也其子孫或微而不振或有待而不即鑽求故隱而不舉舉而不行行而不能過數重之開節故也至於節婦間有真者然真而不舉者尚多若孝子義民尤大冒濫公心何在薄俗可知今舉李遷梧於名宦又議舉徐師曾杜偉孫從龍於鄉賢於以闡發幽光登崇令德一倡衆和人心翕然則風俗之還淳仁賢之奪起

未必不始於今日也至若孝子節婦本縣方密訪確查以啚振刷人心挽回薄俗今看該學所議諸款期於秉正持公辨賢崇節庶祀典無羞於歲時之舉旌揚有符於月旦之評則不惟潛德表揚後人知所效慕而公道昭著人心亦庶幾　不死矣

一緝扛幇禁挾制以息爭興讓

本縣看得風俗清美恬讓爲端兆民顧化章縫以始故植黨背公及以養交得譽囂諼詬誶更以豪舉爲名則士風之敝壞誠有難言小民之效尤將何底止允如所議黜其躁以生其共彬彬之風計日可俟已

一絕左道斥異說以祛邪反正

本縣看得異端蜂起邪說簧鳴人心竟長夜之無明正脉僅如綫之不斷害至今日真可寒心本縣蒞從諸生之後輒抱杞憂今叨風化之司將伸軻辨但反經自悔正恩無因自知爲力甚難而私心真有不容已者允如所議日月六經龜蔡傳註務教與學之相習師若弟之有成豈但口耳咕嗶之無他自且精神心術之悉化此真去邪歸正之大竅係已

一督課藝勵箴規以飭文砥行

本縣看得事以肆成木因繩直習業未工難云資稟

之爲累行脩多玷非盡風尚之使然其咎率起於司教者課誨無方箴規多闕耳允如所議是日有省月有試文以會行以程諸士復何患業之不精德之不立哉

告示類

桐城到任禁約

桐城縣爲禁約事切照本縣爲民父母痌瘝切身自惟才短識踈獨一念真心欲與爾小民分憂除害皇天在上敢二爾心但使爾稍得息肩遑辭勞怨今當蒞任之始諸酌量未定事宜不敢輒爲更改訪有

[illegible]

喫緊數事首宜禁約施行爾等小民各宜知悉

一收政柄以明畫一

政出一門則事體歸一衙蠹無騷擾之害小民享寧靜之休今各廳與本縣和衷共事惟明禁之爲斤斤固無擅受民詞以滋紛累者恐積役仍故襲非猶須防禁今後一應牌票正堂於年月上坐印一顆各廳於字號上鈐印一顆票無號印即係假票假差諸色人等擒送正堂以憑究遣除關牒各廳外仍示爾等知之

一簡詞訟以息刁風

訪得本治素號民淳近亦好訟類無重大情節多係田僕兩端原大祲後田野草萊求售濟急人民餓莩投主活生纔遇有年業主假贖索添人奴飽思颺去牽告不止兩俱困窮此皆訟師積歇刁唆以階厲也今與爾小民約事逾三年經兩主者田主非倚勢鯨吞奴僕非橫豪強占者俱不准理仍行責治其刁唆之人追出枷號以息刁風

一禁越訴以免拖累

本縣與爾呼吸相通凡有疾苦冤抑事情任爾前來陳說一一與爾分豁有等頑民不論事情大小無端添捏驀越告訴冒籍關提不思在被告發解羈保種種浮費固有變產鬻兒之苦在原告牽扯結連動經歲月亦有得不償失之嗟人則害矣於爾何利除已往不究外今後有仍前越訴或冒各縣籍貫者如詞批本縣先行責治後方虛心問理如　上司親提或批行別縣本縣亦不即解發仍申請原詞批縣追出刁唆之人並本犯枷號重責痛懲之後亦與虛心問理決不食言各宜知悉

舉行鄉約示

桐城縣爲舉行鄉約以善民風事照得本縣夙秉彝

德之好凡聞人善言善行欣慕愛樂夢寐不忘然素負剛腸見一不良之人亦切齒痛恨況今身司法紀尤不得不鋤強懲詐以安良民偶因手抱嬰孩惻然有感念爾等小民無分善惡均此夫妻子父之屬即同此天性之恩若一人陷入典刑官司依律究罪不免寡其妻孤其子痛傷其父母之心斷絕其手足之愛豈爲民父母者之本心哉譬如生有五子內有二子賢智父母必篤愛之有二子中材父母亦撫養之若一子不肖必且痛恨鞭打甚則驅逐之又甚則欲其速斃矣今良民即賢智之子平民即中材之子不

良若卽不肖之子也又譬如一身之中心腹必加保護十指皆知痛癢若有癰疽忽起必以爪掐之甚則鍼刀決裂又甚則斷腕不顧矣今良民卽我之心腹平民卽我之十指不良者卽身之癰疽也爾小民何苦若不肖子若癰疽以負爲上者保爾若赤子視爾若一體之意哉本縣不忍以刑罰從事欲與爾等洗滌一番因念化民成俗之方莫如鄉約特頒條欵與爾著實舉行爾等各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恶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爲良善之民共成仁

厚之俗以不負本縣惓惓之意特示

一舉行鄉約全在得人苟非其人反爲政蠹惟約正約史多懷奸徇私之輩遂使善惡簿册爲植黨射利之媒今奉縣憲訪確查必年高有德鄉評推重者始舉爲約正約副次以淳朴無過者充之無則寧缺毋濫約史必公直明察者皆聽約正副與約衆共推本縣仍驗其稱否以憑賞罰

一講鄉約期縣城於初二十六東鄉於初三十七西鄉於初四十八南鄉於初五十九北鄉於初六十一日本縣至期間詣會所勸戒爾等

一置文簿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史書記約正司之

一彰善詞願以示奬勸之意糾惡辭婉以動其愧悔之心若有過失雖成同約正副並約衆人等委曲勸諭彼能翻然自省一旦改正依然不失爲善人昔日有周處最爲人害初不自知忽聞人言遂改行從善卒爲忠義之士至今千載猶令人稱誦不休蓋人非聖賢豈無差錯但得良心不昧依然是君子路上人此等之人本縣甚敬重之亦宜入彰善簿內一同奬勸

一講約儀式記善記過俱有成規不另示

一旌善申明二亭近爲虛設今本縣置牌二面一記善一記惡如孝友和睦好義行仁者入記善牌及狼逆詐僞蕩產生事者入記惡牌善者仍給扁額惡者亦用大字錠於門前以示勸懲

一鄉約例爲故事約正濫推匪人有司亦以衆役視之故鄉黨自好者恥與其列本縣確訪精核推爲約正者皆與論僉同士民允服者也本素恬靜自守恥入公庭若不因本縣感以至誠彼且堅辭不出故非姝禮以優待之則無以樹民望非從容以

諸訪之則無以悉民隱本縣特爲義起之禮如見在學生員及原出衣巾曾經在學者自有待齊長體貌致仕雜職及省祭等官與見任雜鄉官同布衣中高年有德如耆賓童自澄本縣見事賓禮之又在諸生雜官之上次如朱正色戴蓋蔣宗歧陳其策祝娘等皆唯深衣幅巾公堂免參用堂約所謁見止長揖勿跪仍許侍坐以便諮詢稱本縣止大父母自稱止山民其餘高年淳篤給帖准充約正或稱約副約史者亦許深衣幅巾公堂或約所謁見止兩跪一揖一躬本縣起立拱手稱本縣止

父母老爺自稱止子民俟其善行日進勸民有效仍與戴蓋等一類優待蓋善人見禮則須俗知勵遇有勸戒小民亦信服其言矣

一本縣初意欲給各約正和簿一本聽其處事息爭反覆思之各約正雖秉正持公亦難徑情任怨且有恃民勢户倚豪挾處非可久無弊之道也故止令善言勸化使民默感潛消若因而寢訟息爭固是美事倘冥頑不化亦不許強爲處分凡約衆詞訟之中若牽約正名目使其囚首對質若將原告加責約正免喚若約正徇私武斷本縣體訪得出

告發定從重處決不輕貸以壞良法以貽諸善人羞

一叔侄兄弟宗族人等比隣同居最宜歡睦乃或牲畜相犯樵採相侵事起細微遂成嫌隙惡言詬罵甚至訟爭手足相戕不知解釋此冤狄尚獸之不若也曾不思共祖同宗原是一體百年易盡豈能再世後爲骨肉乎今後但有此等人除責治外仍書其姓名情事粘揭縣前甚者入記惡牌上以爲不仁無義者之戒

一有户婚田土一切小忿會衆互相勸解務使彼犯者歸正失誤者謝過必心平氣和以杜後爭或曖昧不明踪無指證仍要敷陳禮法諷以微言務使心愧默喻其能悔悟謝過稡憾息爭者約正對衆稱揚以爲衆勸

一有等不良之人遊手好閑成羣曳黨生事惹禍如蠆如蜂或濁亂人閨門或破壞人好事或開場賭博或助陰遣兇或罵巷包娼或凌弱暴寡或送人柬香粗扇而強索厚酬或啜贓癡愚少年而誘使蕩敗或匿名丢帖或生事造言爲害地方甚玷風化此後急宜各安職業自爲良民若再不悛約衆

連名首官本縣重責枷號仍書惡棍二字懸於門左

一桐城較他處最稱美俗其縉紳正已式俗士子中多孝友純至文行俱優者布衣中有修行講學至老不倦者性善本同模範具在昔日有盜牛賊犯事之後甘心受刑只怕同里賢人王彥方知覺良心一動遂爲善人汝等若不遵有司之教獨不愧鄉曲中賢人君子乎此後須相勸相勉觀感效法本縣仍將高年修行者破格優禮四時存問以示激勸之意小民向善亦與獎勵昭揚

一莠稂敗禾害馬敗羣桐城十數年來始有刁惡扶唆神奸作弊如趙某劉某等毒害地方大爲美俗之蠹已經正法示衆似此之輩不止一人本縣姑解三面之網俟其悔過遷善爾等亦宜自念爾若安分守理做箇良民身心俱安無驚無怕用自在衣飯過清平日子何等安閒何等快活爾若越理犯法害衆作奸天網恢恢曾經放過幾箇致使身家不保妻子無依悔之晚矣且莫說至下稍地位就直惡名一出人皆罵之恨之視同惡犬毒獸反之良心能自安乎從今悔悟快作良民本縣不忍置之化外特諄諄教爾急早回頭須要革心不徒革面你原是我子民譬如不肖之子一時悔悟父母未有不痛愛之理汝等思之各宜知悉

一事有人已俱利如築圩等項多互相推諉乃有利已害人如灌網等項反屢革不悛若頑民之窩留異棍行使假銀渡夫把截官河勒阻行旅經紀壟斷取利強索窮民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皆良心陷溺之人也不思汝若身當此害豈不痛恨他人人心本同何不自忖且富厚人家吃着之外皆爲無用固宜知足知止即貧窶之夫一生衣食皆係前

定亦不必過分強求若存一損人利已之心反違天理自虧受用爾等宜急省改毋再癡迷同約之人仍須互相勸諭

一本地大户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墮筭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墮利磊取致令窮民無告賣產鬻身或有謂蕩子易於收息而授以淫敗之資其父兄方切恨入骨也比其欠負又反責償於父兄或將田土權爲典當而歲收租入之利其所得已不啻幾倍也比至結筭仍復取盈而准折蓋惟知有利遂昧良

心不思與其刻骨刻髓積爲廂中不用之財何如從緩從寬留爲子孫不盡之福今後有此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量與處分欠債之人亦毋得負心罔騙

一禁觀詞訟多有以爭陰地搆大獄者此等之人殊大惑溺大率子孫盛衰數由天定猶在修德以培植之若謂風水可以轉移則造化反爲無柄且郭璞之後不聞興隆寒微之家多至嘯起此猶昭昭可見也到處青山皆可埋骨若拘執庇蔭之說用計用強以奪之恐陰謀取忌於天豪占必罹於法

是求福而反得禍矣又有欲求吉地停喪多年或貧夜偷窆長人知覺是求子孫之福而使先人魂骨不安送終缺禮有良心者固如是乎痛爾等大惑不解易啓爭訟故訓示不厭諄諄約正副中有高見之人仍宜勸諭約衆

一人家或子分嫡庶齒有後先其父毋未必有偏愛之心乃愚婦冲兒易起疑妬遂有不良親故人等於中取利挑釁啓爭或各扶一邊硬執偏證或陰陽反覆兩面攪唆勝則歸爲己功不顧其得不償失之苦敗則迭爭求勝曾無氣平体欵之期始欲

屈財繼且勝氣及至兩家俱敗之日彼反袖手旁觀此等人全無惻隱良心推孺子使入井者也本縣恨之痛心疾首今後有仍前不改者必痛懲示戒爾同約之人遇此等事猶宜委曲調諭不均者勸令兩平已均者勸令和睦以息爭訟之禍以全骨肉之恩扶唆之人記名惡簿

一本縣素性有過未嘗不樂知一知過如油賦污身欲即時洗淨有善未嘗不樂聞一聞則夜不能寐欲即日施行不惟士大夫見教虛心拜受即鄉市小民有一言中事情者亦欣然納採自念濫任以

來一味實心不忍少負百姓第有土俗民情之未悉而意見或偏輕喜輕怒之失節而刑罰欠當又若何弊當革何利當興宪抑或有未伸疾苦或有未恤皆一人知識難周者也爾民中有識見通達者前來陳說本縣定酌處舉行仍將本民優賞爾等但知我是縣官不知我是父母遂血脉不貫意願不通不知我與爾情同一體呼吸相通爾若所言有理我仍持護短之意或辭勞避怨不與爾分痛分憂則內愧此心下愧百姓何面目居於爾等上乎各宜知悉

以上數款句句從肝膽中吐出無一字套語虛文爾小民各宜仰悉此心務爲良善無負爲父母者之意

派徵示

志立云先生單爲某言凡行政須要揆以萬心相時宜順土俗乃有實益不然虛文耳目如行鄉約一事蘆江無蓋吳江徑不宜題起重扛城行之最有實效蓋蘆江地饒洛俗用奢其民日什伯於少閉也惟不苛不擾與民休息高枕而治上策矣江人華而秀縟紳多恥彌名節但貧富不均甚至無田業者故其俗富人半無田業者公府爲好利郎刁攻賄以爲生而豪猾之家亦往往跡於法外治北等縣如取嬌劣之馬尊不停鞭弃渥濶之舊性後於矣故首抑豪猾益之刁健其次禁盜詐挾債川真精神以作振工夫通分別勸懲多方訓治以提醒人心俗漸不講於亦遂

總而未必真華心向化且爲之加意折簡請善賢遠庶邇累以明標榜樣狀覓有聲色臭味而計其實效尚不如桐城子之三也如使驟行薄物輕及苟閔然見載且生弊矣此須久任數年方能議及布衣講學之人膠庠有路行之士猶有七穴之通風爲如此縣天下絕少取之如貝馬之足數影也中間難處豈盡無之而賢紳亦自不少自後分別編民之善與惡者懲一二人而三二人優待十餘人以示民隙野禽馴且籍以觀摩而四野翕然翻風國行鄉約以洗之浦半年而淞滅故無浦荐年而風移俗易安得年之治何憂古道之不可復哉惜乎自吳江至今忽越三紀以築天下舉一事以築其餘則夫子至魯至道于與民垣產亦心之說立政宜民者

吳江縣爲徵派秋糧事照得本縣月平等心行均戶法諸項平米驗法均派不以行糧恤孤軍儲等欲使一家無偏重輕均平畫一可以絕諸弊可以服人心且使孤老衛軍等俱蒙實惠法莫便於此矣若一受請託開儘派之端則各戶紛紜援例求乞小民獨蒙重派富戶偏受便宜是本縣徇私情以壞公法矣平旦捫心能不自愧其不可一也且官府徇情若一吏胥即作弊十積棍糧里營幹就輕本縣方欲驅去風蠹以蘇民困豈肯使弊端自我開乎其不可二也人至衛軍孤老亦極苦可憐矣今以勢戶奸奴等糧

派之使坐守重門堅窩不理或勉強與之多至缺少濫惡又且不應緩急虛延歲時本縣爲民父母豈於爾勢戶奸奴獨親而小民與衛軍孤老獨非我赤子耶何故委曲遷就爲爾等惜紅朽之餘而忍剝窮民之肌肉也其不可三也前示已明未蒙體諒求請轉托至再至三曾不爲本縣設身處地如事體可從本縣豈木偶不靈以取怨取罪第心不宜偏法不可亂公平二字始終以之恐爾等未諒厥心特再布告

禁約示

吳江縣爲禁約事照得吳中敝俗好奢尚鬼好奢則

虛文勝而實意漓尚鬼則舍人事而崇誕妄損財靡費敗化傷風本縣蒞任未深驟難望其變革欲俟誠心稍洽身教漸行乃敢請於鄉縉紳及同志諸友又謀於諸父老有識見者酌量人情立爲條件易奢以儉易繁以簡易巧以朴易虛靡以率真易囂嘩以清靜使聲名文物之所爲淳厚渾雅之區尚自以力不到功不深未敢輕議也乃注精聚神端在於此凡可爲默化漸移之計者靡所不用即如賽神會漢神戲開張賭博聚衆燒香等事首宜禁止其婚嫁葬祭之禮宴會交際之文再容酌議定式爾等自思減一席

之酒饌可以活數人之饑減透體之綺羅可以救數人之凍即以本身論寧可有日節省不可無日思量是儉之一字真利已濟物傳後保家養德立名之至寶也又如諂佛媚神尤大惑矣天道至公禍淫福善汝若存好心行好事自然消災若行事虧心告佛求神何益佛神就如我官府一般善者自然護之原不係於阿奉惡者必然除之即阿奉亦難免豈有爲佛神者不聰明不正直因爾求請遂狥私情乎今爾等不事父兄長上而諂瀆土木之神不知濟衆救人而崇信虛妄之事於貧民不饒讓一着而甘爲僧道搧惑多行事不體認天理而徒爾叩拜求神一愚至此真可大笑本縣爲爾父母不忍爾等長墮昏迷坑中故畧說一番使爾省悟爾等各宜着意思量急早回頭存好心行實事以無負本縣惓惓之意特示

禁請託示

吳江縣爲禁諭事照得本縣才雖不敏惟是誠公二字蚤夜自盟絕不敢輕狥私情毫有枉縱以取人非鬼責爾民大小情事直宜靜聽處分何故請託轉求自爾多事爾如理直即足自恃本縣雖智皆識闇然遇事揆理原情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是有理者

不必請託也爾如理不直本縣爲　朝廷奉行三尺不敢出入輕重奸必宜除暴必宜抑有如縱釋有罪甚則反害無辜錯亂是非顛倒黑白即明枉國憲內負良心上干天譴此寧直冠可掛乎即頸可斷矣是理曲者雖請託亦無益也又如身扞文網而情在可矜本縣定寧出無入事有可疑本縣定寧輕無重苟得一線路有不於萬死中爲爾赤子求一生者耶此自爲民父母慨慨至意原不因請託有無若多請託一番不免反添蛇足矣蓋本縣以富貴功名付之身外升沉得喪聽之彼蒼即可以德怨毀譽付之悠悠

何所求又何所屈狥本縣不欲露此痕迹第痛念爾民無知虛費心力且以世無公道則有財勢者生倖免之心縱惡長奸以殃良善有司無所逃罪故諄諄示爾一則欲有事者安心靜俟免爲無益之舉一則欲無事者互相勸諭各分守循理毋以財勢親黨自恃致罹法網難逃也爾等各宜仰體無以空言視之特示

禁諭示

吳江縣爲禁諭事照得民間風俗以厚爲美所謂厚者何長不欺幼幼亦不慢長尊不凌卑卑亦不犯尊

富户不苛索貧民貧民亦不負騙富户相周相恤相讓相親有怨且消有忿即釋一團和氣兩得便宜此非甚高難行之事只在爾民一守分間也本縣蒞任之始尚見勢豪玩法視民若草菅自本縣執法秉公罔敢狥私出入懲一人而積玩者知儆寧直小民免魚肉之害即有身家世族者亦漸知保身之道矣乃蔑分亡等恃刁啚騙之民尚不知回心易慮毋於聽訟之時見狀詞虛捏者衆或事無干與而牽附勢家或事涉鄉紳而直斥名諱此蓋愚民無知以成心窺本縣耳不知本縣之心至虛至平無偏無狥處一邑

分顧各得力乎平等欲阿人勢家者小民皆不待言矣若有成心我仰而矯枉過正者亦未爲得也

如一家也大夫士如叔伯仲昆小民如弟侄子姓倘伯叔仲昆而間絕其弟侄子姓本縣必據理極勸甚則垂涕泣而道之若弟侄子姓而慢侮叔伯仲昆本縣又豈肯縱容以長悖逆之習乎一邑如一身也大夫士如我腹心面目小民如足如手倘腹心面目之氣脉與手足不相流通醫家謂之不仁本縣必用良藥以調治求愈若手足乖戾而自搥其腹胸自掌其面目是必癲癇發狂之病矣本縣又豈肯姑置之不一調治乎諄諄示諭不但明本縣之心正使爾等知從厚之道也本縣欲立條教以化爾民自謂力不到

功不深未敢輕議姑時舉一事動爾良心卑幼人等見此當共爲恭順之風尊長人等見此當共興慈睦之意不然本縣以一家一體待爾而爾等以同鄉同里之人不遜不恭相爭相競是一家之中而自爲囂諼一體之中而自生戾氣矣哀哉惜哉凡我良民傳此勸諭

勸貸示　此因勢豪欽手之後並私債亦不肯放故有此示

吳江縣爲勸貸事照得借放一端人已兩利放者得生毋子息借者得救燃眉富厚人家如肯本分求利不違禁不逼准不磊算得寬處且寬數日得饒處且

饒一分人必感之天必福之生財濟衆之道無踰於此誰禁之使不爲也但有等無恥無信之民借時荒狀哀求取時百計推托意圖負騙背義忘恩以致放債之人進退不得欲強取又恐生禍欲不取又羣干休且恨且悔嗟嘆不借在富家封門閉倉不過家無生烟在窮民束手搥腹遂致朝暮不保兇冬作旣荒秋成何望貧富兩困端由騙徒誠本縣所切齒痛恨者也然富家如此亦不免爲愚人矣蓋騙債之人明有官法汝以實情具告本縣豈不痛懲譬如父母生兩子一子頗富一子極貧父母必令富者借債與貧者以濟其急若貧者借去不還父母必打罵之打罵之者何也謂今日不還後日必難再借故責之以信義免其他日束手恐饑打罵之意非偏愛于之富者正爲子之貧者長久計也本縣於爾民亦是如此豈有聽貧民之騙負而使富者不得生財貧者終至坐斃乎就如欠租一節本縣明示限閏二月處完三月初許告今自三月初一日起告欠租者俱准批干証處若再半月不照前示酌量分數完納本縣定拿來究責不饒此亦不獨爲田主完粮計蓋恐田主之心不甘或另招或自種逐去佃户使之生活無門則是

蹙其騷租者反是絕其生路矣本縣豈見不及此乎爾等以此意推之即當安心放債一面生利一面濟人免得林守死財人已兩無利益且財穀是流通之物若久藏不出多致作耗生災此言似迂似逛要之至理亦不外是本縣不能以法強爾而是以懇勸爾爾等體之毋得視爲空言抗違不聽特示

志立云先生嘗高某言造物不辭敗人之貧凡遇富家者如使兼併貧家遂其守已則當户正不可無大欲賴以養當幽羞賴以賑貧是一縣之元氣所宜保護者也損有餘補不足雖曰大道爲公去太甚不可耳若苦一成心止要貧民而專剝富户不論有理無理皆催騙緊不安混斷告田業一味加添甚則剝削衙役之不安

家在上之毛拔盡則不得受溫衣貧户心實之谷得其所乃爲平等若欲一切齊之則山澗亦可使平矣此乃不平之尤也某謂一連二告此語以告平政之君子

此先生打抽豐之意也

其業則富家固一邑之元氣然煞如契十火心實之谷得其所乃爲平等若欲一切齊之則山澗亦可使平矣此乃不平之尤也某謂一連二告此語以告平政之君子

嘱盜安民示

吳江縣爲嘱盜安民事照得本縣地濱太湖小港穿錯盜賊叢藪出沒無常或穿壁踰墻或打船劫舍以致地方不靜商賈戒途本縣視盜賊如癰疽之附心視小民受害如割剝之切體日夜疚心羹餐寢食爲此特立條款欲使盜賊轉爲良善地方漸得安寧凡爾小民各宜知悉

一開自新

凡爾百姓同此良心縱然陷溺已深量亦貪生畏死乃今敢於作歹投身網羅接鑿獄中送亡枕下此豈好生之性與人殊哉大抵父母失教黨與非人或由凍餒切身或被奸民誘惑或且試做一次或迷陷身其中料爾等亦知天網難逃未必無一念之悔所以不即回頭者蓋謂當初錯起心腸罪業已經做就今日縱然不爲照舊難逃一死不如且撇了做去看何日是絕命之期嗟嗟此爾等過爲疑懼不教而誅非我爲民父母者之心也本縣

痛憐爾等垂涕泣吐心血以勸爾一番且開一生門使爾等有自新之路裁自今日今時以前未發露之事本縣姑不究追曾爲盜劫人者許自首免罪一人獨首則一人獨免一黨盡首則一黨盡免止爲賊行竊者許其改過從新如實心肯改而悔于自首其實自不容掩本縣亦不追其既往之愆如明白肯改而勇於自首其念尤爲可嘉本縣仍給賞綵花紅布以堅其向善之意蓋本縣父母也爾等皆赤子也父母有子十人其九子皆善有一子獨作惡多端害此九子則父母必含此一子以除九子之害若此一子忽然悔悟父母且倍加憐與九子看待一般本縣憐爾望爾之心與父母一樣真切豈有必加刑戮不聽自新以開爾生念之路者乎爾等亦宜自思依我之言則是生門就爾之迷則是死路老者陷身已久又是有限餘年今日好一洗前非免得癰箇污名受罪死去少者日子儘多又喜落脚還淺今日好改頭換面免得辱親玷祖自促生年稍可過活者農工商賈何事不可爲何苦作歹爲非致使逐日一家驰驚受怕即貧窮難立者投靠傭工尤不絕生計就是受些

寒凍猶勝受刑受拷斃命囹圄你若說暗處無知幾曾有善終賊盜本縣實心憐你許你自新你若負我至心錯過機括或仍前不改或陽改陰違是本縣必欲爾生爾等反必欲尋死也九原之下汝不得怨恨本縣矣本縣實心實事逐一清查爾等好歹盡在指上及今不改後悔即遲今日今時即生死分頭之路各宜思量無視本縣爲奏語也凡我父老各宜傳此勸諭

凡賊犯應決配有誦得此一條免決免配銀止發盜賊自首者誦得此一條除照示免罪賞花紅外另賞米三斗

一許首發

平民與賊盜迭爲消長如平民能制賊盜之命則賊盜何患不消今賊盜行藏踪跡在鄉黨隣里豈不知之而束手吞聲不肯首發其故有三其一有司之寬縱也蓋此輩計甚詭口甚硬其黨與能行苦肉之計其賄賂能持役鬼之權若有司一念狐疑因而縱釋使如穽虎歸去復肆其反噬之兇原首人無噍類矣今本縣雖云不明然及人不能逃我之目灼見其情真罪當定然斬草除根若持姑息之心以貽害爾等即當去頭上進賢冠戴婦人

狄髻不惟不足爲丈夫乎勿慮勿慮又其一囑託之公行也蓋賊盜將入死門先尋活路或倩有力之家爲奥窟或憑請託一着爲後門恃此無恐何所不至今本縣秉公持法諸事槩不徇私況事干盜賊豈肯因分上而故縱一人以爲千百人之害且盜賊賄賞乃臭穢之物平民被害真剝膚之慘在仁人君子豈不酌酌而忍向本縣救拔及人即雖其骨肉至親亦當顧以大義聽本縣以三尺從事不復有阻撓之心矣本縣硬着面皮奉行　國法不是保守自己家計無非爲爾地方即或過於執持定爲大君子所原亮爾小民再莫憂囑託矣又其一賞罰之欠明也蓋往時首報賊盜者不惟無賞反貽以賕要之累不首報者不見有罰反得免多事之擾今本縣以巡緝責之捕兵不累地方與原首人等賞格定後並不食言如何五張儀黃山黃誠吳信等首賊各賞銀三兩王錫首盜即不追論既往直就事論事亦賞銀五兩汝等有利無累何憚不爲今截自此月此日止以往之事本縣既許其自新姑聽本人自首後若仍前不改爾等須覺察稽查如事跡可指許連名

具呈或一人獨首或即時先報本縣或附近權報該司審實時定照原示賞給如事形未明踪跡可疑者亦准稟首立案事發免坐蓋此輩平素奸反固易知今日肯改不肯改亦易見如平日游閑賭博之人一旦勤謹務業平日行藏不定之跡一旦出入以時此即自新向善者汝等不必有心疑之若其不然即係舊習不改以此驗查何所遁避汝等如縱容不舉事發定行追究該總甲地方保長里長圩甲隣佑等人一體連坐從重究治不饒無悔無悔

一嚴巡緝

應捕弓兵之役所以防禦賊盜也而彼此反交通爲市捕兵視盜賊如外舍盜賊以捕兵爲內主每歲賊盜有常例餽遺捕兵遂安心行竊刼之事故如某爲眞賊某爲眞盜捕兵原熟其行藏而不肯舉首某處被刼某家被竊捕兵原知其端的而不肯緝拿偶遇事發反賣盜匿賊指攀良善破人家業折人妻子肆害地方神人共憤是捕兵卽盜賊之頭領也本縣開盜賊自新許諸人首發若不嚴比捕兵祗取捕兵等竊笑耳今牒行捕廳各司各

置一廣捕冊列捕兵信地於冊首遇地方大小失事立限嚴緝依限嚴比初限不獲重責再限不獲家屬收監三限不獲究責革役則捕兵無容隱串同之弊賊盜卽無藏踪着足之所反心漸息悔悟漸萌本縣勸諭諄諄乃不爲虛設矣今日今時不特是盜賊生死之關亦是爾捕兵禍福之路無襲積弊各宜與賊盜等一體自新倘或不悛請爾視卜成爲例

一禁盜源

欲禁盜賊不可不清其源如賭博亦其一也賭博之害不惟喪失身家且使盜賊風熾蓋其場混雜反人固得潛容其事競爭常情因以昏惑及賭失而束手無策遂求得而非心卽生蓋以賭場聚盜賊之黨眞如惹絮之泥因賭博行竊刼之事眞如和油之麪故賭博一禁則歹人少着足之處良民無誘惑之端矣乃有不良人等大開賭場招徠無賴棍徒掇賺良家子弟抽牌鬪骰任意捻頭止圖利已不顧人害致使其生理妨廢產業飄零妻怨其夫子離其父擠人陷穽之內割人天性之恩且使盜賊盛行地方不靜似此等輩不惟陰譴必至

亦且王法難逃更聞他邑中亦有詩禮之人衣冠之輩不自愛重偷學少年不知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致使人有李下之疑身損連城之價以致一倡百和風不可回談之眞令人蹙額此中禮讓相先之地士人多閉戶潛修萬萬無此而賭博之風不倡自熾則以此奸輩作祟也今姑不追爾既往許爾等與盜賊一體自新截自今月今日以前免人首告自今以後若再不悛在城許保長總甲隣佑及諸色人等在鄉許里長圩長鄰佑及諸色人等各奪其牌骰出首小賭者賞首人銀五錢

大賭者賞首人銀一兩或掇誘良人子令其喪業辱親旁人不平從公出首者本縣定賞銀三兩如獲真賊之例本犯用一百觔大枷枷號一箇月游街示衆仍依律定罪不饒如容隱不舉事發定追究保長總甲里長圩甲四隣人等一體連坐不恕凡賭博事犯枷號者以誦得此條之日置枷枷流應的決者如誦得此條亦准免

以上四條從本縣心肝中吐出凡我父老各要以此傳諭如遇不知書理之人猶須演作口頭話與他細細講說一番但得地方人等各安生理不作非爲閭閻不驚商旅無失共享無事之福即是大

平之風本縣稍俟秋涼躬歷鄉村以詢視爾疾苦親行勸諭以提醒爾良心使爾等各爲良民共成善俗爾等不虛生一世本縣亦不虛當父母之稱若尚有冥頑不靈遂非長惡之人是本縣涼德不足以率人積誠不足以動物也本縣真靦顏矣而父老教之不力不亦與有責乎言止於此各宜知悉

平兌示

吳江縣爲定成規平兌運以明畫一以彰至公事照得本縣遍年兌運曾無定規有司置不主持軍民各自爲政法不平等偏累實多就本縣與他縣論之開南衛官軍視吳江爲奇貨如一衛中有幾船領兌別縣幾船領兌吳江即議吳江粮船每船津貼別縣粮船米一十七石在出貼者猶爲厚幸在受貼者猶不勝垂涎先議後閹率爲常例夫計每船載米不過五百石以十七石起數兌米十七萬即貼五千石有奇旗軍先以五千石私貼而後取償於吳江是吳江之民歲以五千餘石與別縣無干涉不知誰何之人也旗軍未到水次未見糧米先捐此五千石不恤後來勒索且十倍於此是吳江之民歲以數萬石實貪軍之

漏卮也別縣之民何幸吳江之民何苦豈吳江獨非王土其民獨非王民乎此吳江與別縣之不平也又就旗軍與粮户論之粮户分散而孤旗軍幇助而合交兌既無成則聽旗軍以強衆凌制平民刁措需求百端無饜衝笆行槩高下在手一言迕意兇毆隨加在平民且忍痛吞聲束手以聽此軍與民之不平也又就糧户論之粮户中力有強弱户有大小人有刁淳參差不齊蓓蓯無筭小民之強於力者大户之憑於勢者與旗軍相持不相下平米及補潤濕之外顆粒不加旗軍不敢與爭而又不饜厥心將盡力以刻

取於小户於是弱者獨爲魚肉強者偏受便宜又自頭積棍人等拴通旗軍陽爲開例定則明白加贈若干使用若干交付後陰即串分旗軍額外之所得半歸積棍之囊橐於是積棍之腹獨飽而小民之髓已枯此小民自爲不平也又就旗軍論之刁淳亦至不等刁者通同棍保先訪糧長誰強誰弱誰宜讓誰可欺遂與私講贈耗私索背手錢交兌時陽爲讓饒而淳軍又聽其指使不敢苛索一人享利而衆不知此旗軍自爲不平也又就旗軍與運官論之利獨歸於刁軍則淳軍盤運獨苦於是有損折有揷和即刁軍

所得之利不過折乾入手易以花消艙中多無實米及交卸煩難運官有株守之累始累刁軍而終害運官此軍與官自爲不平也夫人情貴在得平耳平則爲上理不平則爲極弊今法不畫一令人人不得其平則爲民父母者豈宜置而不問乎故特立定規每百石一平一尖如不願煩瑣者明加起尖米三石八斗其餘槩平量確守漕規不許旗軍衝笆行槩以上笆付籮夫則無偏輕重以行槩付老人則無偏高下計北兌米官私贈每百户槩加七石南兌米官私贈每百石槩加九石法一定而平等例易知而難欺刁軍不得藏頭以作奸豪户不得閃身而擇便積棍不得陰陽彼此染利於其中而綱司伍長之餽儀說合交關之酒食一切淫費掃除俱盡人人同例顆顆實糧出兌免於交爭到京易於交卸似此兩利俱便之策也第法兩便於軍民而軍不得沿襲故套分外需求則軍以爲不便法均便於軍而強軍不得弄其奸謀私取獨利則強軍以爲不便法均便於民而豪民不得獨占便宜奸民不得串同作詭則民之豪且奸者亦未必即以爲便不知本縣雖德薄亦嘗以萬物一體自期就軍民論左右皆吾人也有何分別心若

疾視強軍之凌民而不一調停固愧其爲民父母矣若止知小民之疾苦而竟置軍人於度外亦何自待之不廣乎軍人無知或以私心窺本縣此猶不足異也至於本縣之民尤一體中親切者若一家得便宜而衆家受索措是手足不免偏枯若一人作奸計而衆人受累苦是手足自相戕害本縣乃一體中腹心也方欲周流元氣於四肢使無偏枯不仁之病而不公不恕之民止計一已不論大勢止圖私便不計羣情間亦私稱不便以亂公平之政者豈其獨無人心乎在軍人既不知本縣一體之心在豪民又不喜本

縣一體之心素受虧苦者今已陰受其利而不能言素慣作奸者今若奪其乳哺而喜異說本縣若不申明禁諭必有陰圖阻壞者爲此再勸爾軍民及諸色人等須各洗心滌慮務將前弊頓除體本縣大公之心遵本縣平等之法仍就此提起良心引伸觸類憑公處事推恕待人無利已以損他人無作奸以干天譴則一邑之內即如一家俗美風和古道復見於今日矣本縣不勝惓切爾等無以空言視之特示

清理煙門示 並式

吳江縣爲清理煙門事照得本縣分爲父母一邑之民皆如子弟眷屬必須情形相習名姓相聞人數之多寡盈虛時在眼下鄉分之剛柔善惡盡入胸中都啚之災熟瘠饒如指掌上然後精神貫徹意氣流通可使禁令行可爲移風計諸如窩主流徒冒籍逃拐之弊亦可漸次革除矣爲此特仰該啚里長督令各圩甲造煙門冊一本以便清查另編保甲無得隱匿無得混開本縣仍別行設法查訪稍有朦朧不的將圩甲分別重責里長不行駁正亦同責治不饒各宜仔細列式於後

一先開正户若干不論士夫舉監及有田人家皆是其虛立户名實無田產者不得混開

一次開副户若干凡官户知數人家義男有田別居者皆是其與家主同居者即附在正户男僕幾人之內不另開户

一又次開佃户若干凡自已無田佃人田種者皆是其自已田少兼佃人田者亦以佃户論止註本身有田不得混開正户又次浮户凡無田工伴或別作生理異籍寄居或開張舖面者皆是若無業之人不列名浮户者即係流棍歹人查出另議寄居有田者仍入正户之中

一開户不照舊冊亦不依户名須要的名的字的號士夫止書字號官啣若名本三字即開三字二字即開二字一人兩三名即開又名某名某不得混寫詭名不得音同字異又要見係某人子年幾十歲是何職分作何生理住居某地方或瓦房或草屋幾間庄田幾處子幾人一名某一名某各年若干各是何職分生理不許遺漏混添一名男僕幾人名某名某女僕幾口毋得錯漏

一正户有住在此庄在彼者住處詳開其立庄之處止註瓦房草房幾間係庄屋

一此冊定後本縣坐卯置之案上出卯置之行廂詞訟問理一一查核若脫漏捏添不惟里排究責各戶亦後悔無及也仔細仔細

一凡年五六十歲以上淳篤無過通達事體之人揭出列名冊後務要從實開報本縣另行體訪如狗私妄報者重責

一紙劄係官銀置備如里排指稱使用索小民毫釐者計戶算贓責究不恕

一各圩發印冊一本里長類領散給各圩長照冊填註限十五日填完里長收齊類呈本縣遲限者重責不恕

式定於後聽圩甲據實填空內有欠項無可填者即用筆勾之以免過後混增

一正戶共　戶

一戶姓名又名字號係子年歲
職分　生理居住　地方　屋　間店　處
子　人名
男僕　人　　女僕　口

一戶姓名又名字號係子年歲
職分　生理居住　地方　屋　間店　處
子　人名
男僕　人　　女僕　口

一戶姓名又名字號係子年歲
職分　生理住居　地方　屋　間店　處
子　人名
男僕　人　　女僕　口

一戶姓名又名字號係子年歲
職分　生理住居　地方　屋　間店　處
子　人名
男僕　人　　女僕　口

一副戶共　戶

一戶　原姓　原名　係　戶人見爲　戶義男年　歲
生理住居　地方　屋　間庄田　處

子　人名

男僕　人　　女僕　口

一戶　原姓　原名　係　戶人見爲　戶義男年　歲
生理住居　地方　屋　間庄田　處

子　人名

男僕　人　　女僕　口

一戶　原姓　原名　係　戶人見爲　戶義男年　歲
生理住居　地方　屋　間庄田　處

子　人名

男僕　人　　女僕　口

一戶　原姓　原名　係　戶人見爲　戶義男年　歲
生理住居　地方　屋　間庄田　處

子　人名

男僕　人　　女僕　口

一佃戶共　戶

一戶姓　名　又名　年　歲　生理住居　地方
屋　間　本身有無田子　人佃種

一戶姓　名　又名　年　歲　生理住居　地方
屋　間　本身有無田子　人佃種

一戶姓　名　又名　年　歲　生理住居　地方
屋　間　本身有無田子　人佃種

一戶姓　名　又名　年　歲　生理住居　地方
屋　間　本身有無田子　人佃種

一戶姓　名　又名　年　歲　生理住居　地方
屋　間　本身有無田子　人佃種

一戶姓　名　又名　年　歲　生理住居　地方
屋　間　本身有無田子　人佃種

一戶姓　名　又名　年　歲　生理住居　地方
屋　間　本身有無田子　人佃種

一戶姓名字號年歲住居地方
屋間生理子人男僕人
一戶姓名字號年歲住居地方
屋間生理子人男僕人
一戶姓名字號年歲住居地方
屋間生理子人男僕人
一戶姓名字號年歲住居地方
屋間生理子人男僕人
一戶姓名字號年歲住居地方
屋間生理子人男僕人
一戶姓名字號年歲住居地方
屋間生理子人男僕人

諮訪示

吳江縣爲廣諮詢以悉民瘼以定治規事照得本縣無他長技惟此實心苟有利于吾民雖軀命亦不知恤第此中繁劇百倍他所而本縣見識有限意慮難周若不與諸父老逐一講求不免獨任成開爲此將本縣有疑不能自決有見不敢自裁者除請教縉紳諸士外仍列款出示聽爾等計議妥當且揭條陳各要與本縣一氣一心共成一縣之事事可利害毋得只說一邊法要均平毋得偏虧一項前官創立良法有盡善有未盡善須明白直說毋得粉飾套詞自昔

相沿弊規有已禁有未盡禁須逐款細開毋得避嫌過諱何事仍宜照舊何事急要更新何事可革可因而驟革未免紛更或未蒙其利而先受其擾何事斷宜議革而調停須要曲當恐止見其槩而未究其詳何事宜諮某人何事宜倣某縣何事不妨任怨何事宜合人情爾等俱各虛已細心廣詢精議無執私見無諱盡言無啚自便一身無得迎合本縣說須要盡語不求文盖本縣以實心爲爾民爾民何得不以實心承應且屬當創定之日一言欠悉一處欠周後必有受其敝而悔無及者是本縣爲爾民慮而爾民不

爲其身與其子孫慮也思之思之爾等乘機盡言本縣洗耳以聽

一議貼役

一議裁役

一議更役

一議均役

一議任役

一議優免

一議徵派查各款事宜與貼役公移款內大同小異不重載

已上數條邑中急務本縣積思極慮見止此耳尚有未悉之蠹弊未妥之事情與諸條外有大利害當革當興小民中有大疾苦當甦當恤並本縣政事之關失舉動之愆尤以至節婦孝子孰爲真確而非虛逸士山民孰爲淳謹而無過皆本縣所留心願聞者許諸父老及鄉城遠近老幼一應人等或連名或單名具揭條陳限於十日之後　月之內呈遞一月外恐涉聚訟即一槩難收本縣爲爾民求言甚切爾民爲其身及子孫未有不盡言者各宜知悉

崇祀類

吳江縣申請崇祀名宦一人

原任本縣知縣李 諱遷梧號鳳崗山東安丘人

按本宦廉靜禔身慈仁字庶急拊循于兵役之後遂至竭俸以設廩緩催科于凶饑之時不憚免冠而請命任勞任怨實政實心誠可格天云救焚而返滅信能孚衆即縱囚而自來撫字當官不愧陽城之考卻遺去日何異劉寵之錢四紀于茲咏懷不置夫苟非真有惠德于斯民其何能以強邀人心于沒世也

吳江縣工部主事杜 諱偉號靜臺

按本宦邁迹髫年潛心聖學立言一出于正有紹明六藝之功教人必本諸身有風動三吳之化孝友已彰于敦族廉惠更著于當官榷關不染片塵楚中至今作誦傳家僅存四壁江南到處有聞真秀出海宇光昭吳會非第一鄉之善士而已

原任禮科左給事中徐 諱師曾號魯菴

按本宦孝友夙植清介孤騫履宦高恬澹之風居家備倫理之篤負郭無田即此生平可卜公庭罕跡至今丰采堪思且概其著述庶幾理學之淵源賭茲宏雅允矣休明之鼓吹誠所謂生能爲儀沒可祭社者

也

原任江西按察司副使孫 諱從龍號質

按本宦稟沃端醇行中繩矩先意承歡早已根于至性惟嚴作訓今尚式乎家風矢清白以終身數椽首而弗斲參圖書以暇日二天揭而無疑治郡江干化成講學歸田湖上跡漸冥鴻鄉里飲其溫酥士類消夫鄙吝允足冠冕一時而俎豆百祀者也

吳江縣申請崇祀列女四人

張福眞 弘治間人

按張福眞黃偉妻也偉死福眞志在守節偉父茂將嫁之福眞度不免佯許諾擇日當行福眞沐浴更衣辭其舅姑而出旋入如厠人莫窺其意弗爲之備竟自縊死時年二十五

錢如潔 嘉靖間人

按錢如潔錢皓女也許嫁按察僉事曹璞冢子禧禧有廢疾不能娶自請解盟錢氏不聽後曹更申前言錢氏從之改聘烏程溫氏女聞累日不食母强之乃食止蔬食叩其故俛而不荅及禧卒溫氏來迎女知不免乃屏人闔戶沐浴更衣書于寢壁云前緣已定禍福當同書畢遂自縊死時年二十六遺書與其姑董求葬曹氏墓從之

沈氏

按沈氏曹禧之側室也禧原聘錢氏如潔禧有廢疾不能娶其家乃先娶氏以嘗之禧終不知夫婦之道及禧卒錢氏以烈死氏亦終爲室女矢無二志人有勸之嫁者沈作色曰錢氏未歸于曹者也尚能舍生而不改適我之歸曹久矣何以嫁爲年六十八始卒人咸目之爲雙節云

項貞女 今萬曆時人

按貞女秀水人許聘邑人周應祁適應祁從父宦學未娶比還病瘵女聞之輒不茹葷日夕焚香默禱年餘應祁夭歿訃至女慘容不語隨易縞素盡收平日所服御貯篋中迨夜分女援琴再鼓以示無他密察諸侍兒就寢已熟因自縊死時方十九云

請舉類

桐城縣敦請鄉飲正賓一人

勑封直隸大名府推官方 諱學漸號本菴

按本宦孝友刑家眞誠動物潛心經史蚤已晤對乎聖賢玄解根宗晚更印心于濂洛稱人之善不啻若已憂世之情頻見乎辭言一軌于中庸功惟期于實

踐命名著述無忘崇正之心作社甄陶庶幾絃歌之俗誠聖學之有裨而人心之永賴者也

桐城縣敦請鄉飲介賓二人

耆老童 自澄

按耆老童崇正學而百折無回守清操而三公不易斗室春風居然孔顏之樂江濱絃誦想見鄒魯之遺親炙者不期而醉心聞風者相率以慕義誠所謂眞不絕俗而善可及人者也

耆老戴 蓋

按耆老戴矢心力學寡過褆身家鮮擔石之儲絃歌

未絕于耳身遊勢利之所清潔不染一塵眞上古之遺民而一鄉之善士也

又布衣朱 正色

按布衣朱天質溫醇躬行眞確修身以孝友爲本講學惟篤實爲先士類共推其賢鄉人允化其德蓋表率已端而令聞有著者也

吳江縣敦請鄉飲大賓二人

原任江西右叅議王 諱錫命號文泉

按本宦立朝清介金畏四知處家孝友祿仁三族直伸所志而遺榮是甘雅意素絲而鉛華不御屢辭薦剡于當道重絕請託于公庭眞縉紳之高蹈乃吳會之翹楚也

原任許州知州周 諱兆南號雨峯

按本宦身承閥閱志謝鉛華仁厚秉心清平蒞政知許州而平寃抑之獄判杭郡而卻織造之金薦剡方馳急流勇退養高林下望重吳中誠閭右之坊表而末俗之砥柱也

吳江縣敦請鄉飲介賓四人

封君趙 諱世美號景湖

按封君趙緇銖必謹素履已見其心誦讀自閑公庭

罕識其面代白親寃永懷吉粉之至性力周兄乏庶幾薛包之遺風家庭式爲典刑鄉里稱爲長者

耆儒張 金

按耆儒張立心純朴志行端方辭中貴之遺金卻直指之請見高潔有聞而清芬可挹者也

耆儒張 思載

按耆儒張游神誦讀備行淳良事父可追惱臂之誠侍兄不減問寒之意誠內無愧于其親而外有聞于其友者也

旌善類

一帖仰鄉正致敬沈處士

吳江縣爲表揚潛德以立矜式以端風教事照得本縣甚慚涼德亦具民彝有懷賢士之標不勝高山之仰夢想誠切願見久虛徒爾寤先民之範于遺編寄執鞭之心于異世即今待罪松陵謬司風化每思身事賢人長者以矜式子弟激勵頹風近訪得處士沈先生諱汝和道慕前修心游太古棲遲衡門之下教授笠水之濱雖學術未見厥施而持守一出諸正椒蘭之性素定于天冰雪之操不淄于俗一裘見客經

三十載以如新七畝遺田歷六十年而日削家無擔石操瓢簞而養性自怡居有敝廬歷寒暑而讀書不輟一介不苟百節無虧孝同徐子之純行媲伯鸞之美生平得力主曾子之不欺白首姱修眞武公之好德允矣儒林師表鄉國典刑即束帛蒲輪之禮竟虛于　清朝而父事兄事之誠可忘于下吏爲此帖仰冠帶鄉正屠大化即齋扁額一面（扁題廉貞通古）衣葛一端褐布一端冠履二事白米山茗鮮肉醇酒菜蔬薪炭親送本宅以表本敬事之意蓋繼粟繼肉有司之分宜然授粲授衣同然之心自昔義爲可受願先生無以例辭本縣蔣俟邑務少暇棹舟百里親造廬拜見先生仍俟後鄉飲屆期同該學敦請借重賓席以光大典抑本縣有願焉獨爲君子古人恥之盛德之人所居則化今世風日降民德無良喪盡良心如癲如醉仁人君子立乎其前必發大慈憫心急爲呼醒且先生誠心清節遠近素孚一動一言信從必衆惟願善不獨善諭誨鄉邦期挽澆漓之風共成淳厚之俗豈惟地方蒙惠即司教化者所爲倚賴不淺也仍仰鄉正傳諭父老子弟等須體本縣崇德之意莊事先生進見必敬勸諭必從各思良心原同儀刑具在過

喬木而必敬矧吉人之在前聞餘風而思興況里居之相望本縣德不能率誠不能孚幸爾之鄉自有沈先生矣倘有自甘不類寧不畏彥方知鄉正共爲本縣遍傳此意無忽須至帖者

一帖仰鄉正致敬汝上舍

吳江縣爲表揚懿行以昭激勸以淑民風事照得行必始于敦倫名莫榮于行義慨自世風不古習俗益偷太和之氣盡漓而家庭手足之間戾沴先積秋毫之利必析而濟貧捐負之義寥絕無聞何其獨無良心言之眞堪疾首本縣謬司風化圖所以勸俗淑民

夢寐徒勞罔臻實效蓋涼德無能表率空言不足感孚每思履和蹈義之人得身事之用以矜式小民激勵頹俗今訪得上舍生汝君諱炌怛厚慈祥真誠愿恪詩禮克敦乎世業操修無忝于人倫友愛二兄同居無間教育諸幼卒業有成焚券而惠普窮簷賑荒而恩沾枵腹罄產以脫族黨之罪不掛齒並不存于心捐金以散饑亂之徒辭其償並欲掩其事無德色于饒盈之日泯慍心于窘乏之時見惡若淄有諾必踐允矣恂恂君子藹藹吉人乃其兄汝諱煐汝諱煒皆賦性謙和宅心謹畏啓口而吶吶似不能出然足

而惴惴如不敢前對下隸嬰兒如見大賓處暗室屋漏如臨廣衆雖橫逆時至而未嘗屑校一人雖貧窶備嘗而終不苟取一物足跡不入城市行誼可式鄉閭元氣孕于連枝和風生于一室尤爲天倫之樂事更標人望于德門夫以民德無良之時得純行高義有如汝君本縣秉彝好德之心何能已已爲此帖仰冠帶鄉正陸道通齋扁額一面（扁題一門元氣）衣幣三端白米烏薪鮮豚醇酒親送本宅以表本縣兄事之心本縣將以省農問俗之日便造廬存問或請相見于公所以詢民瘼待後鄉飲屆期仍敦請借重以光大典

抑本縣有願焉獨爲君子古人恥之今此乖戾無義之民陷溺既深茫不省覺有仁人立乎其前必發慈憫心急爲呼醒設使以醒眼觀狂醉之人即如以潔身入塗炭之內心則何忍而身亦豈能自安乎願汝君善不獨善廣勸斯民約子姓永葆其淳無使以文而滅質挽族里共歸于厚務期澄濁以同清豈惟地方蒙惠即司教化者所爲倚賴不淺也仍仰鄉正傳諭父老子弟人等須體本縣崇德之心各動緇衣之好且思良心一點人所同然爲善芳模即此具在見汝君兄和弟順想亦侈爲美談何故自甘于憤戾見

汝君重義輕利想亦傳爲嘉事何忍自即于貪殘無謂汝君以好施而致貧須知義命宜安爲善最樂無謂汝君抱潛德而未耀須知勢利易盡積善流芳倘肯倣德而行即是古風可返父老其爲本縣遍傳此意無忽須至帖者

一造廬躬候張耆儒

吳江縣爲崇尚清修表揚醇行以立矜式以勵頹風事照得人心不古醇朴漸彫世道日波孤貞斯邈本縣襲從家食竊窺用世諸君子見純心清節高自標持者誠不勝景仰之心間亦有家庭之論誼已乖世

路之機關獨煞苞苴羊牘心計誠勞窺牖何承駿程可愧豈世味之染人滋易由家修之節集先賢嘉言口誦聖賢心懷貪鄙目執方爲迂矯以蕩檢踰閑通浮沉聚散大類陽儔而行已立身甚懦介布衣之長者云胎驚之子必病癲狂做秀才正結胎時也結胎如此知用世必無可觀秀才且然即凡民可無論矣三吳禮讓彬彬士知矜重本縣叨蒞斯土思高雅淳朴之士得身事之用以激發人心轉移風俗檢閱着儒張諱金俞意清貞立身介特跡絶公室孝洽親幃寂守孤墳對竹栽以寄慕築居陋室托詩畫以怡情

重交而久敬不渝輕利而負欺不校健有古意允矣醇儒試捡其一節而觀如妙墨自寶中貴不得污以金悟逖自甘直指不能瞞其面獨醒于衆醉之內安坐于狂走之中雖細行具見深衷即一端可槩大致潛光未耀不克表素絲之節于世途廼守貞不移亦足愧羶慕之風于末俗本縣襄者深用慕悅曾攷諸鄉飲以光樽俎今恭備扁額一面（扁題曰尚德）衣帛一端（尚德）白米山茗鮮豚醇醴菓蔬薪炭親造廬問候以明本縣崇高有在之意愛敬無已之懷爲此出示曉諭爾民知悉須至示者

一牒行儒學禮送諸賢士

吳江縣爲禮敬賢良以端士習以崇風尚事照得教化托始于膠庠風俗轉移于多士廼者明綸帖括云射覆之資咏勺歌雍莫識好修之地文章道德判若兩途制行存心指非急務其在單寒醖釀之輩既已沉淪顛倒于勢利而莫可醒呼仰彼高明類異之人亦復馳騁炙轂于才華而自雄得意或肆其僥薄輕浮之習或越于倫常執物之閑轉習轉迷恨長夜之何旦愈流愈下將砥柱之無從蓋身未出門已知非第一流人物及名切登籍恐難做第一等事功船

驚之喻良可味也本縣襄從家食抱璞已深嘗私謂制科之條代雖有降然使廣厲學宮者不失選舉之微意潛心誦讀者庶幾孝廉之遺風則世道猶有借以維持而人心倘不至于淪胥比令本縣承乏于茲忝司風教雖標表莫樹用深涼德之慚而聲氣相求寔切中心之願間者內舉一念之誠外詢同德之好即窮鄉僻壤逸叟遺民苟在見聞咸用敦尚或表父事兄事之意或致授衣授餐之忱況多士譽髦一邑楨榦王家更與本縣事共朝夕而情通一脈者乎且茲松邑實甲三吳風聲永樹于名紳表率更端于師

範士多行已之恥人懷拔類之思眞英賢林立而豪傑比肩之地也今除本縣耳目未逮漸次廉訪外貲訪得本學生員顧曾玠孝友天成清淳自質承嚴訓而步趨必謹允矣子之象賢奉慈幃而湯藥躬嘗庶幾親能養志恤寡姊無嗣立其後盡畀所遺之厚貲諾亡弟遺言撫其孤不啻若已之自出事兄克敦恭讓歷艱險以不辭處世惟篤眞誠雖久要之難變信義明于鄉里溫和洽于宗盟此于人道之大端根本已稱無愧即彼郤聘之細事廉貞亦覺可觀卓有先民之程足爲後生之楷　生員甯接武孝義根衷端

凝具質懷恩嬸母謝鄉試而服心喪以三年奉命叔嗣籍筆耕而勤菽水于朝夕取予嚴于一介然諾重于千金同氣諧和足徵克恭之善一門雍藹想見刑于之風謂聖賢爲可師即笑言亦無苟屹如玉立尺寸必謹于躬修蘊若氷懸臧否不輕于口吻惟燕處而隋容不設雖狎暱而敬心常存質有其文才配夫德允矣清時之選誠哉廊廟之珍　生員金志道端良賦性耿介持身孝悌有聞于家庭詭隨不同乎流俗思嚴父戀慈幃孺慕如一日撫幼弟翌孤侄教育無二心好義輕財周貧濟急力扶無告每公道矢于言辭事遇不平即正氣呈于眉睫庶幾公正之士總有仁讓之風如此數君子者並隨性近各具成章大都根于眞純出之端確將今日之家修若是仰他時之作用可知本縣得之見聞不勝嘉樂爲此牒行該學煩將本縣所備書儀三封折燈油紙筆恭用名帖差吏分送諸生以明本縣崇尚有在之意愛敬無已之忱惟願諸君子自今以往各懷夙夜終譽之心更抱獨爲君子之恥益肆砥礪共相勸成自古豪傑仁賢處則表率一鄉出則匡扶宇內此自爾諸君子素志其尚勉之以副本縣惓惓至心則盡洗浮風一還

古道端有賴于諸君子矣廼又有進于是者本縣今竊有志而未能倘諸君子心有同然願以異日更相證可爲此具牒須至故牒者

一差義官致送各官候啓并告示

吳江縣爲優崇善類以立矜式以敦風化事照得邑有縉紳猶衣之有領襘射之有標的也可儀可象官司用刑如矢如砥小人所視本縣承乏大邑于茲數年自慚凉德之身謬從大夫之後其間朝夕清光左右規矩在縉紳先生或清節高標凌霄貫日或純心懿行質玉相金本縣親得從事下風奉爲師保雖心

漸于形穢亦神惕于仰高盖誠竊有厚幸矣乃亦有資未逢時身名逃于科甲位不配望品秩等于陸沉其在職無愧官箴而居鄉不忝士範本縣心披令質耳飫芳聲但其遠跡鄉村希踪城郭身不得以常親者盖亦不乏人焉本縣好德一念竊自性生茲聞長者之風不勝執鞭之願特備扁額束幣羊酒下程之儀分遣官吏恭致各宦問安用表本縣敬事無已之心崇尚有在之意除仰官吏行送外相應出示曉諭爾民使知令德惟馨苟行已之無愆豈必位登樞要世風雖降倘醇朴之不琢即如身到羲皇誰不具此良心何苦自甘弗類爲此示諭知悉須至告示者

候曹三尹啓

恭惟門下醇衷自醞質行人孚薄仕十年苦節寧甘茹蘗歸休三徑素心不染囂塵藹孝友而刑家持清白以訓後語稱長者門下殆其人也不佞近者詢之公平雅悉令德即欲親造貴廬以遂區區願見之鄙恐煩啓居特遣人代候并齋薄儀數事用抒未將惟門下鑒納臨啓曷任神馳

候韋三尹

恭惟門下樸茂天成通明自性不吝施予人已嚮其有德無修怨郄士共飲其淳風純白備于胸中忠厚行乎流俗更家世素封迨老而饔飧不繼躬膺一命歸休而教授爲生則門下之懿惠敦良清眞淡素生平可想見矣不佞近者詢之鄉父老之口得之士大夫之評雅悉令德夢寐爲勤即欲親造貴廬以遂區區願見之鄙恐煩啓居特遣人代候并齋薄儀數事用抒未將惟門下鑒納臨啓曷任神馳

候朱倉使大經書

恭惟門下耿介植之天性眞醇卓有古風半職悽遲已知恬退之槩居田教授想見清白之操飯蔬食以終身擁縕袍而獨立無隨無詭不忮不求眞太上之遺民一鄉之善士也古人云不知其人視其所與竊聞　臨川李公高標屹若清風穆如眞爲盛世麟龍人倫冠冕門下以中表之親甚爲禮重夫能取賢者之禮重即生平之槩可知又必待禮重而後得亟見即介特之行可睹推類以觀不佞益知所崇重矣區區好德一念出自秉彝近從父老之傳士夫之口雅悉門下之素不覺醉心即欲親造貴廬以遂願見之鄙恐煩啓居輙敢遣人代候并齋薄儀數事用抒未將統惟門下鑒納臨啓不勝神馳

與上舍鄧存希繩武啓

恭惟門下剛方守已孝友刑家信義不忘乎久要經濟每懷乎後樂論議慷慨興懼娛門之流素履但平持超奇靡之習中行獨復昆季二難求之松陵似鮮其匹不佞稚勤延佇心切愛慕久矣茲特恭候左右用致不腆以抒一念之未將惟門下鑒存無任懇祈

與上舍吳定所士端啓

恭惟門下玉韜含光風清披惠承世德而丰修異衆克紹邯鄲啓賓以自矢璇璧無生理法斤程義方風著不佞近者得之士夫之月旦塵閒之與都雅悉令德

不覺醉心敬用恭候薄致不腆以抒一念慕義之意惟門下鑒存無任懇祈

給各耆老帖

吳江縣爲敦崇良善以副嘉樂以明優禮事照得旌善敦良恒開風化秉彝好德實所同然本縣項者承乏于茲謬司風紀一念樂善之意時切于衷今除前訪有諸賢已經表崇問候出示曉諭城邑鄉村外續訪得耆老沈詰朱履文董道衡張思載各年俱壽又耆老申思稷吮父之癰而哀毀骨立痛母之沒而哭泣喪明讓金割產特隆同氣之恩而急振貧莫計室家之聲謹嚴作訓恬澹禔躬著老顓閭容身處仇寒而行優孝弟業攻章句而名著鄉閭退讓有古人之風恬靜絶市城之跡耆老徐應召溫柔有讓信實不欺處貧而心自怡至老而守彌潔耆老張思鼎淳朴未雕眞誠獨抱戶庭不出堪稱藁豆之遺丘壑自存紛鮮城郭之跡門多吉士夙有善根耆老皇甫朴寀慾養性守拙保身無爭以睦鄉鄰善處以全倫誼行不必異不失赤子之心年已稱高猶有嬰兒之色耆老屠大化賦性眞誠存心長厚家庭有好禮之風里閭誦騶施之德耆老秦楷家庭孝友志行眞誠庶幾

然諾不侵之風彷彿謙恭好禮之度處鄰遜以不報持儉約以居盈實本縣所嘉與共事視前一體敦尚而用以表率鄉里摩勵風俗者也今本縣離任在即緇衣之好無已于懷爲帖仰官吏即齎扁額一面書儀一封恭送本宅以致本縣崇尚之意須至帖者

故牒儒學

吳江縣爲禮敬賢良以端士習以崇風尚事照得教化始托于膠庠風俗轉移于多士今除前訪行優諸生牒行該學恭備禮儀分送外今續訪得生員毛以燧吳國禎並皆温克禔身清淳履素可以消忿悄之

陋習而留恬澹之真心者也本縣令已各具禮儀若人恭送外相應牒學知會為此合牒儒學煩為查照施行須至故啓者

與毛茂才以燧啓

恭惟門下誠心為質雅度可親庭闈有瑞慕之風塤篪諧既翕之樂更屏情于華胄惟敦樹乎素風不佞躬覿耳聆心用忻洽敬特遣候用致不腆以抒一念慕義之意惟門下鑒存無任懇祈

與吳茂才國禎啓

恭惟門下清意自澄素心不染堅忍頓忘乎嗜欲弄

友不慕于名稱居然林壑之風永矣太古之味不佞耳聆芳聲不勝欽慕敬特遣候用致不腆以抒一念慕義之意惟門下鑒存無任懇祈

與耆老平宰書

恭惟門下脫跡世紛潛心理窟刑家無闕而妻子皆樂善安貧擇友有方而師資並名儒碩德冲恬見于氣象和易以為襟懷不佞得之耳聞有欣如面覿者故特遣人奉候薄致不腆以抒一念慕義之意惟賜鑒存不勝祈懇

與耆老徐鼎書

恭惟門下貯行介特性質清淳曲意而供庶毋之歡心破產以承族叔之顧托展孝思于廬慕不輟暑寒端軌範于燕閒無苟言咲不佞得之耳聞心用忻洽敬特遣人恭候用致不腆以抒一念慕義之意惟賜鑒存不勝祈懇

與耆儒皇甫炤書

恭惟門下孝友天成恬澹自性周人之急不憚多方以轉移律已之嚴未輕一介而苟取立心忠厚與世真誠片念不涉于虛浮終身惟甘于窮約不佞詢之與稱深用嘉悅敬具不腆用致候私伏惟鑒存無任

祈懇

與耆儒黃甫澄書

恭惟門下無憂無悶以咏以觴稱物平施嚴一介之取予久交能敬重唯諾于兼金日掩柴門不踰半畝之宅心傾國士能識千里之材久為黌序之白眉今作竹林之皓首不佞得之耳聞深用忻洽敬特遣人奉候以致不腆少抒未將惟門下鑒存無任祈禱

關水利衛優恤節義之後

吳江縣為優恤節義之後以延祀緒以安貞魂事照得表節揚貞自當首被于窮族存孤恤寡并宜加意

千名人本縣訪得節婦陸氏係　　妻陳氏係生員沈嘉言之妻已經扁揭表揚外更查二氏之家後嗣零丁家道衰落煢煢弱息不絶如綫本縣得之耳聞不覺惻然怵惕倘不爲之酌量賑恤令其有以得存則貞節之魂不終爲若赦之鬼哉查有膠墩官田內租米每歲各撥四石以給二氏之子孫恤其貧苦以永二氏之祀仍各給帖備照外相應開會爲此合開　貴衙煩照來文事理將發來帖二張并喚經管勝墩官田業戶照數將米撥給二氏子孫收領各取領狀附卷附卷查照施行須至開者

關水利衙給賞孝義

吳江縣爲給賞孝義以明激勸事照得孝義之性至愚不遺實勸之條雖賤必逮本縣頃者訪得居民沈忠沈孝故身執工菇之人耳乃能竭力奉親終身不倦兄弟一氣彼此和愉雖其所以事母者如進香割股穿肉燃燈之類有乖聖賢之經聽邪術之誘非孝親正道然推其一念報本隆生之心至真至懇之處雖讀書明理之人反有遠不相及者又庾鸞及其妻春茶係張思達之僕婢也達早卒家止田五畝鸞與妻苦作以奉其主母與所遺孤女未嘗一缺衣食迨王母沒遍告族人賣其半以給葬事留其半以畀主所繼嗣更脫身自嫁其孤女凡簪珥衣飾亦皆粗備因移居與相近值女所嫁之夫衣食不能自給鸞夫婦每日挈飯餉之并養其一子于家蓋未嘗自得一飽也大約資費出於鸞者十三而出于妻者十七鸞今死春茶尚在雖云僕婢賤流乃其忠義一念無間始終以至逮于所生而猶惓惓不置若是則其大義堅炳又安得以一僕婢而少之乎本縣廉訪逮及不勝嘉與將漸次賞勸以爲激勵人心轉移風俗之一助乃頃叨遷轉未及舉行爲此關行水利衙將發來花紅銀四兩給賞沈忠沈孝并煩勸諭化導破其惑溺使知爲孝之道自有正經而不在于此又花紅銀二兩給賞庾鸞之妻春茶仍將勝墩官田租米歲給四石立案該房養贍以終其身俾我父老子弟咸知良心尚存雖愚賤末流不廢誦說倘天理滅絶則聰明知巧之輩反不如渾朴未雕之人富貴軒冕之徒其有愧于匹夫匹婦多矣及今一行給賞儻可令人猛省須至關者

右以上行送禮儀給賞銀兩原非本縣自行捐俸因偏學呈詳有入官賬若干就此盡數支用之

附居官水鏡

禁論類

牌行五城禁飭騷擾

南京刑科爲地方事照得京都人命甚多其中有眞正毆死者有情急自盡者亦有無故輕生者本衙門舊例據稟批查近訪得京城司吏胥藉此勾攝索詐以眞作假以假作眞人犯被虐無伸多致喪家坑命種種弊端不可枚舉若不申飭爲害日甚除以往不究外爲此牌仰中城五城官吏以後凡遇一切人命照常稟報本科一槩立案不批候有寃抑具告方批

查審不得藉以報科爲名擅便勾提人犯生事害人凡因貧因病而輕生自盡別無他故者聽屍親領埋不許攔阻至于乞丐倒死當時移埋方行報知不許停留一刻如仍前借端生事擾害地方該司輕者戒飭重者參論吏書提究坐贓配遣決不輕貸

票行府縣五城禁申紙贖

南京刑科爲公務事票仰應天府江防等四廳上江二縣五城兵馬司凡奉

一本科批行一應詞詳事件據理問斷曲直罪應配遣以上者聽本科批行參送或批申別衙門罪止于杖者免擬一應贓贖本科並不支取其有別衙門併行俱歸入該衙門項下不必入本科項下分銷呈繳原詳仍要聲說開銷明白毋得違錯未便

票行五城免揖

南京刑科爲公務事照得各城官舊規於每月二十九日赴

本科應卯此後臨期免揖以責成實事即爲定規仰各遵照毋違

批參類

上元縣申解吳鶴等人命一起批語

負傷自盡相驗既明若謂無證無執槩置不問國法幾于弁髦矣且咽喉腦後之傷既曰纏擾又曰入字既曰交匝又曰不交匝此仵作以屍爲奇貨游移其詞索重賄也若然生死之柄在仵作手中矣仰縣虛心訊實詳驗屍傷生者固不必株連死者亦豈宜飲恨仵作報傷不一亦宜審定眞情究罪示儆具招解奪

覆解批語

鮑元人命一事本科非有意深求第事必審得眞爲乃可酌量矜疑從輕從出今眞情愈審愈晦而錢神

之有靈亦愈蓋愈彰矣鮑元遍體重傷定非鬼擊二相毆之情無論是否真確期既懸隔事不相蒙不得借辭以畱抵鮑元有妻有族棍之鮑國臣非孤客獨身比誰人相毆妻與族衆豈不知情而一味含糊莫知端的豈一杯水可洗却屍場數句浮言可將過都廣衆指視共加之事化爲烏有乎若然則我輩戴進賢冠號爲祿衫大人者皆作木居士而孔方可恃者皆得草菅人命矣事關人命無容草草仰縣參送法司究罪取批驗繳

江防廳解到潘崇禮等人命一起親審參語

審得潘崇禮因賭毆殺胡尚泰遍體皆傷肋骨斷折其死出限外者蓋由尚泰年甫二十氣甚壯實而死無他故屍有折傷一抵何疑律例允合此萬耳萬目之所彰昭萬口萬心之所痛快崇禮即有喙三尺亦無容自解矣獨謂崇禮與其父潘文學及其弟生員潘復禮幺麽三豎耳乃積惡貫盈既罹天網而彌縫布置使鬼通神賄買仵作用銀至于五拾兩使非屍親胡承龍挐獲其隱藏之折肋反將借此一檢以洗身乾淨反噬多人賴天道之有知始頻乖其本計然置獸尚有餘力合攻猶不能支鳴怨諸人更受慘楚潘氏之能于此槩見本科查文學素慣串結刑廳書辦裁訪害人復禮倚恃衣巾凡兵馬佐領等官百方結納至有爭訟小事則頤指卑官惟所魚肉大事則或行賄賂或托居閒每告必贏所當必破父子兄弟自生平以來未嘗敗北而崇禮乃卒困于此真天意非人力也本科于此一事原非深求止據江防廳兩縣前後申由審單逐一參閱中間情節原自了了江防初申由云崇禮以賭致死人命夫死人之法有二曰毆殺曰自盡自盡之款又有四曰自縊自刎服毒投河尚泰于自盡之四者去處一焉若非毆殺該廳

何所見而坐之以致命也蓋巡視衙門之審逐屍毋在尚兩造襍陳事可辯飾之日江防廳之復審多狀在時久事着衆口騰沸之時是胡尚泰身死之由該廳至明洞燭已悉而不遽坐之以毆者蓋以好生念重寧失不經詳味以賭致死人命六字非虛非實可重可輕正見留心原非草草本科批由之日于此句逐字加圈則今日之審出真情于該廳止有淺深而非有同異矣此可以破疑者一江寧縣檢屍仵作侯爵俱報無故比折肋既獲始供出多贓再報傷于江廳共十六處俱微紅色夫微紅色輕傷也今查屍單所

供十六處者自某處連某處第一根肋骨起至十幾根止舉槩言之傷實遍體夫行毆者止用拳脚何于遍體之內皆用輕脚輕拳而獨狠打一處以折其肋且仵作認賍之後仍宜對屍報傷而信口供稱遂確指爲定案豈侯爵之心如刻板記憶一毫不差覆檢之口如印紙前後一毫無少異乎今本科親審覆檢仵作史應文張舉等供稱多紅暈重傷因受賄妄報史應文正檢得銀貳拾兩張舉幇檢得銀五兩則侯爵之初報未可遽信爲真而該廳申由亦槩不及微紅色三字是該廳亦既疑于此一節矣此可以破疑

者二據江防廳申由云左肋第十一根肋稍打斷一寸三四分此肋骨的係潘有剛打斷夫潘崇禮主毆者也有剛崇禮之僕與朱二等助毆者也混毆之際拳脚亂加即被毆者亦不知孰輕而孰重有剛原未執持他物空拳豈遂折傷而崇禮自認係其踢斷此說猶爲可據及吊查該廳親審原单止寫姚保供稱潘有剛助打並無折肋係某人打斷云云本科親審姚保云與尚泰小弟六十兒一見叢毆慌忙回報下手輕重實係不知朱二直供崇禮踢傷朱四供三人混毆崇禮獨狠則有剛打斷之說不知出自何口證以何人夫尚泰死于限外擬抵全在折傷一字那移枉縱非小如使求崇禮之生不得而必欲生之留此辯端爲彼活路捉有剛爲將來替死之鬼是崇禮自殺一人不抵又代殺一人以附益之寧不生死含冤乎然申由與審单不對則字語增減當以審单爲的據再吊查兩縣續審供单又云朱二朱四助打並未及潘有剛一字有剛又不在助打之列本科再三詳審有剛助打實有之而坐以折肋未免過寬崇禮矣此可以破疑者三此一事也中間情節甚是參差本科原不欲發揮明白第人命甚重大辟非輕一毫未

妥含寬非細仰上江二縣另關仵作覆行檢審研究未盡情節具招詳報其陸天瑜盧萬鍾及一干被害人等所告情詞與此事原不相蒙本科另批審斷不必並入此中以至互混也速繳

上江二縣申解潘文學等騙害衆人一起逐欵親審參語

潘氏父子播惡留都諸人憤極冤深一朝始求伸洩今南縣會審未究出騙害事情被害諸人反受累受刑槩擬徒杖水深火熱冤憤愈沉物不得其平則鳴無惑乎諸人之嗷嗷赴愬也比本科親審情詞無一不實嗟嗟一夫含憤可以飛霜矧此衆怒如焚豈宜終使遏抑查縣審单供狀內止劉光裕杖擬爲宜盧萬鍾擬徒似過諸被騙公舉之人槩不宜濫擬杖罪仰江寧縣照後開各款應究擬者招報應追斷者取領緻查其陸天瑜一起事體重大摘出發理刑廳研審另結

一審盧萬鍾首告潘文學父子騙害一起一因吳志貴告首其子兵馬司審出賭博之情連及萬鍾弟盧文臣而潘文學與潘復禮父子就裏生奸指稱打點索文臣出銀貳拾叁兩置酒講和免解此事之共見共聞者也審置酒止費銀陸兩餘係文學復禮父子局騙一因賒紬陸疋值價拾貳兩伍錢取討爭嗟潘復禮率家人登門打毆將萬鍾揪打拔鬚至盧萬鍾所首打點銀四百兩之說雖涉誣捏亦有情故盖文臣花費本銀數百兩皆由潘崇禮潘復禮局賭所致共賭者范士奇潘士元和尚松霞宗室齊明宇而復禮兄弟其魁也費銀之說有由第不宜駕言于打點以聳聽文臣惧賭博之干碍及已並受刑責遂謂費銀與潘氏無干事有真情與裝誣啚陷者稍別又據江防廳申由盧萬鍾種種罪惡任栢首告等情及審萬鍾原未被訪亦無罪發脫逃之事查理刑廳假批詐財卷一宗萬鍾止問杖結卷再行理刑廳查審回文並無別項究罪已未結文卷任栢稱係至親原無首伊過犯等情罪難懸坐未可深求姑直就事論事量情定罪可矣仰江寧縣追斷究擬詳報本科詳解原批審衙門

一審潘文學潘復禮恃強挾詐騙害商人一與之爭即捏誣以啚反噬往往得慣難以枚舉萬曆三十年間乘家人潘勝逃走遂起意騙人借詞搪抵其有柔懦不敢與校情願止收一半者文學父子猶隨意量還之儻謂血本難拋必求全償則分文不與反百計以求必勝計騙過沈鳳紬價肆拾伍兩捌錢騙山相紬價叁拾兩叁錢肆分騙周應鰲大紅縐紗價壹拾伍兩伍錢騙葉應春銀叁拾捌兩貳錢捌分柳應麟銀拾玖兩柒錢陳軋銀拾貳兩伍錢皆以逃僕借口及審鋪係潘復禮開張潘勝不過供役凡賣紬疋由

主經領俱有數目不明即時清算查理豈有主人管
餙持籍客一僕花費細價數百兩一毫不知迨其脫
逃乃始察覺者若謂拐細以去則聲身獨走狀帶幾
何騙賴無端一觸便了被害人等又俱稱潘勝非實
逃走乃其父子巧生奸計故意擺開以騙衆客此一
奸人慣弄之伎倆也迨欠經時雖久弟原係賴債
久更深潘氏家又多藏與家貧欠債者情異仍應盡
數斷給以平衆憤又另欠沈鳳會銀數多姑照縣斷
追銀拾玖兩叁錢欠陳軋會銀拾貳兩伍錢約借錢
兆貞肆拾兩並應斷給又欠錢兆貞會銀玖拾餘兩

係潘崇禮項下念其已雇重罪減半追之仰江寧縣
將潘文學收監嚴追本科仍不時提比
一審陸永魁與文學姐夫唐文朝同夥合本販紬入
京發賣文學姊永魁生意之盛也乘其貨之未到令
養棍俞奉梅周文輔誣告漏稅騙去銀捌拾捌兩係
文學父子與二棍瓜分後永魁送告俞奉梅已遠遁
莫知所往而永魁尚在文學計中不知其從中作祟
也比後情形既露永魁畏勢箝口今當天敗之日乃
敢同衆共攻事情甚真可恨極矣今二棍未獲甚于
文學名下追斷瓜分入已之贓計肆拾肆兩付永魁

收領
一審王信借過文學之堉劉光裕銀伍拾兩已還過
本利壹百貳拾伍兩矣文學父子尚欲吞占其房送
告不已尚有一點人心乎今追借約入官塗抹附卷
一姜文舉所告房屋事情江防廳斷給拾柒兩量減
斷柒兩止追拾兩給主
一審朱天喜之主朱廷賓置有小房叁間妻故無嗣
業應天喜住受蓋生前情意相關灸後香火可續非
他姓所得而占也劉光裕廷賓之姨丈以住房相連
有意吞之殴詈黨逐亦特潘氏父子之凶強故耳允

裕照江防廳申由鄭及時伴推故入四字真推兒至
一據江防廳申由鄭及時伴推故入四字真推兒至
隱本科覆審亦覺其有陰陽反覆左投右投之情弟
原未受贓無罪可議若欲據初情以唆告論罪則人
命既確扶唆者雖私亦公倘必以此繩人則兇犯之
有財力者皆得倖逃天網而孤兒寡婦莫敢幫扶生
死冤憤無復可伸之望矣至于景夢龍公舉狀詞字
字刻骨語語真情蓋身爲牙行而目擊客商之受騙
亦其利害切已不惟公憤同然尤不宜督過以杜直
言首惡之口也以上諸款除盧萬鍾一起招報本科

並中解原批解審衙門餘俱省發免解

再鞫陸天瑜等被害一起參語

細審陸天瑜等被害一起令人嗟齒指髮嗟嗟以都城之內而虎狼噬人若此真神人所共憤者也陸天瑜曾學詩陸履泰陸履吉陳建中黃敬橋柳弘業潘士元錢兆禎錢秀等皆賣絲紬舖戶營什一之利以爲生者有何過惡可煩直指之霜威而潘文學潘復禮父子妬其同行分利又兼有睚眦欲報蓄奸蓄害非一日矣禍因劉內官王百戶奏　請丈量草塲欲魚肉八縣而朱江院與兩院力制之使不得逞　按

院令何推官訪揭惡黨何推官已獲真棍馬夢林將帖送與劉瑺徑放而刑廳書手馮遇春與潘文學父子原係同惡相濟朝夕共謀值此事機遂商秘計謂借此一網可以打盡諸紬戶即時共分肥潤過後可獨占當行也暗將諸人開揭送院後遂指稱打點吸髓剝膚索陸天瑜銀叁拾兩羊羢貳疋值價拾柒兩免其復解院審索曾學詩銀陸拾貳兩遂破數百金之產憤欝以死止遺孤孀索陸履泰銀一百零二兩金花二枝並免見何推官索陸履吉牙人九個古畫四軸銀五十兩亦免見官履吉費盡本銀逃走避債陳建中止出銀五兩錢二千不滿所願坐贓六十六兩監追二載方完黃敬橋止十八歲亦在訪犯之內索去銀八十三兩亦未到官柳弘業以不肯與銀遇春囑官生怒別犯贓多者問杖弘業贓少者問徒以致憤欝而出不肯回家見父錢秀審已無干亦索去銀四十兩紬貳疋免其坐贓覆究潘士元即文學之侄文學所欲甘心平素畏叔如虎者也原牌止填混名潘大潘士元以非的名不認次日即註潘士元之號潘侍椿索去銀拾兩錢捌千文紬肆疋免其解問內陸天瑜陸履泰潘士元陸履吉銀兩俱潘文學潘

復禮過付瓜分而諸人齎發差人呂斌銀多寡不等不在此數呂斌已將別事問遣罪無可加止宜以逃軍加哨解發至于潘文學潘復禮馮遇春不可不究贓重擬者也再審同謀分贓之人馮遇春供報金潭被害人等又謂金潭並未謀害呂斌供報馬銳文賢陳國漢皆應並究仰理刑廳再行確審並細究未盡情節依律定招以洩生死之冤以快萬人之憤此係造訪局騙陷害良民海內一大異事也嚴究速報

行上江二縣革黜生員潘復禮批語

潘復禮倚恃衣巾害人徒訟查往時案卷刻揭皆其

的名父子兄弟一門肆惡惟仗復禮爲前茅也即崇禮毆殺胡尚泰一事重傷折肋萬口難掩復禮乃出名抱狀誣告胡承龍等于巡視衙門以僥倖脫網仍欲卸禍于人豈惟喪盡良心抑且蔑視國法中間用謀佈置無所不爲復禮之罪不容誅矣今[illegible]抗拒脫逃盖恃衣巾爲扞蔽而問官爲青衿體而未免得手故未盡法擒拿相應先革衣巾以便緝審仰縣抄批申請學院候詳申報本科仍一面嚴拿正罪結案繳

志立云先生在留垣兩閱歲禁諭批參僅僅此數事耳而屬僚凜凜京城貼然固知治亦易行也

上元縣申鄭文相等指官嚇詐一起親審參語

本科親審據鄭文相供稱實嚇得徐虎銀叁拾伍兩金尚仁陳于逵過付內叁拾兩係指官收受余伍兩係雜用使費于逵告狀之後即將銀貳拾伍兩封在于逵親家黎冠處講和私息朦朧回官以致上元縣申文未得情實若非本科親鞫不惟貪汙漏網反爲于逵居奇貨矣大率積書與司官舊慣猫鼠同眠以共爲魚肉小民之計每遇一事啗髓吸膏似此多端未敗露耳如徐虎者尚有義主親識爲之鋒助而受害已如此矣況孑立無援善懦易欺者乎陳于逵亦非良善仗公義之人始而過付終而私和[illegible]情與嚇盜而欲分贓者等但事由彼告發贓亦未入手姑不深罪而文相等不可不如法重懲者也仰江防廳覆審騙銀叁拾兩是否文相入已與高兵馬有無相干研審眞情究擬招解陳于逵係京營書辦革役立案

江防廳申詳批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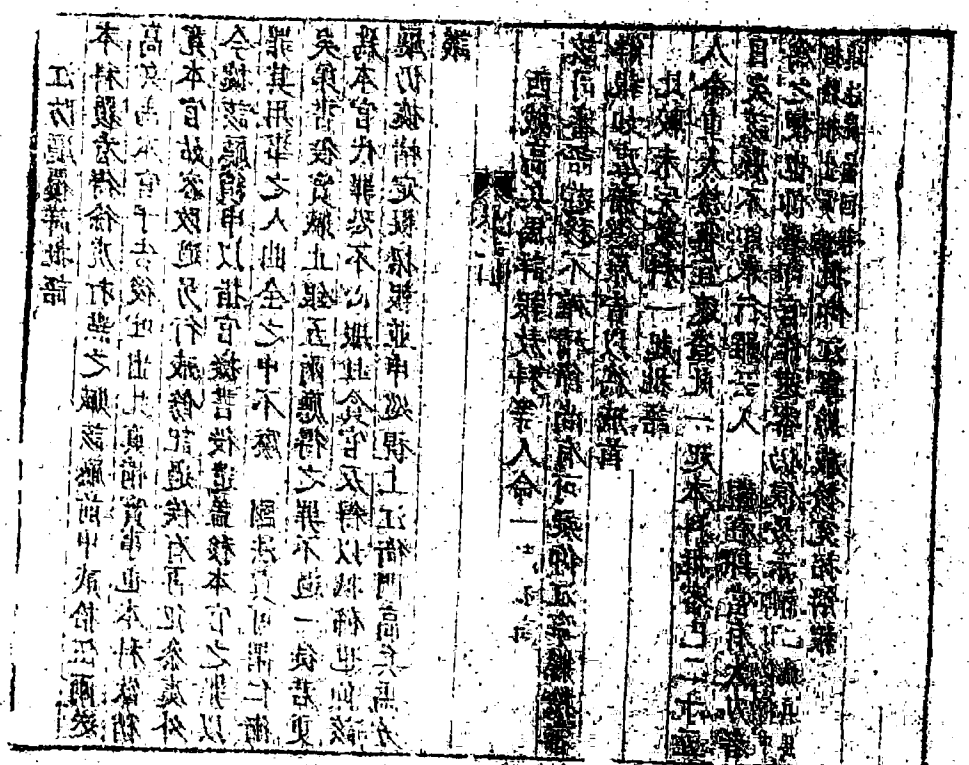
城官串同積役枉法害人最可痛恨第爲弊已久尚有甚于今日者就城官中賢者十之二三不肖者十之五六不肖之尤又居五六中之二三高兵馬亦其一也尚有甚于高兵馬者槩論積弊壟斷罔利魚肉小民因風生波吸盡骨髓其爲害尚有數倍或十數倍于徐虎之一事者今高兵馬受贓既確依律定罪何辭第其吐贓于本科未親審之先猶知悔愧不教而誅亦本科之所不忍仰江防廳先將鄭文相等擬罪招報並申　巡視上江衙門高兵馬另行戒飭

江防廳覆詳批語

本科覆看得徐虎打點之贓該廳前申貳拾伍兩送高兵馬本官于告後吐出此真情實事也本科欲稍寬本官姑容改過另行戒飭記過俟有再犯參處外今據該廳續申以指官擬書役遣盖移本官之罪以罪其用事之人曲全之中不廢　國法真可謂仁術矣第書役實贓止銀五兩應得之罪不過一徒若更爲本官代罪恐不心服且貪官反得以掩飾也仰該廳仍據情定擬招報並申巡視上江衙門高兵馬另議

西城高兵馬詳報款科等人命一起批語

該司審語遊移不確情節尚有可疑仰江寧縣檢審解報如虛痛懲原告以爲戒首

比較未完款科一起批語

人命重大檢審宜速查此一起本科批審已二十五日矣該縣不即牒行雖云入　覲在即當有大力者爲之梗也仰署印官作速審仍候另示（仰署印官作速審仍候另示前二城兵馬相驗相出屍傷批仰江寧縣嚴檢究招解報填註屍屬回報）